

国民阅读
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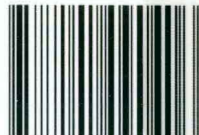
大学中庸译注

王文锦 译注

中华书局



ISBN 978-7-101-09040-6



9 787101 090406 >

定价：24.00元

大学中庸译注

王树理 著



· 172 ·



大学中庸译注

王文锦 译注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中庸译注 / 王文锦译注.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1
(国民阅读经典)

ISBN 978 - 7 - 101 - 09040 - 6

I. 大… II. 王… III. ①儒家②《大学》—译文③《大学》
—注释④《中庸》—译文⑤《中庸》—注释 IV. B2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9975 号

书 名 大学中庸译注

译 注 者 王文锦

丛 书 名 国民阅读经典

责任编辑 聂丽娟

装帧设计 毛 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¼ 字数 16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040 - 6

定 价 24.00 元

出版说明

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国民的阅读生活中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阅读经典！

在承担着国民基础知识体系构建的中国基础教育被功利和应试扭曲了的今天，我们要阅读经典；当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信息爆炸”占领人们的头脑、占用人们的时间时，我们要阅读经典；当中华民族迈向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时，我们更要阅读经典。

经典是我们知识体系的根基，是精神世界的家园，是走向未来的起点。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国民阅读经典》丛书的缘起，也因此决定了这套丛书的几个特点：

首先，入选的经典是指古今中外人文社科领域的名著。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观点和中国的根基，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三个基本的立足点。

第二，入选的经典，不是指某时某地某一专业领域之内的重要著作，而是指历经岁月的淘洗、汇聚人类最重要的精神创造和

知识积累的基础名著，都是人人应读、必读和常读的名著。我们从中精选出一百部，分辑出版。

第三，入选的经典，我们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尽量选择最好的版本，选择最好的注本或译本。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经典丛书能够进入你的生活，相伴你的左右。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二年四月

目 录

DaXue Zhongyong yizhu

大学篇第一	1
中庸篇第二	17
儒行篇第三	47
礼运篇第四	59
大传篇第五	83
学记篇第六	95
乐记篇第七	109
经解篇第八	151
哀公问篇第九	159
仲尼燕居篇第十	169
孔子闲居篇第十一	179
坊记篇第十二	187
表记篇第十三	209
缁衣篇第十四	235

大学篇第一

共十二章

1·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①，在亲民^②，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注释】

①大——旧音太，朱熹读本音。 ②亲——程颐认为“亲”当作“新”。

【译解】

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明人们光明的德性，在于教育人们亲爱人民，在于使人们达到至善的目标。知道应该达到的目标，然后才能有确定的志向，有了确定的志向，然后才能心静，心静然后才能神安，神安然后才能周详地思虑，思虑周详然后才能处事得宜。凡物都有本有末，凡事都有始有终，知道事物的先后次序，就接近大道了。

1·2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译解】

古代有想要彰明光明德性于天下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整顿好自己的家庭；想要整顿好自己的家庭，先要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先要端正自心；想要端正自心，先要诚实自己的意念；想要诚实自己的意念，先要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就在于推究事物的原理。推究了事物的原理才能得到真知，得到真知然后才能

意念诚实，意念诚实然后才能心正，心正然后才能提高自身修养，提高了自身修养然后才能整顿好家庭，家庭整顿好了然后才能治理好国家，国家治理好了然后才能使天下太平。

1·3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译解】

从天子下至平民百姓，一律要以修身为根本。这个根本坏了乱了，而派生的枝干末梢却能治好，那是不可能的。对自己关系亲厚的人情意淡薄，而对自己关系淡薄的人却情意浓厚，没有这样的情理。这就叫做知本，这就叫做认知的极致。

1·4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①，如恶恶臭^②，如好好色^③。此之谓自谦^④。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⑤，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⑥，故君子必诚其意。

【注释】

- ①毋——音吴。 ②恶恶——上音物，下音饿。 臭——音秀。
③好好——上音浩，下音郝。 ④谦——郑玄云：“谦读为慊。” 慊音妾。
⑤厌——郑玄云：“厌读为廛。” 廛音眼。 揜——通掩。 ⑥胖——音盘。

【译解】

所谓诚实自己的意念，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就像厌恶恶臭气味、爱好美色那样自然真实。这样诚实不欺，才称得上是自我满足。为了做到诚实不欺，所以君子必须戒慎自己一人独处的时候。小人平日闲居时为非作歹，没有哪样坏事做不出来的，及至见到君子，然后遮遮盖盖地掩藏他那不光彩的行径，而故意显露他的“善良”，却不知别人看自己，就如同看见了自己的肺肝一样，那装模作样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是说，充满于心中的东西，总要表现在外面的，所以君子必须戒慎自己一人独处的时候。曾子说：“十只眼睛在注视着你，十只手在指点着你，这多么严厉可怕呀！”财富能够润饰房屋，道德能够润饰人身，心胸宽广从而身体舒适，所以君子一定要诚实自己的意念。

1·5 《诗》云：“瞻彼淇澳^①，蓂竹猗猗^②。有斐君子^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侗兮^④，赫兮喧兮^⑤。有斐君子，终不可谄兮^⑥。”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侗兮者，恂栗也^⑦。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於戏前王不忘^⑧。”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谟天之明命”^⑨，《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邦畿千里^⑩，惟民所止。”《诗》云：“缙蛮黄鸟^⑪，止于丘隅。”

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⑩。”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注释】

①澳——音域。 ②蓁——音录。 猗——音夷。朱熹云：“协韵音阿。”

③斐——音翡。 ④侗——音显。 ⑤喧——音选，通𨔵。

⑥𨔵——音宣，通𨔵。 ⑦恂——音循。 栗——音立。 ⑧於——

音鸣。 戕——音呼。 ⑨大——通太。 谔——音是。 ⑩黻——

音基。 ⑪缙——音民，又音棉。 ⑫於——音乌。 缉——音气。

【译解】

《诗经·卫风·淇奥》篇说：“瞻那淇水的水湾，蓁竹草茂盛美观。有位文采焕发的君子，犹如骨角经过切磋，犹如玉石经过琢磨。矜庄啊，严谨啊！显赫啊，昭明啊！有位文采焕发的君子，令人始终不能忘怀啊！”“如切如磋”的意思，喻指君子的努力治学；“如琢如磨”的意思，喻指君子认真地自修；“瑟兮侗兮”的意思，是说君子端庄恭慎的心态；“赫兮喧兮”的意思，是说君子的威严仪表；“有斐君子终不可𨔵兮”的意思，是说君子盛大的品德尽美尽善，人民不能忘记他。《诗经·周颂·烈文》篇说：“啊！对于前王要念念不忘。”嗣位的君子之所以不忘前王，是尊重前王的贤德，热爱前代的亲人；百姓们之所以不忘前王，是乐于享受前王所创造的安乐局面，利于享有前王所带来的利益；因此人人终生念念不忘前王。《尚书·康诰》篇中说：“能够彰明美德。”《尚书·太甲》

篇中说：“要顾念熟思上天赋予的光明使命。”《尚书·帝典》篇中说：“能够彰明伟大的品德。”都说的是自己去彰明光大自己的德性。商汤浴盘上的铭辞说：“假如今天洗净污垢更新自身，那么就要天天清洗更新，每日不间断地清洗更新。”《尚书·康诰》中说：“使他们作为新的人民。”《诗经·大雅·文王》篇中说：“周虽然是个古旧的邦国，而她承受天命，气象一新。”所以，英明的国君为了除旧更新，没有一处不用那最有效的手段。《诗经·商颂·玄鸟》篇中说：“京都直辖地区方圆千里，这是人民居止的所在。”《诗经·小雅·缙蛮》篇中说：“缙缙蛮蛮地鸣叫的黄鸟，栖止于山丘多树的一角。”孔子说：“关于栖止，黄鸟还知道自己该栖止的处所，怎么可以人还不如鸟呢！”《诗经·大雅·文王》篇中说：“端庄肃穆的文王，啊！不断地走向光明，敬其所处的地位。”所以，作为人君要居心于仁爱，作为人臣要居心于恭敬，作为人子要居心于孝顺，作为人父要居心于慈爱，与国人交往要居心于诚信。孔子说：“听断诉讼，我犹如他人的心情一样，一定要使人们不再发生争讼。”圣人使没有真情实意的人不敢申说他那狡辩的言辞，大服民心。这便称得上知道根本。

1·6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①，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②，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注释】

①懣——音至。 ②好——音浩。 乐——音药。

【译解】

所谓修身在于端正自心，意思是说，自身有所忿怒，心就不能端正；有所恐惧，心就不能端正；有所偏好，心就不能端正；有所忧虑，心就不能端正。被忿怒、恐惧、偏好、忧虑所困扰，导致神不守舍，心不在焉，看也看不明了，听也听不清了，吃着却不知食物的滋味。这说的是修身在于端正自心的道理。

1·7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①，之其所贱恶而辟焉^②，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③，之其所敖惰而辟焉^④，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⑤，天下鲜矣^⑥。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⑦。”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注释】

①辟——通僻。下同。 ②恶——音物。 ③矜——音今。

④敖——通傲。 ⑤好——音浩。 恶——音饿。 恶——音物。

⑥鲜——音显。 ⑦硕——音朔。

【译解】

所谓齐其家在于修养自身，意思是说，一般不能修身的人，对于自己所亲爱的人，往往有过分亲爱的偏向；对于自己所轻贱厌恶的人，往往有过分轻贱厌恶的偏向；对于自己所畏服敬重的人，往往有过分畏服敬重的偏向；对于自己所哀怜矜恤的人，往往有过分哀怜矜恤的偏向；对于自己所傲视慢待的人，往往有过分傲视慢待的偏向。所以，喜欢某人同时又知道他的缺点，厌恶某人同时又知道他的优点，这种人天下就

很少了。所以谚语有这样的说法：“由于溺爱，人们不知道自己孩子的过错；由于贪得，人们不知道自家禾苗的壮硕。”这说的是自身不提高修养就不能治好自家的道理。

1·8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①，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②。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③，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僨事^④，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⑤。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⑥，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注释】

①弟——音替，通悌。 ②中——音仲。 ③戾——音立。

④僨——音奋。 ⑤蓁——音榛。 ⑥忒——音特。

【译解】

所谓治理国家必定先要治好自己家庭，意思是说，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能教育好而能教育好别人，这是没有的事。所以，在位的君子不出家

门就能够完成对全国的教育。孝顺父母的感情，同样可以用来事奉国君的；敬重兄长的感情，同样可以用来事奉尊长的；慈爱子女的感情，同样可以用来对待民众的。《尚书·康诰》中说：“爱人民如同保护婴儿。”心里如果真有这种博爱的追求，即使不能做得完全合格，那也差得不远了。爱心是天赋的，没有哪个女子先学养育婴儿、疼爱婴儿，而后才去嫁人的。国君一家人仁爱相亲，那么一国人就会受到感化，兴起仁爱的风气；国君一家人谦让相敬，那么一国人就会受到感化，兴起谦让的风气；国君一人贪婪暴戾，那么一国人就会受到影响，纷纷为非作乱；国君一人一家对国家治乱的关键作用就是这样。这就叫做一句话可以败坏大事，一个人可以安定国家。尧舜用仁政统率天下，于是人民就跟从他们学仁爱，桀纣用暴政统率天下，于是人民就跟从他们学残暴。国君所颁布的政令与他本人的爱好相反，人民就不肯依从了。所以，国君自己有了好的德行，然后才去要求别人；国君自己没有坏的习性，然后才去批评别人。藏在自身的思想根本没有这种推己及人的恕道，而能有效地晓喻别人的，那是未曾有过的事。所以说，君主要治好国家，在于先治好自已的家庭。《诗经·周南·桃夭》篇中说：“桃花娇艳艳，桃叶绿萋萋，此女嫁来了，适宜一家人。”适宜了一家人，然后才可以教育一国人。《诗经·小雅·蓼萧》篇中说：“宜兄宜弟。”与兄弟合心友爱，然后才可以教育一国人。《诗经·曹风·鸣鸠》篇中说：“他的仪容没有差错，能够教正这四方各国。”他作为父亲、作为儿子、作为兄弟都值得效法，然后人民才能效法他。这说的是治国在于先治其家的道理。

1·9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

长长而民兴弟^①，上恤孤而民不倍^②，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③。所恶于上毋以使下^④，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⑤，民之所恶恶之^⑥，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⑦。《诗》云：“殷之未丧师^⑧，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注释】

①弟——音替。 ②倍——通背。 ③絜——音斜。 ④恶——音物。下同。 ⑤好好——皆音浩。 ⑥恶恶——皆音物。 ⑦辟——通僻。 僇——音鹿。 ⑧丧——去声。

【译解】

所谓平定天下在于先治理好国家，意思是说，国君尊敬老人，从而国民就会兴起孝敬的风气；国君尊重年长的，从而国民就会兴起敬长的风气；国君怜恤孤儿，从而国民就会不背弃孤弱。是以君子有以身作则、推己及人之道。（按：絜是量围长的绳子，矩是画直角的尺子。首先絜矩本身就是标准，然后才能衡量、规范外物。絜矩之道喻指君子以身作则、推己及人之道。）凡是上面的人待我的态度为我所厌恶的，我就不用这种态度任使下面的人；凡是下面的人对我的态度为我所厌恶的，我就不用这种态度事奉上面的人。凡是前面的人待我的态度为我所厌恶的，我就不用这种态度对待后面的人；凡是后面的人待我的态度为我所厌恶

的，我就不用这种态度对待前面的人。右面的人待我的态度为我所厌恶的，我就不用这种态度对待左面的人；左面的人待我的态度为我所厌恶的，我就不用这种态度对待右面的人。这就叫做“絜矩”之道。《诗经·小雅·南山有台》篇中说：“快乐的君子，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喜爱的他就喜爱，人民憎恶的他就憎恶，这样的国君才称得上是人民的父母。《诗经·小雅·节南山》篇中说：“那座高峻的南山，山石巍峨巉岩。声名赫赫的太师尹氏，人民都在把你观看。”拥有国家大权的人，不可以不谨慎，邪僻失道就将被天下人民诛戮啦！《诗经·大雅·文王》篇说：“殷商没失民心时的时候，能够德配上帝。应该借鉴殷商的兴亡，获得天命实在不易。”说的是得到民众就能够得到国家，失掉民众就要失掉国家。

1·10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①，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注释】

①悖——音被。

【译解】

所以大人君子首先要在道德上谨慎从事。有了道德这才会有人民，有了人民这才会有土地，有了土地这才会有财富，有了财富这才会有用度。道德是根本，财富是末节。假若轻根本而重末节，那么争利的人民就要

横施掠夺之术了。所以，国君聚敛财富，就将迫使人民离散；国君散发财富，就将激励人民聚集。所以，话悖逆情理地说出，也就有悖逆情理的话来回报；财富悖逆情理地敛入，也就要悖逆情理地散出。《尚书·康诰》篇中说：“惟天命是不常留驻的。”说的是国政良善就能得到天命，国政不善就要失掉天命。《楚书》上记载楚大夫王孙圉出使晋国，在宴会上回答晋国执政大臣赵简子时说：“楚国没有物件可以当作宝贝的，只把善人当作宝贝。”晋公子重耳流亡到秦国，秦穆公劝他兴兵回国夺取大位，重耳的舅父狐子犯教他回答说：“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物件可以当作宝贝的，只把对父亲的热爱当作宝贝。”

1·11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①，不啻若自其口出^②，寔能容之^③。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恶之^④；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⑤，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⑥！”唯仁人放流之，进诸四夷^⑦，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⑧。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⑨。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⑩，菑必逮夫身^⑪。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注释】

- ①好——音浩。 ②啻——音翅。 ③寔——通实。 ④媚——音帽。 恶——音物。 ⑤俾——音笔。

⑥殆——音代。 ⑦进——音丙，通擯。 ⑧恶——音物。 ⑨命——郑玄云：“命读为慢，声之误也。” ⑩拂——音符。 ⑪蓄——同灾。逮——音代。 夫——音扶。

【译解】

《尚书·秦誓》中说：“假如有一个臣子，老老实实而没有其他技能，他的心胸宽广，大有容人之量。别人有技能，就好像他自己有技能一样，别人贤良明智，他由衷地喜爱人家，不仅仅像他口中说出的那样，他确实能够容人。任用他能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也还是有利的呀！假如别人有技能，他就心生妒忌，厌恶人家；别人贤良明智，他就压制阻挠，使人家的功绩不能通达于君上，他确实是不能容人。任用他就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也可说是危险哩！”只有仁德的国君才会把这种人流放，驱逐到四方蛮夷之地，不与他们同住在中原。这就叫做只有仁德的国君才真能爱护好人，才真能憎恨坏人。发现了贤人而不能举荐，或者举荐了而不能提前任用，这就是怠慢了。发现了不善的人而不能黜退，或者黜退了而不能把他驱逐到远方，这就是过错了。作为国君竟喜爱人们所憎恶的，憎恶人们所喜爱的，这就叫做违背人的本性，灾祸必将降临他的身上。君子当政临国自有正道，必然是：忠信诚实就能得到它，骄恣放肆就要失掉它。

1·12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好上仁而下不好义者也^①，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②，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与其有聚斂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③，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注释】

①好——音浩。下同。 ②乘——音胜。下同。 豚——音屯。

③长——音掌。

【译解】

生产财富有重大原则。生产财物的人多，消费财物的人少，创造财物的人生产迅速，使用财物的人消费舒缓，那么国家的财物自然就能常常充足了。仁德的人利用财富来发扬自身的理想，不仁的人却滥用自身的条件去拼命地发财。没有上面的君长爱好仁德而下面的臣民不爱好道义的，没有臣民爱好道义而国事半途而废的，也没有臣民爱好道义而府库的财货竟不属于国家所有的。鲁国大夫孟献子说：“具备马匹车辆的士大夫之家，就不该去计较喂鸡喂猪的小利；有资格伐冰备用的大夫之家，就不该饲养牛羊去牟利；拥有百辆兵车的有领地的卿大夫之家，就不该养活那聚斂民财的家臣。与其有这种聚斂民财的家臣，还不如偷盗自家财物的家臣。”这就是说，国君治理国家不能以私利为利益，而应该以道义为利益。统管国家而致力于聚斂财富的国君，必定是来自小人的怂恿，而那国君认为他的主意好，使小人来治理国家，那么天灾人祸就会一起到来。到那时，即使有贤能的人接管，也无可奈何了。这就是说，治理国家不能以私利为利益，而应该以道义为利益。

中庸篇第二

共三十九章

2·1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①，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②，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③。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注释】

①臾——音余。 ②见——现的本字。 ③中节——此中音仲。

【译解】

天所给予人的秉赋叫做性，遵循天性而行叫做道，修明此道而加以推广叫做教。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可以离开的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君子警戒谨慎于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小心畏惧于别人听不到的地方。没有比在隐暗的处所更容易表现的了，没有比在细微的事情上更容易显露的了。因此，君子特别谨慎个人独处的时候。人们喜怒哀乐的感情未曾发生叫做中，发露出来而都合宜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通道。达到中和，天地就各正其位，万物就发育成长。

2·2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①。”

【注释】

①惮——音旦。

【译解】

孔子说：“君子的言行符合中庸之道，小人的言行违反中庸之道。

君子之中庸，是因为君子的言行时时刻刻合宜适中；小人之反中庸，是因为小人的言行肆无忌惮。”

2·3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①。”

【注释】

①鲜——音显。

【译解】

孔子说：“中庸的品德大概是至高无上的啦！极少有人能够做到，已经很久了。”

2·4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①，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注释】

①知——同智。

【译解】

孔子说：“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实行，我知道其中缘由了：聪明人的言行越过了中道，愚笨人的言行又达不到中道。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昌明，我知道其中缘由了：有才德之人的认识越过了中道，无才德之人的认识又达不到中道。这犹如人们没有不吃不喝的，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辨知滋味。”孔子说：“中庸之道恐怕不能广泛推行了吧！”

2·5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①！舜好问而好察迩言^②，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注释】

①知——同智。 与——音余。 ②好——音浩。 迩——音耳。

【译解】

孔子说：“舜大概算得上极其明智的人吧！舜喜好请问别人，并且爱好考察那些浅近语言，对别人能隐藏其过错而表扬其功善，他掌握了人们过与不及的两种极端，而对人民采用中庸之道。这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吧！”

2·6 子曰：“人皆曰予知^①，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②，而莫之知辟也^③。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④。”

【注释】

①知——同智。 ②罟——音古。 获——音或。 阱——音井，同阱。
③辟——通避。 ④期——音基，同替。

【译解】

孔子说：“人们都说‘我是明智的’，可是被利欲驱使，像禽兽般的进入捕网、木笼、陷阱之中，而没有知道躲避的。人们都说‘我是明智的’，可是选择了中庸之道，连一个整月也不能够坚守。”

2·7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①。”

【注释】

①膺——音英。

【译解】

孔子说：“颜回的为人，选择了中庸之道，每得一个好的道理、好的思想，就牢牢地记在心中，衷心信服，永不丢失了。”

2·8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译解】

孔子说：“天下国家是可以平治的，官爵俸禄是可以辞掉的，利刃是可以踩上去的，而中庸之道完全做到却不可能。”

2·9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①，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知微而断，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②，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注释】

①衽——音任。 ②塞——音色。

【译解】

子路问怎样才称得上坚强。孔子说：“你问的是南方人的坚强呢，北方人的坚强呢，还是你这样的坚强呢？用宽厚温和的态度去教导人们，不报复蛮横无理的行为，这是南方人的坚强，君子处于这种坚强。经常

枕着刀枪、穿着盔甲睡觉，死而无悔，这是北方人的坚强，强悍人处于这种坚强。所以，君子能与人和睦相处而不同流合污，是坚强的矫矫者！君子确立中道而不偏不倚，是坚强的矫矫者！国家有道，君子不改变穷困时的操守，是坚强的矫矫者！国家无道，至死也不改变平生的气节，是坚强的矫矫者！”

2·10 子曰：“素隐行怪^①，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注释】

①素——朱熹云：“素当作索，字之误也。”

【译解】

孔子说：“寻求隐僻的道理，做些怪异的事情，即便后代有人称述，我绝不这样做的。君子遵循正道而行，往往半途而废，我绝不能中途停止的。君子依从中庸之道，即使避开人世而不被理解，也不懊悔，唯有圣人才能做得到。”

2·11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①；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②，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鸛飞戾天^③，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注释】

①与——音预。 ②语——音预。 ③鳶——音渊。 戾——音立。

【译解】

君子的中庸之道，功用广大而本体细微。匹夫匹妇虽然愚昧，也可以知晓其中的浅近道理；涉及道理极其深奥之处，即使圣人也会有所不知。匹夫匹妇虽然没有德才，一般的道理也是能够实行的；涉及道理极其深奥之处，即使圣人也会有不能做到的地方。以天地之大，人们对之尚有遗憾，何况圣人也不是全知全能。所以，君子所信守的中庸之道，说它大，天下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它装载得了的；说它小，天下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它剖折得开的。《诗经·大雅·旱麓》篇说：“鸛鹄飞上高天，鱼儿跃在深渊。”诗意喻示持守中庸之道的人能够上下明察。君子的中庸之道，开始于匹夫匹妇，浅显易懂，及至达到最深造诣，就能明察天地。

2·12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①，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馀，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②。”

【注释】

①睨——音膩。 ②慥——音造。

【译解】

孔子说：“中庸之道并不是远离人们的，有人行道而使道远离人们，那就不可以谓之中庸之道了。《诗经·豳风·伐柯》篇说：‘砍斧把啊砍斧把，那斧把的样式并不远。’手执斧把来砍斧把，斜下眼睛就看得见样子，还以为远么。所以君子就用做人之道治理有过错的人们，直到他们改正为止。做到忠和恕，那就离中庸之道不远了，施加在自己身上而自己不愿意的事，自己也不施加给别人。君子之道有四条，我孔丘一条也未能做到。我要求做儿子的该当如何尽孝，可我自己未能完全这样地事奉我的父亲；我要求做臣子的该当如何尽忠，可我自己未能完全这样地事奉我的国君；我要求做弟弟的该当如何敬重兄长，可我自己未能完全这样地事奉我的哥哥；我要求朋友该当如何讲求信义，可我自己未能首先去这样对待朋友。平常道德方面的实践，平常言论方面的谨慎，做得有不足的地方，我不敢不勉力去弥补，做得有馀裕的地方，我不敢认为到了尽头。言语要顾及行动，行动要顾及言语，君子怎能不老老实实在地言行一致呢！”

2·13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人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①，小人行险以徼幸^②。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③，反求诸其身。”

【注释】

①俟——音似。 ②徼——音绞。 ③鹄——音古。

【译解】

君子守着自己现时所处的地位而行事，不羡慕行其地位以外的事。现时处在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地位上该做的事；现时处在贫贱的地位上，就做贫贱地位上该做的事；现时处在夷狄的地位上，就做夷狄地位上该做的事；现时处在患难之中，就做患难中该做的事：君子没有进入某种处境而感到不自得的。君子身在上位，不欺凌压迫下面的人；身居下位，不攀援、巴结上面的人。端正自己而不乞求于人，那就无所怨恨了，上不怨恨天命，下不责怪别人。所以，君子居心平易来等待天命，小人进行冒险来妄求幸运。孔子说：“射箭很有些类似君子端正自己的功夫，射不中靶子，要回过头来寻求自身技艺上的失误。”

2·14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①，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②，和乐且耽^③。宜尔室家，乐尔妻帑^④。”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注释】

①辟——通譬。 ②翕——音西。 ③耽——音丹。 ④帑——音奴。同孥。

【译解】

实习君子之道，譬如远行，一定要从近处起步；譬如登高，一定要从低处开始。《诗经·小雅·棠棣》篇说：“与妻子相好相合，如同鼓瑟弹琴。兄弟尽皆相聚，和乐而且情深。安排好你的家里，热爱着你的妻子儿女。”孔子说：“这样，父母就顺心了吧！”

2·15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①，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②，矧可射思^③。’夫微之显^④，诚之不可揜如此夫^⑤！”

【注释】

①齐——音摘。 ②度——音夺。 ③矧——音审。 射——音亦，通教。 ④夫——音扶。下同。 ⑤揜——通掩。

【译解】

孔子说：“鬼神所发挥的功德，那真是盛大恢宏啊！虽然看他看不见，听也听不着，但他的功德体现在万物上却无所遗漏。使得天下的人们，岁时斋戒，整洁地穿上庄重礼服，来奉事祭祀，鬼神的形象恍恍惚惚地如同临在人们的上方，如同处在人们的左右。《诗经·大雅·抑》篇说：‘神的降临，不可测度，怎能厌倦呢！’鬼神从情状隐微而至功德显著，其诚信是这样的不可掩蔽呀！”

2·16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译解】

孔子说：“舜真是大孝啊！讲德行他是圣人，讲尊贵他是天子，讲财富他据有整个天下，后世在宗庙祭享他，子子孙孙永保祭祀他。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相应的地位，必定得到相应的利禄，必定得到相应的名声，必定得到相应的寿数。所以天生万物，必定依照各自材质而笃实对待，因而，来栽种的就帮他培养，要倾倒的就让他覆灭。《诗经·大雅·假乐》篇说：‘快乐的君子，显著的美德。善处黎民善处官人，承受福祿于天神。保佑并授命给他，由上天郑重地交给他。’所以说，有大德的人必定能秉受天命。”

2·17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绪^①，壹戎衣而有天下^②，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③，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④，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注释】

- ①纘——音纂。 大——通太。 ②壹戎衣——即《尚书·康诰》之“殪戎殷”。 壹——音益，通殪。 衣——郑玄云：“衣读为殷，声之误也。”
③追王——王音旺。 大——通太。 ④期——音基，同朞。

【译解】

孔子说：“没有忧愁的人，那只有周文王了吧！他有王季做父亲，有武王做儿子，父亲开创在前，儿子接续在后。武王继承太王、王季、文王的功业，灭掉了殷而据有天下，武王本身没有失掉显赫天子的美名，说尊贵，做了天子，论财富，拥有四海之内的疆土，后世建宗庙祭享他，子子孙孙永保祭祀不绝。武王晚年才承受天命，及至周公，方始完成文王、武王的德业，追尊太王、王季为王，又用天子之礼上祭历代祖先，并将这种追祭礼节，通行到诸侯、大夫以及士人与平民。同时规定，如果父亲身为大夫，儿子身为士，父亲死后，应用大夫礼安葬，用士礼祭祀；如果父亲身为士，儿子身为大夫，父亲死后，就用士礼安葬，用大夫礼祭祀。服丧一周年的丧制，从平民、士通行到大夫为止，因为诸侯、天子不为旁亲服丧。服丧三年的丧制，从下一直接通行到天子，因为为父母服丧，不论身份贵贱，服期都是一样的。”

2·18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①，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注释】

①裳——音常。

【译解】

孔子说：“周武王和周公，大概是最孝的人了吧！这种孝，指的是善于继承先人的遗志，善于续成先人的事业。每逢春秋季节，整修祖庙，陈列祭器，摆设先人的衣裳，供奉时令食品。宗庙中的祭礼，是用以序列左昭右穆各个辈分的；序列爵位，是用以辨别身份贵贱的；安排祭中各种职事，是用以分别子孙才能的；祭后众人轮流酬酒，最卑幼者举杯于稍尊长于自己的，自己先饮一杯，然后酌酒劝饮，这样自下而上地递相劝酬，是将情意、恩惠施及地位卑下者的身上；祭毕的燕饮依照发色而定座次，是用以排列年龄大小的。站在一定的位置上，举行祭祀的礼节，奏起祭祀的音乐，敬那该敬的祖先，爱那该爱的近亲，事奉死者如同事奉他生时一样，事奉亡故的如同事奉他在世时一样，这就是孝敬的极致。祭祀天地的礼节，是用来事奉上帝的；宗庙中的礼节，是用来祭祀自己祖先的。明白了祭天祭地的礼节，懂得了四时进行的禴、禘、尝、烝诸祭的意义，那么，治理国家就如同观看掌中事物一样的清楚简易了。”

2·19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①，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②。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

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③，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④，及其成功，一也。”

【注释】

①杀——音晒。 ②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此十四字本篇后文亦见，郑玄云：“误重在此。” ③知——同智。 ④强——音抢。

【译解】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政治。孔子说：“周文王、周武王的政法，刊布在木板、竹简之上了。这样的贤人在世，那政法就能实行；这样的贤人亡故，那政法也就停息了。人的性能可以勉力推行政法，地的性能可以勉力生殖草木。这国政犹如蒲苇一般，蒲苇得了地力就能成长，国政得了人才就有成效。所以治理国政在于得人。国君要取得贤人，必须以身作则；要修养自身，必须以道德为准则；要修养道德，必须以仁义为根本。所谓仁，就是爱人的意思，亲爱双亲是为大仁。所谓义，就是合宜的意思，尊重贤人是为大义。对亲属们的亲情，因远近有异而有亲疏的差别，对贤人们的尊重，因尊卑不同而有大小的等次，反映这种亲疏尊卑关系的礼就从而产生了。所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想要修身，不可以不事奉双亲，想敬事双亲，不可以不知晓人道；想要知晓人道，不可以不知晓天理。天下共通的人道有五条，用来履行这五条人道的品德有三种。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妇之道，兄弟之道，朋友交往之道，这五条就是天下共通

的人道。智、仁、勇，这三种是天下共通的品德，用以履行五条人道，三者是一致的。对于五道三德的道理，有的人生来就知晓，有的人学习了才知晓，有的人经历了困苦才知晓，及至他们都知晓了，却是一样的了。对于五道三德的实践，有的人心安理得地去做，有的人为了名利才去做，有的人勉强强地去做，及至他们都成功的时候，却是一样的了。”

2·20 子曰：好学近乎知^①，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②，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注释】

①好——音浩。 知——同智。 ②眩——音绚。

【译解】

孔子说：爱好学习就接近智了，努力行善就接近仁了，知道羞耻就接近勇了。知道这三项的人，就知道怎样修身了；知道怎样修身，就知道怎样治理别人了；知道怎样治理别人，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国家了。总的说来，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纲要，就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亲爱亲人，尊敬大臣，体恤群臣，爱护平民，招致各种工匠，优待远方之人，安抚各路诸侯。修养自身，那么道德就能确立；尊重贤人，那么遇

事就不会迷惑；亲爱亲人，那么伯叔、兄弟就会无怨；尊敬大臣，那么做事就不会紊乱；体恤群臣，那么士臣们答报的礼数就会厚重；爱护平民，那么百姓就会互相劝勉奉事君上；招致各种工匠，那么财用就会充足；优待远方之人，四方之人就会闻风归顺；安抚各路诸侯，那么天下的人就会敬畏。

2·21 齐明盛服^①，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②，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③，既廩称事^④，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⑤，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注释】

- ①齐——音摘。 ②好——音浩。 恶——音物。 ③省——音醒。
④廩——音凛。 ⑤矜——音今。

【译解】

整洁的身着盛装，不合礼法的不去妄动，这是用以修身的；摒去谗言，远离女色，轻财货而重道德，这是用以劝勉贤能的；提高亲人们的爵位，加厚他们的俸禄，统一他们的好恶观念，这是用以劝勉他们亲爱亲人的；属官盛多，足供任使，这是用以奖劝大臣的；每天省察，每月测试，使其所得粮米称其功效，这是用以奖劝各种工匠的；派人送往迎来，嘉奖良善而怜恤无能，这是用以优待远方来人的；延续绝嗣的诸侯，兴举废

亡的小国，为之平治内乱，扶持危弱，让诸侯按时来朝见聘问，诸侯回国时，天子赐与的财物要丰厚，诸侯前来时，贡献的礼物要薄收，这是用以安抚诸侯的。

2·22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①，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②，道前定则不穷。

【注释】

①跲——音夹。 ②疚——音救。

【译解】

大凡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纲要，而用以实行这九条纲要的方法却只有一个。凡做大事，预先有了准备就能立住，预先没有准备就将废止。讲话须先有定准，到时就不会语言涩滞；做事须先有定准，到时就不会困窘；行动须先有定准，到时就不会出毛病；做人之道须先有定准，到时就不会路尽途穷。

2·23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译解】

处在下位的人，如果不能获得上面的信任，那就不可能治理好人民了。获得上面的信任有一定的途径，不能取信于朋友，那就不能获得上

面的信任了。取信于朋友有一定的途径，不能让父母顺心，那就不能取信于朋友了。让父母顺心有一定的途径，反省自身不能至诚，那就不能让父母顺心了。诚实自身有一定的途径，不明白什么是善，那就不能诚实自身了。

2·24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①，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注释】

①中——音仲。

【译解】

诚，是天赋的道理；学习诚，是做人的道理。天生至诚的人，不用勉强而处事就能合理，不加思索而言行就能得当，从从容容的就能符合中庸之道，这是圣人啊！至于一般学习诚的人，就是择取善事善理而牢牢掌握的人。这种人就要广博的学习，详细的探究，谨慎的思考，明晰的分辨，笃实的履行。有的知识不学则已，学了，学不成就不放下；有的问题不问则已，问了，不理解就不放下；有的事情不思索则已，思索了，没有所得就不放下；有的疑点不分辨则已，分辨了，不明白就不放下；有的工作不做则已，做了，不切实就不放下。别人一次能做到的，我要

做它一百次；别人十次能做到的，我要做它一千次。如果能照这个路数做去，那么，即使是愚昧的人也一定会变得聪明，即使是柔弱的人也一定会变得刚强。

2·25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译解】

基于天赋诚实从而明达事理，这称作本性；由于明达事理从而导致诚实，这称作教化。秉性诚实就能明达事理，而明达事理也能导致诚实。

2·26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①。

【注释】

①参——同三。

【译解】

唯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我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够充分发挥人类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人类的本性，就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能够赞助天地化育万物，就可以与天地并立为三了。

2·27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译解】

那些次于圣人的贤人，能够推致局部事理。推致局部事理也能获有诚心，有了诚心就会有所体现，有所体现就会日益显著，日益显著就会更加昭明，昭明彰著就能感动人心，感动人心就能使人转变，使人们转变就能完成教化，唯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完成教化。

2·28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祲祥^①；国家将亡，必有妖孽^②。见乎蓍龟^③，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注释】

①祲——音贞。 ②孽——音聂。 ③见——现的本字。 蓍——音师。

【译解】

掌握至诚之道，就可以预知未来。国家将要盛兴，必定先有吉兆，国家将要灭亡，必定先有妖异。这些预兆，表现在卜筮时的蓍草、龟甲之上，活动于人们的四肢举止之中。祸福将要到来，好的一定能预先知晓，不好的也一定预先知晓。所以说，掌握至诚的人就如同神明一样。

2·29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①。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注释】

①知——同智。

【译解】

诚是自我完成的，而道是自己履行的。诚的精神通贯万物的始终，不诚就没有事物了，所以君子最珍视诚。至诚的人不仅自我完成而已，还要用以成就外物。成就自己属于仁，成就外物属于智。仁和智都是本性固有的品德，成己成物是内外结合的方式，所以随时应用都能适宜。

2·30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①，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注释】

①征——郑玄云：“征或为彻。”下同。

【译解】

所以至诚没有停息的时候。不停息就能持久，持久就能验证，能验证就能悠长久远，悠长久远就能广博深厚，广博深厚就能高大光明。广博深厚能以承载万物，高大光明能以覆盖万物，悠长久远能以成就万物。广博深厚可以与地相配，高大光明可以与天相配，悠长久远犹如时间的无穷无尽。这样的至诚，不须表现而自然彰明，不须行动而自然变化，无所作为而自然成功。

2·31 天地之道可壹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

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①，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②，振河海而不洩，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③，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④。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鼉鼉蛟龙鱼鳖生焉^⑤，货财殖焉。《诗》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⑥，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注释】

①撮——音搓。 ②华——音化。 岳——音月。 ③卷——音全，通拳。 ④藏——音葬。 ⑤鼉——音元。 鼉——音驼。 蛟——音交，通蛟。 ⑥於——音乌。下同。

【译解】

天地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尽了，天地作为事物来讲是诚一不贰的，那么其化生万物的奥秘就深不可测了。天地的道理，广博、深厚、高大、光明、悠长、久远。现在讲这天空，说小，就这么一块昭明的所在，而论及它的无穷，上面悬挂着日月星辰，下面覆盖着神州万物。现在讲这大地，说小，就这么一把土的大小，论及它的广阔和深厚，承载华山而不觉沉重，容纳黄河、大海而不会泄漏，上面承载着万物。现在讲这山，说小，就这么拳头般大小的石头，论及它的高大，草木在山上生长，禽兽在山中居住，宝藏从山内开发。现在讲这水，说小，就这么小小的一勺，论及它的深广不测，生养着鼉鼉蛟龙鱼鳖，生殖着种种财富。《诗经·周颂·惟天之命》篇开始就说：“只有上天的道理，庄严肃穆地运转不已。”

这是说天之所以成为天的道理。此诗接着说：“啊！这岂不显明，文王道德的精纯。”这是说周文王之所以名为文王的道理，他的纯德也像天一样地运行不已。

2·32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①，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注释】

①倍——通背。

【译解】

伟大呀圣人之道，洋洋洒洒地发育万物，它高峻达天，充裕宽和伟大呀！大的礼仪约有三百，细的仪节约有三千，等待那有德之人出来然后才能施行。所以说，假如不是具备最高德行的人，那最伟大的道理就不会凝聚形成。因此君子一定要尊重德性而从事学问，致力于广博而又尽心于精微，达到高明境界而又遵循中庸之道，温习已知而又增进新知，敦实笃厚用以崇尚礼义。所以君子身居上位而不骄傲，身为臣下而不悖逆，国家有道时，他的言论足以振兴社会，国家无道时，他的沉默足以避祸容身。《诗经·大雅·烝民》篇中说：“既聪明又有见识，可以保全自身。”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2·33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①。”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注释】

①裁——同灾。

【译解】

孔子说：“愚昧而好刚愎自用，卑贱而好独断专行，生于现在的时代，偏要返回古代的治国路线，像这样的人，灾祸就要降到他的身上了。”不是天子就不该议定礼仪，不得创制法度，不得考定字体。即便如今天下一统，车辙的距离相同，书写的文字相同，行为的伦理观念相同，虽然身有天子之位，如果没有圣人之德，仍然是不敢制礼作乐的；虽然有圣人之德，如果没有天子之位，也同样是敢制礼作乐的。

2·34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①。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注释】

①杞——音起。

【译解】

孔子说：“我述说夏代的礼法，可是作为夏朝后裔的杞国，却不足以验证；我学习殷朝的礼法，如今还有殷朝后裔宋国存在；我学习周朝的礼法，今天我们鲁国还在使用，所以我遵从周礼。”

2·35 王天下有三重焉^①，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②，建诸天地而不悖^③，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④。庶几夙夜^⑤，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⑥。

【注释】

①重——音众。 ②缪——通谬。 ③悖——音被。 ④射——音亦，通致。 ⑤夙——音素。 ⑥蚤——通早。

【译解】

君临天下有议定礼法、创立制度、考定字体三件重大事情，如果做得好，那就很少过错了吧！身在上位的人，三事所做虽好，但没有征验，而没有征验就不能取信，不能取信，那人民就不肯遵从了。身在下位的人，三事所做虽好，但自己地位不尊，而地位不尊也就不能取信，不能取信，那人民也就不肯遵从了。所以君王创立礼法制度的途径，要根据于本身，征验于庶民，查考夏、商、周三代的制作而没有谬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悖逆自然，质正于鬼神而心无疑虑，等候百世后之圣人的审议而心不惶惑。之所以质正于鬼神而心无疑虑，这是由于自己通晓天理，之所以等候百世后之圣人的审议而心不惶惑，这是由于自己通晓人情。因此之故，君王的举动能够世世代代地作为天下的常规，君王的行为能够世

世代地作为天下的法度，君王的语言能够世代地作为天下的准则。离君王远的人常有仰望之情，离君王近的人永无厌倦之意。《诗经·周颂·振鹭》篇中说：“在那边没人怨恨，在这里没人厌恶。希望早起晚睡，借以永保荣誉。”身居上位的君子从没有不这样做而能早有名誉于天下的。

2·36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①，无不覆帙^②；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注释】

①辟——通譬。 ②帙——音道。

【译解】

孔子远承并称述唐尧、虞舜的传统，近效并彰明文王、武王的法度，上顺天时变化规律，下依水土沿袭所宜。圣人之德好比天地那样，无不维持承载，无不覆盖遮护；好比四季的交替运行，犹如日月的更迭照耀。万物共同发育而不互相妨害，事理一并施行而不互相违背；小德像河水长流，不息不止，大德总敦实化育，无尽无穷；这便是天地之所以伟大的缘故。

2·37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叡知足以有临也^①，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②，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③，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

民莫不说^④。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⑤，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⑥，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注释】

①敷——音瑞，同睿。 知——同智。 ②齐——音摘。 ③溥——音普。 ④说——通悦。 ⑤貊——音末。 ⑥队——同坠。

【译解】

唯有天下最圣明的人，才能做到聪明智慧，足以监临下民；宽裕温柔，足以包容天下；精神奋发，刚强坚毅，足以操持决断国政；仪态端庄，秉心中正，足以敬业敬贤；文字条理缜密明察，足以辨别是非曲直。圣人之德广博深沉，而随时出现于外，广博得如同天空，深沉得如同潭水。每当有所表现，人民没有不崇敬的；说话，人民没有不信服的；行事，人民没有不欣悦的。因此，他的声名洋溢于中国，传播到南蛮北狄。凡是车船能到的地方，人力能通的地方，天所覆盖的地方，地所承载的地方，日月所照临的地方，霜露所降落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崇他、不爱戴他的。所以说，圣人之德可以与天相配。

2·38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①，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②，其孰能知之？

【注释】

①肫——音纯。 ②知——同智。

【译解】

唯有天下最诚的人，才能经理天下的大纲，确立天下的大本，知晓天地的化育之功，这样怎能有什么偏颇呢？他的仁心是那么恳挚真诚，他的思想像潭水般的深沉，他的胸襟像蓝天般的浩瀚。假如不是确实聪明圣智通达天德的人，谁又能够真正理解他呢？

2·39 《诗》曰“衣锦尚絅”^①，恶其文之著也^②。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③，小人之道之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④，无恶于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⑤，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钺钺^⑥。《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⑦。”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輶如毛”^⑧，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⑨，至矣。

【注释】

①衣——音益。 絅——音迥。 ②恶——音物。 ③闇——音暗。

④省——音醒。 ⑤假——音阁，通格。 ⑥钺——音府。 钺——

音月。 ⑦辟——音必。 ⑧輶——音尤。 ⑨臭——音秀。

【译解】

《诗经·卫风·硕人》篇说：“身穿锦服，尚罩单衣。”这是厌恶锦服的文彩过于显著。所以，君子之道表面暗淡，而日益彰明；小人之道表面漂亮，而日渐消亡。君子之道，清淡而令人不厌，简朴而有文彩，温和而有理致，知道远是从近开始的，知道风气来自何处，知道隐微会趋向明显，这样，可以进入盛德的境界。《诗经·小雅·正月》篇说：“虽然深入水底潜伏，但也被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君子反省自己没有内疚，也就无愧于心了。君子之所以使人赶不上的，大概就在这种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吧！《诗经·大雅·抑》篇说：“看你独处室中的时刻，尚且无愧于西北角落。”所以，君子未曾举动就得到人们的崇敬，未曾发言就得到人们的信任。《诗经·商颂·烈祖》篇说：“进迎神至无言无声，此刻大家没有喧争。”所以，君子不须行赏而人民就相互劝勉，不必发怒而人民畏惧甚于斧钺的刑罚。《诗经·周颂·烈文》篇说：“大大显扬天子之德，诸侯都要以之为楷模。”所以，君子笃实恭敬就能天下太平。《诗经·大雅·皇矣》篇说：“我怀念文王的美德，他从不厉声厉色。”孔子说：“将厉声厉色用于教化人民，那是末节下策。”《诗经·大雅·烝民》篇说“道德轻如毛发”，然而毛发毕竟是具体的物类，不足以形容玄妙的大德，《诗经·大雅·文王》篇说：“上天的化生万物，无声无嗅。”这才是对大德的最确切的描述。

儒行篇第三

共二十章

3·1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①？”孔子对曰：“丘少居鲁^②，衣逢掖之衣^③；长居宋，冠章甫之冠^④。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注释】

①与——音余。 ②少——音绍。 ③衣逢掖之衣——前“衣”音益。掖——音夜，通腋。 ④冠章甫之冠——前“冠”音贯。

【译解】

鲁哀公问孔子说：“先生穿的衣服是儒者的服装吧？”孔子对答说：“丘小时候居住在鲁国，穿着大袖子的衣服，长大以后居住在宋国，戴着章甫冠。丘听说，君子的学问要广博，穿衣服要入乡随俗。丘不知道什么是儒服。”

3·2 哀公曰：“敢问儒行^①。”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②，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③。”

【注释】

①行——音杏。 ②遽——音巨。 数——音属。下同。 ③更——音耕。

【译解】

鲁哀公说：“请问儒者的品行。”孔子对答说：“仓猝匆忙地数说，不能讲尽这方面的事情；如果全部详细数说，就要久留，以至仆人疲倦需要换班侍候，那也讲述不完。”

3·3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夙夜强学以待问^①，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注释】

①夙——音素。 强——音抢。

【译解】

鲁哀公命人铺设席位，孔子陪侍，说：儒者有似席上的宝玉，来等待诸侯行聘礼时采用；早晚努力学习，来等待别人询问；心怀忠信，来等待举荐；尽力而行，来等待录取。儒者的自立精神就是这样的。

3·4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①。其容貌有如此者。

【注释】

①粥——音育。

【译解】

儒者的衣冠适中，动作谨慎，临大利而辞让有如傲慢，临小利而谦让有如虚伪；做大事审慎，如同有所畏惧，做小事恭谨，如同心怀惭愧；他们难于躁进而易于谦退，柔弱谦卑的样子好像是无能。儒者的容貌就是这样的。

3·5 儒有居处齐难^①，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②，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③。其备豫有如此者。

【注释】

①处——音杵。 齐——音摘。 难——去声。 ②涂——通途。

③为——音魏。

【译解】

儒者日常起居庄重小心，他们坐下站起都很恭敬，讲话必以信用为先，行为必定中正不偏；在道路上不与人争难走易走的便宜，冬天夏天不与人争暖和凉快的舒适；爱惜生命为了有所等待，保养身体为了有所作为。儒者从政前修养方面的准备就是这样的。

3·6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①，不以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注释】

①见——现的本字。

【译解】

儒者不把金玉当宝贝，而把忠信当宝贝；不祈望土地，而把建立道义当作土地；不祈望多积财富，而把多学得文化知识当作财富；儒者为人公直，难于得到，得到了，因儒者不争物质待遇，所以容易授予俸禄，虽然容易授他俸禄，但儒者坚持原则，所以难于畜养。不到适当的时候儒者不出现，岂不是很难得到吗？不是正义的事儒者就不合作，岂不是难以畜养吗？先效劳而后受禄，岂不是很容易给俸禄吗？儒者的待人接物就是这样的。

3·7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①，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②，见死不更其守^③；鸷虫攫搏^④，不程勇者^⑤；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注释】

①乐——音要。 好——音浩。 ②沮——音举。 ③更——音耕。

④鸷——音至。 攫——音决。 ⑤不程勇者——王念孙云：“当作‘不程其勇’，与‘不程其力’对文。”

【译解】

对儒者，把钱财货物付与他，用玩乐嗜好沉溺他，儒者不会见利而害义；利用众人来胁迫他，使用兵器来恐吓他，儒者不会面对死亡而改变操守；遭到鸷鸟猛兽攻击，挺身与之搏斗，不度量自己的武勇成不成；牵引重鼎，尽力而为，不度量个人的体力够不够；过去的机遇不追悔，到来的机遇不欢欣；说错的话不会再说，听到流言，不屑于刨根问底；不断地保持自己的威重，不研习什么权术谋略。儒者立身独特就是这样的。

3·8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溇^①，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②。其刚毅有如此者。

【注释】

①溇——音入。 ②数——音属。

【译解】

儒者可以亲近而不可以劫持，可以接近而不可以强迫，可以杀掉而

不可以侮辱；他们的居处不奢淫，他们的饮食不丰厚，他们的过失可以委婉的辨析而不可以当面数落。儒者的刚强坚毅就是这样的。

3·9 儒有忠信以为甲冑，礼义以为干櫓^①；戴仁而行，抱义而处^②；虽有暴政，不更其所^③。其自立有如此者。

【注释】

①櫓——音鲁。 ②处——音杵。 ③更——音耕。

【译解】

儒者用忠信作为盔甲，用礼义作为盾牌，头戴仁而行动，怀抱着义而居处，即使国有暴政，也不变更自己所守。儒者的自立就是这样的。

3·10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箪门圭窬^①，蓬户瓮牖^②；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③。其仕有如此者。

【注释】

①箪——音毕。 窬——音俞。 ②蓬——音朋。 瓮——音翁的去声。 牖——音友。 ③谄——音产。

【译解】

儒者有一亩地的宅院，住着周围一丈见方的房间，竹子编的院门，又在院墙上挖出上尖下方其形如圭的小旁门，用蓬草编的房户，用破瓮为边框做的圆窗，全家共有一件完整外衣，谁出门就换上，两天吃一天的粮食；君上答应采纳自己的建议，就不敢产生疑虑，君上不答应自己的建议，就不敢谄媚求进。儒者做官入仕清廉奉公的精神就是这样的。

3·11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①；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②；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③，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注释】

①稽——音基。 ②谗——音蝉。 比——音必。

③信——音深，通伸。

【译解】

儒者与今人一起居住，而与古人的意趣相合；儒者今世的行为，可以作为后世的楷模，碰巧没遇到盛世，上边没人援引，下边没人推荐，进谗言、献谄媚的人又有结党而要危害他的；身体是可以危害的，而志向是不可以剥夺的；即使危及他的生活起居，最终他还要伸展自己的志向，仍将念念不忘老百姓的痛苦。儒者的忧虑思念就是这样的。

3·12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①，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注释】

①行——音杏。

【译解】

儒者广博学习而无休止，专意实行而不厌倦；隐居独处的时候而不淫邪放纵，通达于上的时候而不失态困窘；遵循礼的以和为贵的原则，本着忠信的美德，应用优柔的方式方法；仰慕贤能而包容群众，有时可

以割损自己方正的棱角而依随众人，有如房瓦之叠合。儒者的宽容大度就是这样的。

3·13 儒有内称不辟亲^①，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注释】

①辟——音必，通避。下同。

【译解】

儒者推荐人才，只要对方德才兼备能够胜任，对内不避称举亲属，对外不避推举怨家。儒者度量功绩，积累事实，推荐贤能而进达于上，不奢望他们的报答，从而也遂了国君用贤的心愿；只要有利于国家就行，儒者并不通过荐贤而企求富贵。儒者推举贤能的风格就是这样。

3·14 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译解】

儒者之间，听到善事就互相告知，见到善言就互相传示；有了爵位就互相推先，有了患难就互相效死；有的朋友久在下位，就等待他升迁，有的朋友在远方不得意，就设法招致他来入仕。儒者对待和举荐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这样的。

3·15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

知也，粗而翘之^①，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
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②；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
独行有如此者。

【注释】

①翘——音桥。 ②沮——音举。

【译解】

儒者沐浴身心于道德之中，陈述自己的建言而伏听君命，安静不躁而谨守正道，君上不理解，就略加启发，又不操之过急。面临地位卑下的人，而不显示自己的高贵；不把自己很少的成就妄自增加，而自诩为成就很多。世局大治的时候，群贤并处而不自轻；世局混乱的时候，坚守正道而不沮丧。与自己政见相同的人，不和他营私结党；与自己政见相异的人，也不对他诽谤诋毁。儒者的特立独行就是这样的。

3·16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
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①；虽分国，
如锱铢^②，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注释】

①砥——音旨。 隅——音余。 ②锱——音兹。 铢——音朱。

【译解】

有的儒者上不为臣于天子，下不事奉于诸侯；谨慎安详而崇尚宽和，刚强坚毅而善与人交，广博学习而又知所当行；接近礼乐法度，砥砺公方正直的品格；即使把国家分封给他，也视如轻微小事，不想给谁做臣，不想出任官吏。儒者规范自己的行为，就是如此的。

3·17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①，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②；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注释】

①乐——音勒。 ②行——音杏。

【译解】

儒者之间有的志趣相合，方向一致，营求道艺，路数相同，并立于世就都高兴，地位互有上下也不彼此厌弃；久不相见，听到关于对方的流言蜚语，绝不相信。他们的行为本乎方正，建立于道义之上。与自己志向相同的，就进一步交往；与自己志向不同的，就退避疏远。儒者交朋友的态度就是如此。

3·18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①，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②，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注释】

①孙——通逊。 ②乐——音岳。

【译解】

温和善良是仁的根本，恭敬谨慎是仁的质地，宽洪大量是仁的兴作，谦逊待人接物是仁的功能，礼节是仁的外貌，言谈是仁的文采，歌乐是仁的和谐，分财散物是仁的施与。儒者兼有这几种美德，尚且不敢说做到仁了。儒者的尊重谦让就是这样的。

3·19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①，不充诎于富贵^②，不愚君^③，不累长上，不闵有司^④，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⑤。

【注释】

①陨——音允。 获——音或。 ②诎——音区。 ③愚——音混，去声。 ④闵——音敏。 ⑤诟——音购。

【译解】

儒者不因贫贱而困窘失志，不因富贵而骄奢失节，不因君王的困辱，不因长官的恐吓，不因官吏的刁难而违道失常，所以叫做儒。现在人们对儒字命名的理解是虚妄不实的，故尔常常用儒者相互辱骂。

3·20 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

【译解】

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归至其家，鲁哀公用公馆招待他住，听到孔子这番言论后，自己说话更加讲信用，行为更加符合道义，他说“终我一生，再不敢拿儒者开玩笑了”。

礼运篇第四

共二十一章

4·1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①，事毕，出游于观之上^②，喟然而叹^③。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④，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⑤，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⑥，男有分^⑦，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⑧，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⑨，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⑩，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注释】

- ①与——音玉。 蜡——音乍。 ②观——音罐。 ③喟——音愧。
④偃——音演。 ⑤长——音掌。 ⑥矜——音官，通嫠。 ⑦分——
音奋。 ⑧恶——音务。下同。 ⑨知——同智。 ⑩执——通势。

【译解】

从前仲尼（孔子）以贵宾的身份参加了鲁国的年终聚合百神的蜡祭。祭毕，他出来在鲁宫的大门楼上游览，长声叹了口气。仲尼叹气，大概

是慨叹鲁国的祭礼不完备。言偃（子游）跟随在孔子身侧，问道：“请问老师为什么叹气？”孔子说：“大道通行的时代与夏、商、周三代精英当政的时期，我都没有赶上，而有些文字记载可以看到。大道通行的时代，天下为全体人民所公有。选举有贤德与有才能的人来管事，讲求诚信，致力友爱，所以人们不只是敬爱自己的双亲，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更能博爱世人，使老人们都能安度终生，壮年们都能发挥自己的才用，儿童们都能健康成长，鳏寡孤独残废病人都能得到赡养。男人都有自己的职务，女人都有自己的归宿。物质资料，就担心它丢弃在地上得不到合理利用，倒不一定收藏到自己家里；智力体力，担心它不能从自身上发挥出来，倒不一定为了个人利益。珍惜物资，热爱劳动，都出自公心，因此为非做歹的念头都自然闭塞而不能兴起，盗窃掠夺的活动都自然不会发生，所以关上外门只是为了挡风寒，无须上栓紧闭。这就叫做大同世界。如今，大道既已消失，天下为一个家族所私有，人们各自敬爱自己的双亲，各自疼爱自己的子女，对待物质财富，对待劳动，都从个人利益出发。领袖们将财富和权力视为私物，世代相传，并认定这样做合乎礼法。为了维护个人的财富、权力，以城池为坚固保障，以礼义为纪律纲常。用礼来使君臣名分端正，父子关系笃厚，兄弟情谊和睦，夫妻感情和谐，用礼来设置制度，建立田里，尊重勇士智士，一切事功都是为了个人，所以机谋由此而发生，战事由此而兴起。大禹、成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这样的时代里产生的杰出人物。这六位杰出人物，没有一位不是谨慎地据礼行事的。他们当政时期，用礼来表明道义，考查诚信，辨明过错，效法仁爱，讲求谦让，向民众显示做人行事的常规。如果有不遵守这种礼法常规的人，即使有权有势的，也要撤职去位，

民众视之为祸害。这就叫做小康世界。”

4·2 言偃复问曰：“如此乎礼之急也？”孔子曰：“夫礼^①，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②。’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③，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④。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注释】

①夫——音扶。 ②遄——音船。 ③殽——音笑，通效。 ④冠——音贯。 昏——婚的本字。

【译解】

言偃又问：“礼是这样的急切吗？”孔子说：“礼，是先代圣王用以顺承自然之道来治理人情的。所以丧失了礼就要死亡，得到了礼就能生存。《诗经·相鼠》有这样的诗句：‘老鼠还有身体，人类怎能无礼？做人如果无礼，何不赶快死去。’所以说，礼一定要根据天，效法地，与鬼神并列，而贯彻在丧、祭、射、御、冠、婚、朝、聘各种活动之中。圣人把礼明示给人民，天下国家才能够得到正确的治理。”

4·3 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①？”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②，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③。《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注释】

①与——音鱼。 ②杞——音起。 ③乾——音前。

【译解】

言偃又问道：“老师您那么强调礼的重要，能不能讲详细些让我听听呢？”孔子说：“我打算考察夏代的礼制，所以到夏代的后裔杞国去了，杞国文献不足，难以考证，我只得到一册历书名叫《夏时》。我打算考察殷代的礼制，所以到殷代的后裔宋国去了，宋国也文献不足，难以考证，我只得到一册讲阴阳变化的书，名叫《坤乾》。我就根据《坤乾》的内容，《夏时》的节次，来进行考察。

4·4 “夫礼之初^①，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②，汙尊而抔饮^③，蕢桴而土鼓^④，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号^⑤，告曰：‘皋^⑥！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⑦，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⑧，故死者北首，生者南乡^⑨，皆从其初。

【注释】

①夫——音扶。 ②燔——音凡。 捭——音簸。 豚——音屯。

③汙——音蛙，同洼。 抔——剖的阳平声。 ④蕢——音快。 桴——音浮，通枹。 ⑤号——音毫。 ⑥皋——音高。 ⑦饭——动词，音反。 苴——音居。 孰——熟的本字。 ⑧知——同智。 ⑨乡——通向。

【译解】

“礼的最初，开始于饮食活动。原始时代，人们把黍米放在石板上

用火烘熟，把小猪放在火上烧烤，地上挖个小坑盛水当作酒罇，用两手捧着饮用，抔泥烧制鼓槌，瓦框蒙皮做鼓，就这样简陋，还可以向鬼神致敬呢。及至人死的时候，亲人就登上屋顶望着天空呼喊，呼告说：‘啊！某某，你回来吧！’招魂无效，然后人们就用生米填满死者口中，下葬时又用草包包裹些熟肉送给死者。就这样望天招魂，入地埋藏，因为人死了形体降入地里，灵魂升往上空。死者都头朝北，由于北方属阴；活人都朝南居住，由于南方属阳。现在人们也是如此，这都是依从最初的习俗。

4·5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①，夏则居橧巢^②。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③。未有麻丝^④，衣其羽皮^⑤。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⑥，以炮以燔^⑦，以亨以炙^⑧，以为醴酪^⑨；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⑩。

【注释】

- ①窟——音枯。 ②橧——音增。 ③茹——音如。 ④麻丝——刘台拱云：“当作丝麻。”朱彬云：“《家语·问礼篇》正作丝麻。”下同。
⑤衣——动词，音益。 ⑥牖——音有。 ⑦炮——音袍。俗音包。
⑧亨——音抨，通烹。 炙——音至。 ⑨酪——音涝。 ⑩朔——音槩。

【译解】

“从前上古先王时代，没有宫室，冬天就住在挖掘的土穴里，夏天

就住在薪木架上的柴屋。那时还没有发明火，就生吃草木的果实，鸟兽的肉，喝禽兽的血，连毛也咽下。那时还不知道利用苧麻、蚕丝，就披穿鸟羽兽皮。后来圣人出世，研究应用火的热能，镕化金属，注入模型，铸造器皿，合土做坯，烧制砖瓦，用来创建台榭、官室、窗户，又用火来炮、烤、煮、炙各种肉类，酿制醴酒、奶酪，加工麻的纤维来织布，缫治蚕丝来织绸，人们用种种新的物质生活资料来养生送死，来事奉鬼神上帝。现在人们也是如此，这都是依从圣人最初的创造。

4·6 “故玄酒在室，醴醎在户^①，粢醑在堂^②，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③，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④。

【注释】

①醎——音斩。 ②粢——音剂。 醑——音体。 ③嘏——音古。

④祜——音护。

【译解】

“后世依照圣人的创造，祭祀更为规范。为了表示不忘古昔，特设清水一罇，名为玄酒，放在室内北墙下；盛着稠少米多的甜醴酒的酒罇，和盛着白色糟滓很多的醎酒的酒罇放在室内靠近室户的地方；盛着红色的糟滓很多的醑酒的酒罇放在堂上接近室户的地方；盛着糟滓下沉、酒色稍清的澄酒的酒罇，放在堂下。酒味越薄，其发明时代越古；为了尊古，味越薄的，陈列的位置越尊。同时陈列祭祀的牺牲，备办盛放煮熟牲体的铜鼎和肉几，分列琴、瑟、管、磬、钟、鼓各种乐器，修定主人

祭告神灵的文辞和神灵向主人致福的文辞，用来迎接上神和先祖的降临。通过庄严肃穆的祭礼，可以端正君臣的身份，增厚父子的恩情，和睦兄弟的情谊，整齐上下的心志，夫妇各得其所。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就可以称作承受了上天的赐福。

4·7 “作其祝号，玄酒以祭，荐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①，与其越席^②，疏布以冪^③，衣其漚帛^④，醴醢以献，荐其燔炙，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是谓合莫。然后退而合享^⑤，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笾豆铏羹^⑥，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谓大祥。此礼之大成也。”

【注释】

- ①孰——熟的本字。 殽——音淆，同肴。 ②越——音活。 ③冪——音密。 ④衣——音益。 漚——音缓。 ⑤享——音抨，通烹。 ⑥簠——音府。 簋——音鬼。 铏——音刑。

【译解】

“将鬼神以及牲玉祭品分别拟定美称。行祭时，神职人员——祝向神致祭辞中使用这些美称，告神来受飧。用玄酒来祭，祝将刚宰杀牺牲的血和毛荐告于室内，又将盛着整段带骨鲜肉的几案，和盛着小段稍煮过的骨肉的几案，先后进荐尸前。地上铺上蒲席，酒罇口掩上粗麻盖布。主人、主妇穿上新染的绸制祭服，向尸献上醴酒，荐上烤肉，献上醢酒，荐上烤肝。主人与主妇虔敬地交错献酒，使得祖先的神灵愉悦，这就叫做‘合莫’，即子孙和父祖神灵互相感通，合而为一。然后将堂上肉俎撤下及未进荐牲体合起煮熟。将煮熟了的狗猪牛羊的牲体分别从关节处砍

成小段，按骨体贵贱分盛于肉俎。将盛米饭的簠和簋，盛干肉的笱，盛肉酱的豆，盛带菜肉汤的铜，都装上该装的食物，以供殓尸及招待本族兄弟和宾客。祝告辞中称孝告，致福辞中称慈告。用丰富的饮食通过尸来孝养父祖的神灵，父祖的神灵通过尸向子孙致福，这就叫做大吉祥。祭礼到此就圆满的完成了。”

4·8 孔子曰：於呼哀哉^①！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②！鲁之郊禘^③，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④。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

【注释】

①於——音污，同呜。 ②舍——通捨。 ③禘——音帝。 ④契——音谢。

【译解】

孔子说：唉！可悲呀！我考察周代的制度，已经遭受了周幽王、周厉王的破坏，现在除了周公后裔的鲁国，我还能去哪里观察到周代的礼制呢？不过，作为诸侯的鲁国，竟然僭行天子之礼，即在南郊祭天，在太庙追祭始祖，这是极为失礼的，看来周公的制度也衰微啦！杞国郊天禘禹，宋国郊天禘契，也是错误的，因为郊禘是天子的职守。天子统治天下才能祭天祭地，诸侯统治一个地区，只能祭祀当地的土神和谷神。

4·9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谓大假。祝嘏辞说，藏于宗祝巫史，非礼也，是谓幽国。酖鬯及尸君^①，非礼也，

是谓僭君^②。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礼也，是谓胁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声乐皆具，非礼也，是谓乱国。故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三年之丧与新有昏者，期不使^③。以衰裳入朝^④，与家仆杂居齐齿，非礼也，是谓君与臣同国。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⑤，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⑥，是谓制度。故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而不以礼籍入，是谓天子坏法乱纪。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⑦。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俟鬼神^⑧，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⑨，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⑩。

【注释】

①罍——音甲。 ②僭——音建。 ③期——音基，同朞。 ④衰——音崔。 裳——音常。 ⑤处——音杵。下同。 ⑥采——音蔡，通埰。阮元《校勘记》云：“《七经孟子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采’下有‘地’字。” ⑦谑——音血。 ⑧俟——音彬。 ⑨倍——通背。⑩疵——磁的阴平声。

【译解】

祝辞、嘏辞都有定式，不敢改变其常规古法，这称作大假——大善事。祝辞、嘏辞藏在掌管祭事或卜筮人员——宗祝巫史私人手里，是失礼的，这叫做昏暗之国。醢和罍是先王贵重的酒杯，诸侯在祭祀中用这种杯酌酒献尸，是非礼的，这叫做僭拟天子。冕服、弁服、兵器、甲冑，藏在

大夫家里，是非礼的，这叫做威胁国君。没有土地的大夫，而官员具备，祭器自备，声乐齐备，是非礼的，这叫做乱国。事奉国君的叫臣，事奉大夫的叫仆。遭遇父母丧事和新结婚的，周年之内不差派公务。在此期间，大臣如果身穿丧服进入朝庭，或者跟自己家仆杂居共处，不顾尊卑，没上没下，是非礼的，这叫做君臣共国。所以，天子有田来安置自己的子孙，诸侯有国来安置自己的子孙，大夫有采地来安置自己的子孙，这叫做制度。天子到了诸侯的国里，一定要住在诸侯的祖庙，然而不根据礼籍的规定而进住，那就叫做天子坏法乱纪了。诸侯不是为了问病、吊丧而到诸臣家去串门，这叫做君臣戏弄。所以说，礼是国君手里的一个大的权柄。用它来区别嫌疑，辨明微隐，敬事鬼神，建立制度，分别仁义，总之，礼是用来治理国政、保安君位的。所以国政不正则君位不稳，君位不稳则大臣背叛，小臣盗窃。严刑峻法而风气败坏，法令就要变更无常。法令变更无常从而礼规更加紊乱，礼规紊乱，士人们就无所事事了。刑罚严厉而风气凋敝，那么必然导致民心不归向。这样的国家叫做病国。

4·10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①，
殷以降命^②。命降于社之谓殷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
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处其所存，礼之序也；
玩其所乐，民之治也。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
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

【注释】

①夫——音扶。 ②殷——音笑，通效。

【译解】

政治是国君用来托身的。所以施政一定要根据天地阴阳变化的法则，效法天理来颁布政令。政令颁布到神社，叫做效法大地。为什么叫效法大地呢？大地有各种土壤，生物不同，政令因地制宜的颁布于具体地区的神社，自然也是对大地某种功能的顺应、仿效。政令颁布于祖庙，叫做仁义。宗庙怎么有仁有义呢？历代先人，从恩情上讲，祖亲于曾祖，父亲于祖，越近越亲；从道义上讲，祖尊于父，曾祖尊于祖，越远越尊，而尊祖爱亲是政教的核心。政令颁布于山川，叫做兴作。为什么叫兴作呢？山川有各种物资，可以制作各种器物。政令颁布于五祀，叫做制度。为什么叫制度呢？因为门、户、中霤、灶、行五物，大小形制，各有法度。政令颁布得如此细密妥善，这就是圣人托身稳固的原因。所以，圣人是参照、效法天地之理，比并依从鬼神之灵，来修治政教的。处置所考察到的事理，就能得到礼节的秩序；深切体验到人们的愿望，就能实现人民的治理。天能产生四时，地能产生资财，人是父母所生，而由老师教育。国君能够顺天时，因地利，笃人伦，施教化，把四者加以正确利用。英明的国君能站在没有过错的地位，就在于此。

4·11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养也，非养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则有过，养人则不足，事人则失位。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①，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故礼达而分定^②，故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③，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故国有患，君死社稷谓之义，大夫死宗庙

谓之变^④。

【注释】

①则——郑玄云：“则当作明。” ②分——音奋。 ③知——同智。

④变——郑玄云：“变当为辩，声之误也。”

【译解】

国君是国民所尊崇仿效的，而不是尊崇仿效国民的；国君是国民所供养的，而不是供养国民的；国君是国民所事奉的，而不是事奉国民的。国君仿效国民，就不免发生偏差；国君供养国民，自然财力不足；国君事奉国民，就失掉了君位。老百姓效法国君，借以修养自己的品行；供养国君，借以安定自己的生活；事奉国君，借以显示自己的职分。以尊卑等级为核心的礼制得到贯彻，上下的名分也就从而确定。上下名分确定了，即使遇到特殊情况，只要合礼应分，就甘心赴死，而违礼非分，则厌恨偷生。国君奖用臣民的智慧，而帮助他们去掉虚伪不实的毛病；奖用臣民的勇敢，而帮助他们去掉暴躁发火的毛病；奖用臣民的仁爱，而帮助他们去掉贪图便宜的毛病。国家有外敌入侵，国君为国家领土、主权而死，是正义的；大夫为保卫君主的宗庙而死，是正当的。

4·12 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①，以中国为一^②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③，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④，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⑤，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

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⑥。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⑦。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注释】

- ①耐——古能字。 ②辟——音必。 ③恶——音务。下同。
④弟弟——下“弟”音替，通悌。 长——音掌。 ⑤舍——通捨。下同。 ⑥度——音夺。 ⑦见——音线，现的本字。

【译解】

圣人能够把天下当作一个家庭，把整个中国团结成一个人一样，这并不是主观臆想，一定是由于圣人了解人情，通晓人义，明白人利，懂得人患，然后才能做到的。什么叫人情呢？就是欢喜、恼怒、悲哀、恐惧、爱慕、憎恶、欲望这七种心情，这是不用学习就有的本能。什么叫人义呢？做父亲的要慈爱，做儿子的要孝顺，做哥哥的要和悦，做弟弟的要敬爱，做丈夫的要有情义，做妻子的要听从，做长辈的要宽厚，做晚辈的要恭顺，做君主的爱仁爱，做臣子的要忠诚，这十种伦理道德就叫做人义。讲求诚信相待，搞好和睦关系，这就叫做人利。争夺相杀，就叫做人患。圣人用以治理七情，倡导十义，讲求诚信，促进和睦，崇尚谦让，清除争夺，离开了礼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饮食、男女是人们心中最大的欲望，死亡、贫苦是人们心中最大的憎恶。所以说，欲望和憎恶是人们心中的两股特大的头绪。人们把自己的欲望和憎恶要是藏在心底，别人是无法揣度的。人们好的坏的念头都藏在内心而不表现在脸色上，要打算彻底弄清人们心里的念头，离开了礼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4·13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①。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②。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③，还相为质也^④。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⑤。

【注释】

①阙——同缺。 ②还——音悬，同旋。 ③和——音贺。

④还相为质——戴震云：“《五经算术》作‘还相为滑’。此所引在唐以前，应是古本。王引之云：“今作质者，因与下文相涉而误。” ⑤被——音劈，通披。

【译解】

人是天地基本品质的体现，阴阳交感的结晶，鬼神精灵的荟萃，五大元素的英华。天秉阳性，悬垂日星，照临大地。地秉阴性，山谷河床呈现着许多洼地和洞穴。天阳地阴配合，播散五行金木水火土于春夏秋冬四季。五行四时调和匀适，而后月亮依时出现，这样月亮才能够前十五天趋向圆满，后十五天逐渐残阙消失。五行运转，轮流兴旺衰竭，如冬为水，春为木，木旺则水竭，夏为火，火旺则木竭，秋为金，金旺则火竭。五行四时十二月周转不停，轮流作主。五声即宫、商、角、徵、羽，六律即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十二律即六律加六吕即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轮流做主调。五味、六种调料应用在四时十二月当中，也轮流作为主味。青、赤、黄、白、黑五色，

五色加上玄色而分组绘成的六种章采，制成的四时十二月的衣服，也轮流作为季节的主要色调。所以说，人是天地之心，五行之首，人是能够调和并品尝各种滋味、创造并辨别各种声调、制作并披服各色衣服而生活在世的万物之灵。

4·14 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①。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也。以日星为纪，故事可列也。月以为量，故功有艺也。鬼神以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

【注释】

①畜——音处。

【译解】

所以圣人制定法令，必定以天地为根本，以阴阳为大端，以四时为把柄，以日星为纲纪，月份以为限量，鬼神以为徒类，五行以为材质，礼义以为器具，人情以为田地，四灵以为家畜。以天地为根本，所以万物可以兴举；以阴阳为大端，所以正反两方面的情况都可以看清；以四时为把柄，所以工作才可以奋勉；以日星为纲纪，所以做事可以排列有序；月份以为限量，所以事功就有了程限；鬼神以为徒类，所以国家众事就各有职守；五行以为材质，所以国事可以周而复始不断进行；礼义以为

器具，所以国事能够实行而有成就；人情以为田地，所以人就成为重要的对象了。四灵以为家畜，所以饮食就有了来源。

4·15 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浚^①；凤以为畜，故鸟不獮^②；麟以为畜，故兽不狘^③；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蓍龟^④，列祭祀，瘞缙^⑤，宣祝嘏辞说，设制度，故国有礼，官有御，事有职，礼有序。

【注释】

①鲔——音伟。 浚——音审。 ②獮——音旭。钱大昕云：“《释文》本作‘獮’，《周礼·大司乐》注引亦作‘獮’。俗从犬，误。” ③狘——音越。 ④蓍——音师。 ⑤瘞——音益。 缙——音增。

【译解】

什么叫做四灵？麟、凤、龟、龙四种动物叫做四灵。兽类以麟为长，鸟类以凤为长，介类以龟为长，鳞类以龙为长。以龙为家畜，大鱼小鱼就不惊骇乱窜；以凤为家畜，众鸟就不惊骇乱飞；以麟为家畜，野兽就不惊骇逃避；以龟为家畜，就可以预知人情，没有爽失。所以先王秉持着卜筮用的蓍茎和龟甲，安排祭祀，瘞埋币帛，宣读祝告辞、致福辞，设立各种制度，从而国有礼制，官有统管，事有专职，礼有秩序。

4·16 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俟鬼神也^①；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庙，

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②。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故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

【注释】

①侑——音彬。 ②筮——音士。 侑——音右，通宥。

【译解】

先王忧虑礼的精神不能下达到基层，所以祭上帝于南郊，是用来确定天的至尊地位；祭土神于国内，是用来显示大地的物产之利；祭祀祖庙，是用来探本性地表达人伦的爱心；祭祀山川，用以敬待鬼神；祭祀官中门、户、中霤、灶、行五神，用来致敬于最初创造这种生活必需事物的先人。宗人和祝在宗庙辅导行礼，三公在朝庭坐而论道，三老在学堂讲说人伦义理，天子前面有男巫驱邪，后面有史官记言记事，决疑的卜筮官员、掌乐官员以及主管规谏官员都在左右，天子居中，清心静虑来保持至纯至正的心态。所以，礼举行在南郊，天上群神都随同上帝享祭而各受其职，礼举行在神社，而大地的各种物资物产都得以极尽其用，礼举行在祖庙，而子孝父慈的教化得以施行，礼举行于官中五祀，从而整饬了生活的规则。所以，从郊天、祀社、祭祖到山川、五祀的一系列祭祀，可以说，都是修治了义的同时而礼也蕴藏其中了。

4·17 是故夫礼^①，必本于大一^②，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

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①。

【注释】

①夫——音扶。下同。 ②大——通太。 ③冠——音贯。 昏——婚的本字。

【译解】

从礼的总体上说，礼必定本于太一，即天地未分、至大无际的混沌体。这太一，在形体上分化则成为天地，而天地从性质上又转化成为阴阳。阴阳进一步变化，就成为四时，即阳变而为春夏，阴变而为秋冬。四时更迭运转，在天地间布列了主管生成万物的种种鬼神。圣人效法天地、阴阳、四时、鬼神而颁下的法令，叫做命，这种命是效法天理、派生于天理的。所以，圣人制礼必须是本自天理，动用于大地，分列于各种人事之中，变化依从四时，协合于一定的分限。礼处在个人身上是种修养，而礼的实行则表现在财货、劳动、辞让、饮食、加冠、结婚、丧事、祭祀、习射、驾驶、朝见、聘问各个方面。

4·18 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①；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蘖也^②；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注释】

①骸——音孩。 ②藁——音聂。

【译解】

所以，礼义是做人的重大事项，是用来讲求诚信、搞好和睦而牢固地规范制约人的行为举止的，是用来奉养生者、葬送死者、敬事鬼神的大事项，是用来贯彻天理、顺应人情的巨大渠道。所以，唯有圣人知道礼是不可以废止的。凡导致坏国、败家、毁人的大祸，必定是由于人们首先抛弃了礼。所以礼对于人来说，就像酿酒要有曲一样。曲厚工细，酒味就醇；偷工减料，酒就味薄。君子诚挚，则礼意深厚；小人浅劣，则礼意虚薄。

4·19 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①，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②；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

【注释】

①耨——音 nòu。 ②耜——音似。

【译解】

所以圣王研究义理的根本、礼仪的次序，来治理人情。因此可以说，人情像是圣王亲自管理的田地，圣王修治礼仪来耕它，陈说义理来种它，讲学探讨来锄它，本着爱心来收敛它，播放音乐来使它安适习惯。所以说，礼是义结出的果实。只要将礼仪比照义理而能协合，那么，这种礼仪即使古代先王所未曾有，也是可以根据义理来创制的。义，是对事理进行分辨、对爱心进行制约的原则。能够用义来协合事理、用义来明辨仁爱的人，便是为人们畏服的强者。仁是义的根本，顺的主体，能够做到仁的人，便是被人们敬仰的尊者。所以说，治理国家而不用礼，就好比没有耒耜而要耕田。制礼而不以义为根本，就好比耕了田地而没有播种。制礼能以义为本而不深入讲学明辨是非，就好比播了种而不进行锄草培苗。进行讲学探讨，而未能用仁爱合聚众心，就好比锄草培苗而没有收获。能用仁爱合聚众心而未能通过音乐陶冶使人心安神适，就好比收获了粮食而没有吃用。做到了愉悦心安而未能达到习惯顺应，就好比吃了粮食而未能肌肉丰满。

4·20 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①，并行而不缪^②，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③，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

之至也。故明于顺，然后能守危也。

【注释】

①苑——音允。 ②缪——通谬。 ③间——音建。

【译解】

四肢正常，肌肤丰满，这是个人的健康正常。父子亲厚，兄弟和睦，夫妻互爱，这是家庭的健康正常。大臣守法，小臣清廉，官职上下有序，君臣互相匡正，这是国家的健康正常。天子以道德为车，以和乐为御手，诸侯彼此以礼相交，大夫以法相互井然有序地工作，士人以信相成，百姓以和睦相守，这是天下的健康正常。这种境界叫做大顺。大顺的社会是人们养生送死、奉事鬼神的正常社会。因此，虽然国事大量聚集在前而能 not 积压滞留，各项事情同时实行而能不纠缠乖缪，细微小事也能施行而不遗失，事虽深奥而能通达，事虽茂密而有间距，事和事相连而能不相混杂，几件事同时在做而能不相妨害，这就是顺的极致了。所以，明了顺的真谛，然后才能安守高位。

4·21 故礼之不同也，不丰也，不杀也^①，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圣王所以顺，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②，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用民必顺^③，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④。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藪^⑤，龟、龙在宫沼^⑥，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闾也^⑦。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

此顺之实也。

【注释】

①杀——音晒。 ②渚——音煮。 ③当——音荡。 ④孽——音聂。 ⑤楸——音叟，通藪。 ⑥沼——音找。 ⑦闾——音盍，同窥。

【译解】

礼制因贵贱等级的差异而有种种不同的规定，该用礼制的某种规格，就用某种规格，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这种严格的礼规，是用以维持人情而消除危乱的。圣人为了顺应天理人情，所以不使居住山区的人们去河川地带居住，也不使居住洲渚地区的人们去平原地带居住，从而都不至于疲敝劳困。圣王教导人民使用水、火、金、木、饮食必须要顺乎天时。圣王合和男女必使年龄相当，颁爵任官必使与德行相称，圣王役使人民更必须顺乎民心。这样做了，大地就不会发生水旱昆虫的灾害，人民就不会闹饥荒，得怪病。这样，天不隐藏其天理，地不隐藏其宝物，人也不隐藏自己的真情了。于是，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里出现宝器宝车，黄河里涌出龙马驮着的宝图，凤凰和麒麟都来到了郊外的草泽，龟和龙都来到宫中的池沼。其他鸟卵兽胎，随处都可以任人俯身观看。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什么别的原因，就是由于先王能够外修礼仪以表达天理、内体诚信以顺应人情的缘故。这种种祥瑞的出现，就是达乎天理、顺乎人情的结果。

大传篇第五

共十七章

5·1 礼，不王不禘^①。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②。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③干祫及其高祖^④。

【注释】

①禘——音帝。 ②大——通太。 ③省——音醒。 ④祫——音洽。

【译解】

礼制规定，不是天子就不得举行祭天的禘祭。帝王祭祀诞育他始祖的天神，用始祖的神主来配享。诸侯祭祀祖先，能够推及最初建国的那位太祖。大夫三庙，士两庙。大夫和士如有大事大功，为国君省察知晓，就可请求合祭，可以祭到高祖。

5·2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笋，逡奔走^①，追王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②，不以卑临尊也。

【注释】

①逡——音郡。 ②追王——王音旺。 大——通太。 亶——音胆。父——音府。

【译解】

在牧野打败殷朝纣王，是周武王的重大事功。战事结束后，武王就退而焚柴祀告上帝，祈告地神，在牧野之室设放食品祭告先祖神主。当时，武王就率领天下各路诸侯手持盛着各色食品的笋豆，往来奔走供奉。封先曾祖古公亶父为太王，先祖季历为王，先父姬昌为文王，这样，行

祭时才不会以为王之后辈祭拜没有王位的先祖、先父。

5·3 上治祖祢^①，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②，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

【注释】

①祢——音你。 ②穆——音木，通穆。

【译解】

往上端正先祖先父的名分地位，这是尊崇正统至尊，往下确定子孙的继承关系，这是亲爱骨肉至亲，从旁理顺兄弟的手足情谊，用聚食制度来联合全族的感情，用左昭右穆的族规排列辈分，用礼仪来区别亲疏长幼，人道伦常就都体现无遗了。

5·4 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与焉^①：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五者一得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赡者。五者一物纣缪^②，民莫得其死。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注释】

①与——音玉。 ②纣——音批。 缪——通谬。

【译解】

圣人面南背北的治理天下，所必须首先注意的有五项事，而有关民众的事务还不在于内。第一是治理好本族的亲属，第二是酬报有功的官员，第三是选拔贤良之士，第四是任用有才干的能人，第五是省察自己所宠信的臣佐。这五项事在全国范围内都能做好，那么民众就没有不满足的，

就没有不富足的。这五项如果有一项出现乖谬偏差，那么民众就将横受其害不得好死了。圣人面南背北的治理天下，一定要从人道伦常开始。

5·5 立权度量^①，考文章，改正朔^②，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③。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注释】

①量——音亮。 ②正——音征。 朔——音硕。 ③与——音雨。

【译解】

制定度量衡，考订礼乐法度，改革历法，变更所推崇的颜色，采用不同于前代的徽章旗号，改良器具军械，使之异于往昔，区别各阶级各等级的衣服，这些都是能够与民众一起加以变革的。另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够变革的，比如热爱自己的近亲，崇敬地位尊贵的人，尊重长辈，严格男女关系的界限，这些是不能够与民众一起来加以变革的。

5·6 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

【译解】

同姓的人都随从宗子，合成一个族属。其他姓氏的女子们先后嫁到这宗族来，就以称谓为主，这便于摆正宗族内各种交际聚会中的彼此关系。

称谓明确了，从而男女之间就有了名分上的区别了。妻子的辈分视丈夫的辈分而定。丈夫属于父辈的，其妻子就算是母辈的；丈夫属于儿子辈的，其妻子就算是媳妇辈的了。有人称呼弟弟的妻子为媳妇，那么嫂子也能可以称呼母亲吗？岂不乱套了吗！所以说，称谓是人伦间的大事，能不慎重么？

5·7 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祖免^①，杀同姓也^②。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③，昏姻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注释】

①免——音问。 ②杀——音晒。 ③单——音丹，通殫。

【译解】

高祖以下从曾祖、祖父、父亲到己身为四世。就己身而言，为父亲服斩衰三年，为亲兄弟服齐衰周年，为同祖兄弟服大功九月，为同曾祖族人服小功五月，为同高祖族人服缌麻三月。为同高祖的族亲服缌麻三月，就是五服的终限了。到五世，就不是同高祖的族亲了，已经出了五服，遇到这种族人之丧，去参加入殓、出殡等礼时，才左袒、著免来表示哀意，这反映族属关系的减轻、削弱。到了六世，那亲属关系就没有了。这同姓各支从上开始分别，而休戚相关的亲情就递减以至竭尽于后代，关系既然疏远，彼此之间可以互通婚姻吗？同用一个姓来维系且形诸族谱而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又有定期宗族会餐制度的联系而不断绝，那么，即使传到了一百世，也不能互通婚姻，周朝确定的原则就是如此。

5·8 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

【译解】

服丧的对象很多，就其性质而言，大致可分为六类。第一类是依据亲亲原则对有血统关系的亲属制定的，例如为父母、丈夫、妻子、子女、兄弟、伯父、叔父等家族成员服丧。第二类是依据尊尊原则对君长制定的，例如诸侯及其卿、大夫为天子服丧，卿、大夫、士以及百姓为国君服丧。第三类是据名义角度制定的，例如为伯母、叔母服丧。伯母叔母虽然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由于她们也是母辈，也有母的名义，所以也为之服丧。第四类是根据家族成员的出入情况而相应制定的不同服制。例如姑、姊、妹，未嫁而死，我为之服齐衰周年；已嫁而死，我就为之降服大功九月了。第五类是根据长幼即成人未成人的原则制定不同的服制。例如叔父成人而死，我为之服齐衰周年；长殇、中殇就为之服大功九月，下殇就为之服小功五月了。第六类统称为从服，死者与我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我随从亲属或尊者为之服丧，例如妻子随从丈夫为丈夫的亲属服丧，丈夫随从妻子为妻子的父母服丧。

5·9 从服有六：有属从，有徒从，有从有服而无服，有从无服而有服，有从重而轻，有从轻而重。

【译解】

从服当中又有六种情况。一，属从，即死者与我有间接的亲属关系，我随从与我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亲属为死者服丧。例如儿子随从母亲为外祖父母服丧。二，徒从，即死者与我并没有亲属关系，我随从尊者为之

服丧。例如，臣随从国君为国君的亲属服丧。三，有从有服而无服，即所随从者有服而随从者无服。例如，按常例说，丈夫随妻子为岳父母服丧，妻子为她的父母服齐衰一年，女婿为岳父母从服缌麻三月。然而公子即国君的庶子们却对其岳父母无服。因为国君的尊贵压制着、制约着公子的服丧范围，公子的妻子可以依常例为其父母服齐衰一年，而公子无服，公子不能依常例为岳父母从服缌麻三月。四，有从无服而有服，即所随从者无服而随从者反而有服。例如，按常例说，外祖父母死了，外孙子要为之服小功五月，外孙子媳妇从服缌麻三月。而公子出于上述原因对外祖父母无服，而公子的妻子作为从服者却仍然依照常例为之服缌麻三月。五，有从重而轻，即所随从者服制重，从服者服制甚轻。例如，丈夫随从妻子为岳父母服丧，妻子为她的父母服齐衰一年，丈夫从服降三等，只为岳父母服缌麻三月的轻服。六，有从轻而重，即所随从者的服制却轻而从服者的服制反重。例如，公子的母亲死了，他的母亲本是国君的妾，不仅国君对她无服，而且国君的尊贵还压制、制约着公子，使公子不能为生自己的母亲正式服丧，只允许他在葬前头戴白练冠，身穿镶浅红边的麻衣，而公子的妻子则须依常例为婆婆服齐衰一年的重服。

5·10 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名曰重。一轻一重，其义然也。

【译解】

由爱心出发遵奉父母，一级一级的上推到祖先，可以说越远亲情越轻；由道义出发遵奉祖先，顺序往下至于先父，可以说，越早地位越尊重。对于祖先，一方面是亲情转轻，一方面是地位尊重，这情理是自然而然的。

5·11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译解】

作为一国之君，自然有团结全族的道义，但是作为国君的族人却不得凭着血缘关系的亲情来对待国君，这是由国君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因为国君是全国全民之主，所以族人不得将他仅仅看成为自己的族亲。

5·12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

【译解】

庶子之所以不进行祭祀，是表明主持祭祀的嫡子为自己所宗，自己无权擅自行祭。庶子的长子死了，庶子只为他服齐衰周年，不得为他服斩衰三年，因为庶子本身就不是父亲的继承人，其长子自然也就不是祖父的继承人。

5·13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①，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

【注释】

①之所自出——朱熹疑此四字为衍文。

【译解】

别子指国王的庶子。别子不能继承王位，他的后代尊奉他为祖先，继承别子的嫡系子孙就成了大宗，继承别子之庶子的后辈就是小宗。有

百世也不迁动的宗，是为大宗；有到第五世就必须迁动的宗，是为小宗。百世不迁的大宗，是别子的正统后裔。为世代所有族人所宗的继承别子的嫡嫡相传的宗，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只为同高祖族人所宗的继承高祖的嫡嫡相传的宗，是到第五世就迁动的小宗。族人尊崇祖先，所以自然也就敬重作为祖祢正体的宗子。敬重宗子，其实就包含着尊崇先祖的意义。

5·14 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译解】

诸侯的儿子们中，除世子外，都是公子。这里的公子专指先君之子，现今国君的兄弟。诸侯嫡嫡相传，自成一正统，势须选立一公子为宗子，来统领群公子。这样就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有小宗而无大宗者：国君没有嫡兄弟，只得选一位庶兄弟为宗子统领群公子，礼如小宗，这样一来，群公子就只有小宗而没有大宗了。二，有大宗而无小宗者：国君有嫡兄弟，派他作宗子统领群公子，此外就不另立庶兄弟为宗子，这样一来，群公子就只有大宗而没有小宗了。三，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如果国君只有一个兄弟，这样一来，既没有另外公子可做他的宗子，同时也自然没有另外公子以他为宗了。

5·15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适者^①，公子之宗道也。

【注释】

①适——音笛，通嫡。

【译解】

公子有为宗之道。公子的国君让那些做士大夫的庶兄弟宗奉一位做士大夫的嫡兄弟，这就是公子的宗道。

5·16 绝族无移服，亲者属也^①。

【注释】

①属——音主。

【译解】

族属关系已经断绝，就没有旁及的丧服了，只有有亲属关系的，才属于服丧范围。如族兄弟（同高祖的兄弟）尚在五服之内，互相为对方服缌麻三月之丧。自此以外，族属关系已断，就没有旁及的丧服了。如族兄弟之子，已经出了五服，就不互相为对方之死服丧了。

5·17 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①，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②。《诗》云：“不显不承，无斁于人斯^③。”此之谓也。

【注释】

①中——音仲。 ②乐——音勒。 ③斁——音益。

【译解】

从爱心出发奉事双亲，爱心一级一级的上推到祖先；从道义出发敬

事祖先，顺序下推到先父。所以说，人们的本性是爱双亲的。因为爱双亲，亲情上推，也就尊崇祖先了。尊崇祖先，自然也就敬重作为祖先后裔的宗族了。敬重宗族，所以也就能团结聚拢族人了。能团结聚拢广大族人，那么奉事的宗庙也就格外尊严。宗庙尊严，自然国家社稷也就能够确保威重。为了确保国家社稷的威重，自然也就深知热爱百姓了。热爱百姓，自然就能够做到刑罚公正。做到刑罚公正，那么民众就能够安居乐业。民众能够安居乐业，自然就会财用充足。财用充足，那么各种愿望也就都能实现。愿望能够完满实现，从而良好的礼教风俗就能够形成。形成了良好的礼教风俗，然后人民就生活欢乐了。《诗经·清庙》中有这样的诗句：“不断地发扬光大，不断地启后承前，人民永远欢喜，从不感到厌烦。”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学记篇第六

共二十章

6·1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谏闻^①，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注释】

①谏——音小。 闻——音问。

【译解】

发动思虑，招求善良，这样做可以有小小的声誉，还不足以感动群众，亲近贤能，体恤疏远，这样做可以感动群众，还不足以化育人民。君子如果打算化育人民，形成美好的风俗，一定要由教学入手哇。

6·2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①：“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

【注释】

①兑——音月，通悦。下同。

【译解】

玉不雕琢，就不会成为器物；人不学习，就不会明白道理。所以古代君王建立国家，治理人民，总以教学为首务。《尚书·兑命》中说：“念头要始终经常地在学习上。”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6·3 虽有嘉肴^①，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②。

《兑命》曰“学学半”^③，其此之谓乎！

【注释】

①肴——音姚。 ②长——音掌。 ③学学半——上学音效。

【译解】

虽然有好菜，不吃就不知道它的美味；虽然有最善的道理，不学就不明白它的好处。所以经过学习然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通过教学然后才知道自己的贫乏。知道不足然后才能够自我反省，知道贫乏然后才能够奋发自强。所以说教与学是互相长进的。《尚书·兑命》中说：“教别人，自己也能收到一半成效。”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6·4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①，术有序^②，国有学。比年入学^③，中年考校^④。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⑤，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⑥，此大学之道也^⑦。《记》曰：“蛾子时术之^⑧。”其此之谓乎！

【注释】

①庠——音祥。 ②术——音碎，通遂。 ③比——音必。 ④中——音仲。 ⑤夫——音扶。下同。 ⑥说——音月，通悦。 ⑦大——通太。下同。 ⑧蛾——音以，同蚁。

【译解】

古时候的教学场所，家族中有塾，五百家为一党，党中有庠，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遂，遂中有序，国都中有学。每年都有学生入学，

隔一年就做一次考察。第一年考察学生点读经文的能力，辨别学生的志向，第三年考察学生是否重视学业，热爱集体，第五年考察学生是否学习广博，亲近老师，第七年考察学生讨论学术的水准高低，选取学友的良莠。达到目标了，叫做小成。第九年做到学识明达，触类旁通，坚强自立而不违反师教，叫做大成。教育成效如此，才可以化育人民，移风易俗，附近的人民都心悦诚服，远方的人民都怀德向往，这就是大学教育的途径、步骤。古籍上说，蚂蚁时时学习衔土，久而成垤。说的就是这种积微成著的道理吧！

6·5 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①，官其始也。入学鼓箠^②，孙其业也^③。夏楚二物^④，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视学^⑤，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⑥，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⑦。此七者，教之大伦也。《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谓乎！

【注释】

- ①宵——音晓，通小。 ②箠——音窃。 ③孙——通逊。下同。
④夏——音甲，通檠。 ⑤禘——音帝。 ⑥语——音玉。 ⑦躐——音列。

【译解】

大学开学时，天子诸侯派官员身着白色的皮弁礼服，用水芹水藻祭奠先圣先师，这是表示尊师重道。演习《小雅》中《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反映君臣宴乐相互劳问的乐章，这是从开始就勉励学生准备做官奉上。通过击鼓召集学生进入教室，打开书箱，这样做是让学生

恭顺地对待学业。用来鞭策违纪学生的两种体罚工具——桠木条、荆条，目的是要收到威严整肃的效果，防止怠惰。天子诸侯通过龟卜确定吉日举行宗庙夏祭之前，就不去学校视学考察，这样做是为了使学生得以优游心志，从容向学，而不致于迫蹙紧张。教师时常观察学生而不要动辄讲说，要让学生用心思考，主动钻研。至于年幼学生要让他们专心听讲，而不要脱离课程地乱问，因为学习要循序渐进，不能越等进行。这七项是教学的大道理。古籍上说：“凡学习，做官的先学办事，上学的先要立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6·6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①，不能安弦；不学博依^②，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兑命》曰：“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③。”其此之谓乎！

【注释】

①缦——音曼。 ②依——音以。 ③厥——音决。

【译解】

大学的教育，因时施教必有正式课程，下课休息必有复习作业。不学操理弹拨的基本技能，就不能妥善地弹琴。不学习广泛的比喻，就不能妥善地理解诗。不学习各种礼服、燕服的形制、用场及其穿着仪容，就不能妥善地行礼。不喜欢学习课程中各种技艺，就不能提起学习兴趣。所以君子对于学业知识，要积累，要练习，劳作休息时要体味，闲暇无

事时要涵泳。能够这样，所以才能安心学习而亲近师长，友爱学友而笃信正理。所以即使离开师长学友，也不会违反道义。《尚书·兑命》中说：“恭敬谦逊地致力于及时勤学，其进修成果才能到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6·7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①，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②，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③，其求之也佛^④。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注释】

①占——音揜，通覈。 ②数——音粟，通速。 ③悖——音背。

④佛——音浮。

【译解】

今天教学的人，只知诵读课本，多加晓告解说，汲汲于加速进度而不顾是否稳妥。对待学生不从诚心实意出发，教学生不能尽量针对学生的材质。措施反情悖理，要求乖戾失常。这样，所以学生痛恨学习而厌恶老师，苦恼于学习困难，而不知道学习有什么益处；即使勉强读完课业，那丢掉的也必快速。教育的不成功，就是这个原由吧！

6·8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译解】

大学的教育方法：邪恶的念头未发生之前，就通过教育加以禁止，

叫做预防；当学生可以接受教育的时期而加以教导，叫做时宜；不超越学生的学习阶段而讲授，叫做循序；组织学生互相观看学习方法、成绩，从而吸取别人优点，叫做观摩。这四项，就是促使教育兴盛的原由。

6·9 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①；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②。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注释】

①扞——音汗。 ②辟——音譬，通癖。

【译解】

罪过已经发生，然后加以禁止，那教育就格格不入，不能战胜邪恶；就学时期已过，然后才去学习，那么就相当劳苦而难有成就；杂乱施教而不遵循进度，那就破坏了知识的系统性而不可收拾；独自学习而没有学友一起切磋、交流，那势必造成孤陋寡闻；结交不正派的朋友，会违背老师的训诲，染上不良的癖好，会荒废自己的学业。这六项，是致使教育失败的原由。

6·10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①，强而弗抑^②，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注释】

①道——音倒，通导。 ②强——音抢。

【译解】

君子既知道教育因何而兴盛，又知道教育因何而荒废，然后才可以为人师表。所以君子的教学是晓喻别人，引导而不牵强，勉励而不压制，启发而不迳直表达。引导而不牵强，自然就态度温和；勉励而不压制，自然就作风平易；启发而不迳直表达，自然就引人思考。温和、平易而又引人思考，可以称得上是善于晓喻了。

6·11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译解】

学习的人可能有四种过失，教学的人必须知道。人们学习当中，有人的过失在于多，贪多嚼不烂；有人的过失在于少，学习面窄，不知开阔眼界；有人的过失在于易，轻易对待学业，不知深入研讨；有人的过失在于止，满足现状而不求上进。这四种人心理状态不相同。了解他们的心态，然后才能挽救他们的过失。所谓教育，就是助长学生的优点而匡救学生的过失。

6·12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①，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注释】

①臧——音脏。

【译解】

善于唱歌的，能使人乐于仿效，接续他的歌声；善于教学的，能使人乐于进修，继承他的志向。教师的语言，简约而通达，精微而完美，比喻虽少而意思明了，可以称得上能让人继承他的志向了。

6·13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此之谓也。

【译解】

君子知道进学的深浅难易，同时知道学生的资质优劣美恶，然后能针对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学生而进行广泛的晓喻。能够广泛的晓喻然后才能做老师，能够做老师然后才能做官长，能够做官长然后才能做君主。师德与君德是相通的。所以老师么，就是用以学做君主的，因此选择老师不可以不慎重。古籍上说：“夏、商、周三王上加虞朝为四代，全都是以老师为重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呀！

6·14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译解】

一般学习的规矩，最难做到的是崇敬老师。老师受到崇敬，然后知识、义理才受到尊重；知识、义理受到尊重，然后人民才知道严肃对待学习。所以君主不以对待臣子的态度来对待臣子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请臣子在祭祀中充当被祭神灵的时候，不把他当臣子对待；另一种是臣子做老师的时候，也不把他当臣子对待。大学之礼规定，天子前来视学，老师即使对天子讲授，也不面朝北的陈说。这项礼规就是用以尊重老师的。

6·15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①；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注释】

①相——音香。 说——音托，通脱。

【译解】

善于学习的人，老师安逸而功效加倍，学生又从而归功于老师；不善于学习的人，老师辛勤而功效只有一半，学生又从而埋怨老师。善于提问的人，如同砍伐坚硬的大树，先砍伐平易的地方，最后砍伐疙里疙瘩纹理不顺的地方，时间长了，根干自然脱离分解；不善于提问的人，其做法恰恰相反。善于答问的人，如同被撞的钟，用小力敲打，响声就小，用大力敲打，响声就大，敲打得从容不迫，然后钟才缓缓尽其余音；不善于回答问题的人，其做法与此恰恰相反。这都是增进学问的方式。

6·16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①；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

【注释】

①语——动词，音育。下同。

【译解】

自己没有心得见解，只靠预先记诵一些问题资料，到时为学生讲说，这种学问，当老师是不够格的。一定要讲的话，也要听到学生的提问再来讲说。学生面有疑色，又没有能力提问，然后可以直接讲说晓告。经过讲说告喻，学生仍然不理解，说明他们目前程度尚低，那么，即使将这问题姑且置而不论，也是可以的。

6·17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箠，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译解】

优秀铁匠的儿子，开始必先学习补缀兽皮以成裘衣。铁匠冶铁补冶破器，使之完好。其子弟通过缀皮成裘，先练习拼补手艺，再学补冶铁器就比较容易了。优秀弓匠的儿子，开始必先学习软化柳条编制箠箕。弓匠柔屈竹木做弓，其子弟通过软化柳条做箠箕，先练习矫揉手艺，再学做弓就比较容易了。刚学驾车的小马，先将它拴系在马车后，车在小马前，让小马随车而行，逐渐适应，日子长了，再让它驾车，就不会惊慌不安了。君子观察这三件事，领悟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道理，可以立志向学了。

6·18 古之学者，比物丑类。鼓无当于五声^①，五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

【注释】

①当——去声，音荡。下同。

【译解】

古代的学者，能够排比事物，为之分类，有了综合归纳，学习自然深入。鼓音不相当于宫商角徵羽五音的任何一音，然而五音演奏，如果没有鼓点调节就得不到和谐。水不相当于青黄赤白黑五色的任何一色，然而五色相配，如果没有水为之化解，色彩就得不到鲜明。学者不相当于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五官的任何一官，然而任何官长如果没有学识，公事就得不到良好的治理。老师不相当于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中的任何亲属，然而五服亲属如果没有老师的教导，也就得不到应有的亲情。

6·19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①。

【注释】

①学——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此字皆作“本”。

【译解】

君子说：大的才德不仅能专治一种官务，大的道理不仅能涵盖一种事物，大的信用不须体现在文约上，大的天时，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并不整齐一样。观察到这四种情况，就能从大处着眼以立志向学为本了。

6·20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

【译解】

夏、商、周三代君王祭祀河川时，都是先祭河而后祭海，一个是水流的源头，一个是水流汇聚的所在，先本后末，这就叫做“务本”。

乐记篇第七

共四十五章

7·1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①，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②，及干戚羽旄^③，谓之乐^④。

【注释】

①应——音硬。 ②比——音必。 ③旄——音毛。 ④乐——音岳。以下凡不标音之乐字，皆音岳。

【译解】

大凡音的兴起，是由人心发生的。人心的活动，又是外界事物使之如此的。人心有感于外界事物而活动，故尔表现于声。声互相应和，就产生了变化。变化形成一定的方式，就叫做“音”。排比音节而用乐器演奏，又用盾牌、斧钺、雉尾、旄牛尾进行舞蹈，就叫做“乐”。

7·2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①，其乐心感者^②，其声啍以缓^③；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④，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注释】

①噍——音焦。 杀——音晒。 ②乐——音勒。 ③啍——音产。 ④道——通导。

【译解】

乐是由声音所产生的，其根本在于人心之有感于外界事物。人们心中起了悲哀的感应的，发出的声音就显得焦急而衰微，心中起了快乐的感应的，发出的声音就显得宽绰而徐缓，心中起了喜悦的感应的，发出的声音就显得悠扬而舒畅，心中起了愤怒的感应的，发出的声音就显得粗猛而凌厉，心中起了恭敬的感应的，发出的声音就显得正直而清明，心中起了爱恋的感应的，发出的声音就显得平和而温柔。这六种心情并非天性自发的，而是有感于外界事物而后萌动的。因此，古代圣君贤王很重视引起人们感触的外界事物。所以就用礼来引导人们的心志，用乐来调和人们的歌声，用政治来统一人们的行动，用刑法来防止人们的奸邪。礼乐刑政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用以和同人心从而走向国家大治的正道。

7·3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①，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②，徵为事^③，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慝之音矣^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⑤，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⑥，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⑦。桑间、濮上之音^⑧，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注释】

①乐——音勒。 ②角——音决。 ③徵——音纸。 ④慝——

音沾。 慇——音至。 ⑤陂——音必。 ⑥迭——音蝶。

⑦比——音必。 ⑧濮——音葡。

【译解】

大凡音乐，都是产生于人心。情感活动于心中，就在声音上加以体现。声音形成文理，就叫做音乐。所以，治世的音乐安适而欢乐，反映政治祥和。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反映政治乖戾。亡国之音悲哀而忧虑，反映人民困苦。声音的道理是与政治相通的。宫商角徵羽五音分别象征君、臣、民、事、物。宫音为君，商音为臣，角音为民，徵音为事，羽音为物。五音协调不乱，就不会出现不和谐的声音了。宫音乱，整个音乐就显得荒散，反映国君骄纵。商音乱，整个音乐就显得颓废，反映官务败坏。角音乱，整个音乐就显得忧愁，反映人民怨恨。徵音乱，整个音乐就显得悲哀，反映国事劳苦。羽音乱，整个音乐就显得危急，反映物资匮乏。如果五音全部紊乱，相互侵陵，这就叫做慢音，慢音是极端放肆没有规矩的音乐。这样，国家就面临灭亡没有几天了。古代郑、卫两国的音乐，就是乱世的音乐，接近于慢音了。濮水之上有个地方叫桑间，那里的音乐是殷纣王的亡国靡靡之音，反映着国政荒散、人民流离、欺骗上司、各行私欲而不可禁止的时代。

7·4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①。礼乐皆得，谓之有

德。德者，得也。

【注释】

①几——音基。

【译解】

一般说来，音是产生于人心的，乐是通于人情事理的。所以，禽兽只懂得声，而不懂得有节奏文理的音；民众只懂得有节奏文理的音，而不懂得反映人情事理的乐；只有君子才能够懂得反映人情事理的乐。所以，审察一般声借以进而了解有节奏文理的音，审察有节奏文理的音借以进而了解反映人情事理的乐，审察反映人情事理的乐借以进而了解国政民风，从而也就具备了治理的途径。所以，不懂得声的就不可以与他研讨音，不懂得音的就不可以与他研讨乐。理解乐的功效，就接近于理解礼的真谛了。对于礼乐都深有所得，就可以称作有德。德的意义就是在精神、理智上的完美获得。

7·5 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飧之礼^①，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飧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②，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③。

【注释】

①食——音嗣。 ②大——通太。 和——音贺。 ③好——音浩。
恶——音物。 反——通返。

【译解】

所以隆重的音乐，并非极其动听的音乐。贵族们举行的食礼、飨礼，即隆重的宴会、酒会，也并非最精美的滋味。周代宗庙大祭，用以伴奏《清庙》乐歌的瑟，张上朱红丝弦而疏通瑟的底孔，一人领唱而三人应和，用乐十分质朴简单，自然有许多美调遗而不用了。宗庙合祭先王的大飨礼，玄酒即清水与醴酒并设，而玄酒设在上位，俎中置放未经烹煮的生鱼，铏中的肉汤不加盐、菜调和，这样安排，自然有许多美味遗而未用了。由此可见，古圣先王制礼作乐，目的不是极力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将用以教导人民摆正好恶之心从而返回做人的正道。

7·6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①，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②，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③，有淫佚作乱之事^④。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⑤，勇者苦怯^⑥，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注释】

①知知——上知同智。 ②夫——语助词，音扶。下同。 ③悖——音背。 ④佚——音益。 ⑤知——同智。 ⑥怯——音窃。

【译解】

人生来就心静，这是天生的本性。感受外界事物而心动，这是本性派生出的情欲。外界事物纷至沓来，心智加以感知，然后心中形成了爱

好和憎恶两种情欲。如果爱好和憎恶在心中没有适当的节制，而为人感知的外界事物又不断的诱惑，不能反躬自省，那么天生的理性就要灭绝了。外界事物无穷无尽地撼动人心，而人的好恶的情欲又不能加以节制，那么就等于外界事物的到来而竟人随物化了。所谓人随物化，就是灭绝天理而尽情人欲。这样一来，人们就要产生悖乱忤逆、欺诈虚伪的念头，就要发生纵情放荡、为非做歹的事情。因而强者胁迫弱者，多数欺侮少数。聪明的诈骗愚昧的，胆大的苦害胆小的，疾病的人得不到调养，老幼孤独得不到应有的照顾。这种灭绝天理、放纵人欲的做法，是导致社会大乱的歪道。

7·7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①，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②。昏姻冠笄^③，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飧^④，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注释】

①衰——音崔。 ②乐——音勒。 ③昏——婚的本字。 冠——音贯。 笄——音基。 ④食——音嗣。

【译解】

为了防止人欲横流而酿成大乱，所以古圣先王制礼作乐，人为的加以节制。丧服的等次，哭泣的礼数，是用以节度丧事的。设置钟鼓和作为舞具的盾牌、巨斧，是用以协调宴乐的。制定婚姻制度以及男子成人加冠、女子成人加笄的典礼，是用以章明男女各自的本分的。制定射礼、

乡饮酒礼、食礼、飨礼，是用以规范人们交际接触的。用礼来调节民心，用乐来协和民声，用政令来推行，用刑罚来防奸。礼乐刑政四事通行而不相悖，那么君王的治道就完备了。

7·8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译解】

乐是为了和同人们的情感，礼是为了区别等级的差异。情感 and 同就能互相亲近，等级差异就能互相尊敬。不过，乐过分了就会招致放荡，礼过分了就会产生隔阂。联合人们的情感，整饬人们的仪容，这都是礼乐方面的事宜。礼仪建立了，就显示了贵贱的等级，乐章相同，上下情感得到交流也就互相和睦了。好恶的标准昭明彰著了，那贤人与不肖之徒就有了显然的区别。用刑罚严禁凶暴，以官位拔举贤能，政治就均平公正了。凭着仁心来爱民，依据道义来匡正，仁义并施，这样，民众大治的局面就得以实现了。

7·9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

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译解】

乐从人的内心发出，礼在人的外表兴作。乐从内心发出，所以显得平静；礼在外表兴作，所以就有文饰性的姿态。隆重的音乐必定平易，盛大的礼仪必定简约。乐教通行，就彼此无怨；礼教通行，就彼此不争。所谓揖让而治天下，就指这礼乐的效用说的。暴民不作乱，诸侯恭顺服从，兵器不使，各种刑罚不用，百姓没有忧患，天子不再恼怒，能够这样，就是乐教通行。四海之内，融洽父子的亲情，显明长幼的次序，都来敬奉天子，能够这样，就是礼教通行。

7·10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①。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

【注释】

①沿——同沿。

【译解】

盛大的乐与天地有同样的和气，盛大的礼与天地有同样的节序。有了和气，所以万物才不丧失生长本性；有了节序，所以才按时祭祀天地，来报答天地生成万物的功德。明处有礼乐教化，暗中有鬼神监护，这样，四海之内就能相敬相爱了。所谓礼，就是通过各种不同的仪节形式使人

互敬的活动；所谓乐，就是通过各种不同的乐曲形式使人互爱的活动。礼乐教育人们互敬互爱，基本情致是相同的，所以历代明王圣主都相沿遵用。因而，所规定的礼事与其时代相符，所命名的乐曲与其功业相称。

7·11 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①，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②，乐之文也。簠簋俎豆^③，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裘^④，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

【注释】

①籥——音月。 ②缀——音贅。 ③簠——音府。 簋——音鬼。

④还——同旋。 裼——音西。 裘——音席。

【译解】

因此，钟鼓管磬等乐具和雉尾、笛形的六孔籥、盾牌、巨斧等舞具，是乐的用器；屈伸、俯仰、舞蹈的队列、舒缓急速的动作，是乐的表现形式。盛稻饭梁饭的簠，盛黍饭稷饭的簋，盛牲肉的俎，盛肉酱、醢菜的豆，各种规格、文饰，是礼的用器；升阶降阶、上堂下堂、转身行走、袒开外衣、掩住外衣等等，是礼的表现形式。所以，理解礼乐的情实的人，能够制礼作乐；懂得礼乐表现形式的人，能够传述礼乐。能够制作的人称作圣，能够传述的人称作明。所谓明圣，就是指传述和制作说的。

7·12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

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译解】

乐体现天地的和气，礼体现天地的秩序。有了和气，所以万物化生，有了秩序，所以万物又都显出区别。乐是依从天的和气化育万物的道理而制作的，礼是根据地的高低上下生成万物的道理而制作的。制礼产生偏差，就会造成混乱；作乐发生了过错，就会导致暴慢。认清天地的道理，然后才能够制礼作乐。

7·13 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①，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

【注释】

①庄敬恭顺——刘台拱云：“‘顺’疑‘慎’字之误。”王引之云：“《正义》曰‘谦恭谨慎’，则所据本作‘慎’不作‘顺’可知。”

【译解】

符合伦常而无害，是乐的情理；欣喜欢爱，是乐的职能。中正无邪，是礼的本质；庄敬恭慎，是礼的准则。至于君主将礼乐通过钟磬，播出声音，用于祭祀宗庙社稷，事奉山川鬼神，这便是与民众所共同应用的了。

7·14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①。干戚之舞，非备乐也；孰亨而祀^②，非达礼也。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

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唯大圣乎！

【注释】

①辩——通遍。 ②孰——熟的本字。 亨——通烹。

【译解】

帝王创业成功就制作音乐，政治安定就制作礼仪。那功业大的，所作的乐就完备；那治绩广的，所制的礼就周全。单用盾、斧的舞，不能算是完备的乐；仅用熟牲的祭祀，不能算是完具的礼。五帝彼此时代不同，不相沿用前代的乐；三王各自朝代有异，不相因袭前王的礼。嗜乐过分了，就会有沉迷废事的忧患；行礼粗略了，就会发生不诚不信的偏差。至于厚爱乐而没有沉湎之忧，完备礼而没有徒具形式的偏差，那只有大圣人才能做得到吧！

7·15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春作夏长^①，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注释】

①长——音掌。

【译解】

天高在上，地低在下，万物散布而品类殊异，礼制就依据这种尊卑差别而实行的。天地万物，流动不息，和合化育，乐就依据这种合同变

化而兴作的。春生夏长，这体现着天地的慈爱——仁；秋收冬藏，这体现着天地的严正——义。仁和乐的性质相近，义和礼的性质相近。乐贵在和同，遵循圣人的精神而顺从天道；礼重在区别事宜，遵守贤人的精神而顺从地道。所以圣人作乐来顺应天，制礼来配合地。礼乐昭明完备，犹如天地各尽其职了。

7·16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①，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②，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注释】

①齐——音基，通跻。 ②暖——音宣。

【译解】

依照天尊地卑的现象，君臣的关系就确定了。依照高低地势的陈列分布，贵贱也就定位了。依照自然界运动静止的常态，大小事物也就有了区别。动物各依种类相聚，植物各依群体相分，那么它们的禀性、生命也就各自不同了。在天上形成日月星辰风云雷电各种现象，在地上形成山川草木动物植物各种形体。这样，所谓礼，就是要反映天地万物的这种区别。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互摩擦，天地相互冲荡，雷霆来鼓动，风雨来振奋，四时交替运转，日月光华照耀，从而万物兴旺生长。这样，所谓乐，就是要反映天地间的这种谐和。

7·17 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辨则乱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①，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大始^②，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

【注释】

①蟠——音盘。 ②大——通太。

【译解】

化育不合天时就不能生长，男女无别就要造成淫乱，这是天地间的情理。至于礼乐，就能依照天地的情理，上达于天而下据于地，随阴阳并行，与鬼神相通，穷尽极高极远的地方，探测极深极厚的所在。乐昭示天的最初的和合化育之功，礼处于地的生成万物之位。昭示运动不息的是天，昭示静止不动的是地。由这一动一静而产生的就是天地之间的万物。所以圣人常常提起效天法地的礼乐。

7·18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①。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②，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③；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謚^④，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⑤，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

【注释】

①夔——音奎。 ②孰——熟的本字。 ③行——音杭。 ④謚——音士。 ⑤韶——音勺。

【译解】

从前舜制作五弦琴，用来伴奏《南风歌》，命夔开始制乐，用来赏赐诸侯。所以天子制乐，就是用来赏赐有德诸侯的。诸侯德行盛大而教化尊严、五谷丰登的，然后天子将乐赏赐给他。因此，诸侯治理无方、人民劳苦的，其宫廷的舞列就疏而远；诸侯治理有方、人民安逸的，其宫廷的舞列就密而近。所以观看诸侯舞列的疏密，就能了解他德行的大小，听到给他拟定谥号的褒贬，就能知道他一生行为的善恶了。同样，聆听各代音乐，也能知道各代的功德特征。《大章》是尧的乐名，反映了尧德彰明昭著；《咸池》是黄帝的乐名，反映了黄帝的德政完备；《韶》是舜的乐名，反映了舜能继承尧的美德；《夏》是禹的乐名，反映禹能将尧舜之德发扬光大；殷周的乐也表明了当时执政者能够尽心竭力。

7·19 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

【译解】

按天地常理来说，寒暑不应时当令就要发生疾病，风雨没有调节就会造成饥荒。教化对于人民来说，犹如寒暑一样，不合时宜就会伤害世道人心。政事对于人民来讲，犹如风雨一样，不加节度就会劳而无功。由此可知，先王作乐，用以效法政治，成绩良好，那么人民的行为就都体现高尚的道德了。

7·20 夫豢豕为酒^①，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

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②。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③。哀乐之分，皆以礼终。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④，故先王著其教焉。

【注释】

① 豢——音换。 ② 缀——音绰，通辍。 ③ 乐——音勒。下同。

④ 其移风易俗——王念孙谓“俗”字下当从《汉书·乐志》补“易”字。

【译解】

本来养猪酿酒，并非用来制造灾祸，而争讼案件的日益增多，那是由于纵酒无度而滋生的祸端。所以先王为此制定了饮酒礼。包括敬酒、回敬酒、酬酒的壹献之礼，宾主双方需要许多次跪拜，这样，即使整天饮酒，也不至于喝醉，这就是先王防备酗酒肇祸的办法。所以说，酒食是用来联欢的，乐是用来体现道德的，礼是用来制止过分的。因此，先王遇有死丧大事，必有一定的丧礼来表达悲哀；遇有吉庆大事，必有一定的吉礼来表达欢乐。悲哀与欢乐的限度，都依礼来终结。乐是圣人所喜欢的事，乐可以改善民心，它感人至深，它能移风易俗，所以先王努力彰明乐教。

7·21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①，而无哀乐喜怒之常^②，应感起物而动^③，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啍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④，粗厉、

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⑤，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⑥，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⑦。

【注释】

①知——同智。 ②乐——音勒。 ③应——音硬。 ④啍——音产。 ⑤贲——音奋，通愤。 ⑥好——音浩。 ⑦辟——音譬，通僻。 狄成——王引之谓“成”字为“戍”字之讹。

【译解】

人民都有血气心智的天性，而哀乐喜怒却变化无常，必定有感于外界事物而引起活动，然后才形成各种心理。所以，奏起细微而急促的音乐，人民听了，就将引起忧愁；奏起舒畅、平易、音调丰富多彩而节奏简明的音乐，人民听了，就会产生康乐的情绪；奏起粗犷严厉、发声猛烈、收尾亢奋、广阔而愤激的音乐，人民听了，就会满怀刚毅之情；奏起廉直刚正、庄重真诚的音乐，人民听了，就会肃然起敬；奏起宽裕、圆润、平顺、成熟、谐和、生动的音乐，人民听了，就会滋生慈爱的情感；奏起浮躁、怪僻、邪恶、散慢、轻佻、放荡的音乐，人民听了，就会萌发淫乱的情欲。

7·22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①，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悞^②，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③，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④，比终始之序^⑤，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

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⑥，故曰“乐观其深”矣。

【注释】

①道——通导。 ②愒——音射。 ③省——音醒。 ④称——音趁。 ⑤比——音必。 ⑥见——现的本字。

【译解】

因此，先王作乐，根据人们的性情，考求音律的度数，用礼义加以节制，符合生气的和畅，遵循五行的运转，使气质属阳的不至于散慢，气质属阴的不至于闭塞，气质属刚的不至于暴怒，气质属柔的不至于怯懦，阴阳刚柔四种气质和畅地交流于心中而抒发兴作于身外，都各安其位而不相互侵夺。然后订立学习的等级，逐步增广节奏练习，审查表现色彩，用以衡量品德深厚程度，规范大小音律的匀称性，排比乐章的先后次序，用以模拟事功、作为，务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伦理，都体现在乐舞之中。所以古有“乐要观察其中深义”的话了。

7·23 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遂，世乱则礼慝而乐淫^①。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②；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③；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条畅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

【注释】

①慝——音特。 ②乐——音勒。 ③湎——音勉。

【译解】

地力乏敝，就长不出草木；水域烦扰，就养不大鱼鳖；节气衰竭，生物就不能长成；世道浊乱，礼就荒秽，乐就淫邪。所以这种乱世之音，

悲哀而不庄重，欢乐而不安详，缓慢平易而凌犯节奏，放纵沉迷而忘了本性。音调宽阔时就包藏着奸邪，音调窄迫时就思慕着情欲。这种靡靡之音，撼动人们通畅的正气，泯灭人们平和的品德，因此君子是鄙视它的。

7·24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①，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②，回邪曲直各归其分^③，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

【注释】

①应——音硬。下同。 ②和——音贺。 ③分——音份。

【译解】

凡是奸邪的声音感动人们时，人们就以悖逆的心气应和，悖逆的心气成为形象，淫乐就兴起来了。纯正的声音感动人们时，人们就以和顺的心气应和，和顺的心气成为形象，和乐就兴起来了。一唱一和必有反应，邪僻曲直各自归入善恶的分限，万物的情理原都是同类相互呼应、触动的。

7·25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①，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②。

【注释】

①辟——音譬，通僻。 ②知——同智。

【译解】

所以君子收敛情欲从而调和自己的心志，比附善类从而成全自己的德行，奸邪淫乱的声色不让经耳过目，淫乐秽礼不让接触思路，怠惰、骄慢、

邪僻的习气不让附加于身体，使自己的耳目鼻口、思想以及全身各处，都由顺正方向来实行合乎道义的举措。

7·26 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①，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②，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注释】

①还——同旋。 ②和——音贺。

【译解】

然后用声音来抒发，有琴瑟来表现，用盾牌、斧钺来舞蹈，用雉鸡翎、牦牛尾来装饰，用箫管来伴奏。发扬最高德性的光辉，调动阴阳刚柔四气的和谐性，来昭示万物之理。因此，这种正乐清明像天，广大像地，终而复始像四时，周旋回转像风雨。这种正乐，五色缤纷形成文彩而有条不紊，金石丝竹革木土匏八音依从音律协奏而不相干扰，一切律度都得当而有常规，大小音调相辅相成，前后乐章相续相生，有唱有和，有清有浊，交替为基调，变化无穷。所以这种正乐一经流行，人伦之道从而大清，它能使人耳目聪明，血气和平，它能移风易俗，使普天之下都得到安宁。

7·27 故曰：“乐者，乐也^①。”君子乐得其道，小人

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②，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注释】

①乐者乐也——上乐音岳。下乐音勒，下同。 ②乡——通向。

【译解】

老话说：“音乐就是娱乐。”不过，君子的娱乐在于得到道德的提高，小人的娱乐在于得到情欲的满足。用道德制约情欲，那么就能享受娱乐而不至于淫乱；为了满足情欲而忘记道德，那么就会被声色迷惑而得不到真正的娱乐。因此，君子抑止情欲而调和自己的心志，推广正乐借以完成它的教育作用。乐教推行，从而人民归向正道，可以观看到德教的成效了。德是人性的根本，乐是德的花朵，金石丝竹是乐的器具。诗是表达人们志趣的，歌是吐露人们心声的，舞是用动作表现仪容姿态的。诗、歌、舞三者都是本自人的内心，然后乐器随从伴奏。因此感情深厚而形象鲜明，气势旺盛而出神入化。和顺的精神厚积在心中，绚丽的光彩才能迸发在外面，唯有音乐是不可以作伪的。

7·28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彩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①，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②，奋疾

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③，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④，小人以听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注释】

①见——现的本字。下同。 ②飭——音翅。 ③乐——音勒。

④好——音浩。

【译解】

音乐出自内心的感动，声音是音乐的表象，文彩节奏是声音的装饰。君子创作音乐，先从内心所受的感动这个根本出发，再用音乐手法形成表象，然后对这表象进行加工修饰。反映武王伐纣的《大武舞》，首先击鼓警戒舞蹈人员注意，三次踏步表示队伍出发，第一章舞毕，再度开始起舞，来表明军队再次前往出征，又通过乐舞的末章来表现胜利的军队整饬而归。舞列的动作极其迅速而不偏斜，乐曲极为幽深而不隐晦。整个乐舞，表现了武王欣悦于志愿的实现，又不损害仁义之道，完备地实行了仁义之道，且不放任个人私欲。因此《大武舞》体现感情的同时又确立了道义，乐曲告终的同时也显出了道德的崇高。欣赏这样的乐舞，君子会更加好善，小人会省察自己的过错。所以有这样的话：“养民之道，音乐是重大的事项。”

7·29 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①，而礼反其所自始^②。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

【注释】

①乐——音勒。 ②反——通返。

【译解】

乐贵感人，乐有施予的性质；礼尚往来，礼有报答的性质。乐，歌颂今天自己生活的时代、环境；而礼，追念往昔先人生活的本始。作乐是为了彰明德性，制礼是为了报答恩情、追念本始。

7·30 所谓大辂者^①，天子之车也。龙旂九旒^②，天子之旌也^③。青黑缘者，天子之宝龟也。从之以牛羊之群，则所以赠诸侯也。

【注释】

①辂——音路。 ②旂——音奇。 旒——音流。 ③旌——音京。

【译解】

所谓大辂，本是天子的车。龙旂附有九个飘带，本是天子使用的旗帜。边甲呈青黑色，本是天子的宝龟。随从着成群的牛羊，这些都是天子用来答报有功诸侯的赠品。

7·31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侔天地之情^①，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

【注释】

①侔——音副。

【译解】

乐反映内心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不可以改变的。礼反映社会的伦理，

这种伦理是不可以移换的。乐的功用在于统一、协同人们的情感，礼的功用在于辨别身份的差异，礼乐的学说包涵着人情。穷究人们的本心，通晓声音的变化，这是乐的实质；显明诚敬，除去虚伪，这是礼的原则。礼乐顺从天地的情理，通达神明的恩德，升降上下的神祇，而凝结成这种精妙义蕴与繁缛表现手段相结合的体式，统理着父子、君臣间的法度。

7·32 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訢合^①，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②，然后草木茂，区萌达^③，羽翼奋，角觫生^④，蛰虫昭苏^⑤，羽者妪伏^⑥，毛者孕鬻^⑦，胎生者不殒^⑧，而卵生者不殒^⑨，则乐之道归焉耳。

【注释】

①訢——音西。 ②煦——音许。 妪——音玉。 ③区——音沟，通勾。 ④角——音决。 觫——音格。 ⑤蛰——音折。 ⑥妪——音玉。 伏——音复。 ⑦鬻——音玉，通育。 ⑧殒——音读。 ⑨殒——音序。

【译解】

所以圣人兴举礼乐，那天地的情理就将为之昭著。天地之气欣然交合，阴阳相得，化育抚养万物，于是草木茂盛，蜷曲的萌芽破土而出，飞禽奋起羽翼，走兽长出犄角，冬眠的虫类苏醒，鸟类孵卵育雏，兽类怀孕生子，胎生的不流产，卵生的不破裂，而乐的精神正归属于这种天地和合、万物各得其所的境界哩！

7·33 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

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①，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辨乎丧礼，故后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

【注释】

①铺——音扑。 筵——音延。

【译解】

所谓乐，并非仅指黄钟、大吕等乐律、弹弦歌唱、执盾舞蹈而言，这些不过是乐的末节，所以少年就能歌舞。铺设筵席，陈置酒罍肉俎，摆列竹笾木豆，以升堂降阶作为礼仪的，这些都是礼的末节，所以让有关执事人员掌管。乐师清楚地懂得声律诗歌，因属末节，所以只能在下位面朝北向人演奏。宗祝清楚地懂得宗庙祭祀的礼节，因属末节，所以只能站在象征受祭神灵之人的后面赞助。熟悉商礼的商祝，清楚地懂得丧礼，因属末节，所以只能站在主人的后面辅导。由此可知，道德方面有成就的人应该处在上位，技艺方面有成就的人应该处在下位；品行方面有成就的人应该位居于前，事务方面有成就的人应该位居于后。因此，先王通晓天地万物有上下先后的道理，然后才可以制礼作乐，推行于天下。

7·34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①，会守拊鼓^②；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

乱以相^③，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④，獫狫子女^⑤，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⑥。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

【注释】

①匏——音袍。 ②拊——音府。 ③相——音象。 ④僇——音如，同儒。 ⑤獫狫——音挠，又音优，同猱。 ⑥好——音浩。

【译解】

魏文侯问子夏说：“我身穿玄端礼服，头戴玄冕，聆听古乐，就唯恐睡着。听郑卫两国的新乐时，就不知道疲倦。请问古乐为什么会让我那样，新乐又为什么叫我这样呢？”子夏回答说：“现在演奏的古乐，舞列同进同退，动作严整，舞曲和平中正而情境宽广，琴瑟笙簧等管弦乐器，都会合、遵守拊（拍打节乐的填糠皮囊）和鼓的节拍；开始演奏时击鼓，乐曲结束时鸣铙（铃状有柄无舌的打击乐器），用相（即拊）调节最后的乐章，用雅（筒状的打击乐器）督导快速的舞步；演奏结束，君子们在那里谈论，在那里称道古代事迹，有助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是由古乐引发的。现在演奏的新乐，舞蹈人员进也哈着腰，退也哈着腰，乐曲邪恶又放荡，使人沉溺而不能自控；加上优伶、侏儒，男女混杂，不知父子尊卑的礼义；乐曲结束了，既不能供人座谈，也不能通过它称述古代事迹。这些都是由新乐引发的。现在您所问的是音。乐和音只是相近，其实是不相同的。”

7·35 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①，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②，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③，克顺克俾^④。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⑤，施于孙子^⑥。’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注释】

①当——音宕。 ②疢——音趁。 ③王——音旺。 ④俾——音笔。郑玄云：“俾当为比。”下同。 ⑤祉——音止。 ⑥施——音益。

【译解】

魏文侯说：“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子夏回答说：“古代的时候，天地和顺，四时得当，人民有德，五谷丰登，不发生疾疫，不出现怪异，这就叫做大顺当。然后圣人兴起，制定父子、君臣的名分，作为人际关系的纲常。纲常端正之后，天下就大大安定了。天下大定了，然后就考正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种乐律，调和宫、商、角、徵、羽五声，弹奏歌唱《诗》《颂》，这就叫做德音，德音才能称作乐。《诗经·皇矣》篇中说：‘王季静穆的德音，他的美德能够是非分明。能够是非分明，能够善恶分清；能够充当官长，能够作为国君。统治这块广大的国土，能够顺依百姓，能够择善而从。及至文王继位，他的德行没有遗憾悔恨。不但受到上帝的赐福，并且施及他的子孙。’说的就是这种德音。现在您

所爱好的，大概是那些使人消沉迷惑的溺音吧！”

7·36 文侯曰：“敢问溺音何从出也？”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①，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②，齐音敖辟乔志^③。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鞀、鼓、柷、敔、壎、篪^④，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醕、酢也^⑤，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钟声铿^⑥，铿以立号，号以立横^⑦，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⑧，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⑨，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⑩。鼓鼙之声灌^⑪，灌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注释】

- ①好——音浩。 ②趋——音促。 数——音速。 ③敖——通傲。 辟——通僻。 乔——通骄。 ④鞀——音桃。 柷——音腔。 敔——音洽。 壎——音勋，通埙。 篪——音池。 ⑤醕——音印。 酢——

音作。 ⑥铎——音坑。 ⑦横——音逛。 ⑧磬——音磬。下同。
⑨滥——音览。下同。 ⑩蓄——音旭，通蓄。 ⑪鞀——音皮。
灌——音欢。下同。

【译解】

魏文侯说：“请问溺音是从何而出的呢？”子夏回答说：“郑国的音调放荡，使人心志淫邪；宋国的音调柔媚，使人心志沉溺；卫国的音调急促，使人心志烦乱；齐国的音调傲慢怪僻，使人心志骄肆。这四种音乐都侧重于色情而有害于道德，所以祭祀当中是不使用的。《诗经·有瞽》篇中说：‘肃穆而雍和的合奏，才是先祖要听的乐声。’所谓肃，就是诚敬的意思；所谓雍，就是祥和的意思。能够诚敬祥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实行呢！作国君的要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好恶就是了。国君喜好什么，臣下就做什么，上面怎样行事，百姓就跟着去做。《诗经·板》篇中说：‘诱导人民很容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圣人制作鞀（带柄小鼓）、鼓、柷（即祝，打击乐器，形如方桶，乐开始时，先用小槌敲击左右桶壁）、敔（即敌，木制伏虎，背上刻二十七个锯齿，乐结束时，用长尺速掠木齿而众音止）、壎（吹奏乐器，大如鹅卵，上尖下平中空，顶上一孔，前四孔，后二孔）、篪（吹奏乐器，形如笛，横吹），这六种都是能发出德音的乐器。然后用钟、磬、竽、瑟来和奏，执干（盾牌）、戚（斧钺）、旄（牦牛尾）、狄（山鸡尾）来舞蹈。这些诚敬祥和的音乐，可以用于先王宗庙的祭礼当中，可以用于包括献酒、酬酒、安食酒、回敬酒等仪节的宾礼当中，可以用来区分官职高低、身份贵贱使之各得其宜，可以用来昭示后世使人们懂得尊卑长幼的次序。钟声铿锵，铿锵的声音可以作为号令，号令一出使人精神振奋饱满，精神振奋饱满就能够建立武功，所以君子听到钟声就会联想起武臣。石磬

的声音刚劲，刚劲的声音令人树立明辨是非善恶的品格，明辨是非善恶就能够尽忠效死，所以君子听到磬声就会联想起死守边疆的忠臣。丝弦的声音悲哀，悲哀的声音令人心地廉直，廉直就能立志行义，所以君子听到琴瑟的声音，就会联想起立志行义的臣下。竹管的声音收拢，收拢的声音能够树立会合意识，有了会合意识就能够团结民众，所以君子听到笙管笛箫的声音，就会联想起容民亲众的臣下。大鼓小鼓的声音喧腾，喧腾的声音能够鼓动人心，群情激动就可以奋勇前进，所以君子听到鼙鼓的声音，就会联想起善于统率军队的将帅。总之，君子聆听音乐，并非只聆听铿锵的声音而已，那各种音调也总有与自己的思想意识合拍的东西。

7·37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①，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②，何也？”对曰：“非《武》坐也。”“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③，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注释】

①蚤——通早。下同。 ②宪——音宣。郑玄云：“宪读为轩。”

③苌——音常。

【译解】

宾牟贾陪同孔子坐着，孔子跟他谈话，涉及乐舞，孔子提问：“那《武舞》开始前长时间的击鼓警戒，这是什么意思？”宾牟贾回答说：“这是表现周武王出兵伐纣前忧虑得不到士众的拥护，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孔子问：“长声咏叹，连绵不绝，又是什么意思呢？”宾牟贾回答说：“这是表现武王担心诸侯不能及时到达，失去战机。”孔子又问：“战舞一开始就迅速激烈地手舞足蹈，这是什么意思呢？”宾牟贾回答说：“这象征及时地发起军事行动。”孔子又问：“《武舞》中的跪，为什么只跪右腿而支起左腿？”宾牟贾回答说：“这不是《武舞》中的跪法。”孔子又提问：“《武舞》的声乐过度地涉及充满杀气的商调，这是为什么？”宾牟贾回答说：“这不是《武舞》应有的音调。”孔子又问：“如果不是《武舞》的音调，那该是什么音调？”宾牟贾回答说：“这是乐官们传授的失误。如果不是乐官们传授失误，那岂不是说武王的心志迷乱了。”孔子说：“是的。我以前从周大夫苾弘那里听到的，也像你说的一样。”

7·38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语女^①。夫乐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②，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③。《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④。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⑤，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骝伐^⑥，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

克殷反商^⑦，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⑧，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⑨，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⑩。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⑪，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⑫，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橐^⑬。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⑭，右射《騶虞》^⑮，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⑯，而虎贲之士说剑也^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⑱，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⑲，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⑳，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㉑，执爵而酹，冕而搢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㉒。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注释】

- ①语——音玉。 女——通汝。下同。 ②搢——同总。 ③大——通太。 ④召——音邵。 ⑤五成而分——《史记·乐书》“分”字下尚有“陟”字。 ⑥騶——郑玄云：“騶当为四。” ⑦反——郑玄云：“反当为及，字之误也。” ⑧蓟——音纪。 ⑨杞——音起。 ⑩行——音杏。 ⑪华——音化。 乘——音成。 ⑫衅——音信。 ⑬建——郑玄云：“建读为键。” 橐——音高。 ⑭狸——音离。 ⑮騶——音邹。 ⑯裨——音皮。 搢——音晋。 ⑰贲——音奔。 说——音托，通脱。 ⑱觐——音劲。 ⑲藉——音吉。 ⑳食——音嗣。 大——通太。 ㉑馈——音愧。 ㉒弟——音替，通悌。

【译解】

宾牟贾站起，离开席位，向孔子请教说：“那《武舞》开始前长时间击鼓警戒的准备活动，已经承您提问，领教过了。请问舞人站在舞位，长久的等待，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请坐，我来告诉你。乐舞是象征已经成功的事业的。手执盾牌，如山般的屹立，象征武王的稳重从事。忽然迅速激烈地手舞足蹈，犹如投入战斗，这表现姜太公的雄心壮志。《武舞》的末章，演员全体整齐跪坐，这反映偃武修文，周公姬旦、召公姬奭共同辅政的治绩。再说《武舞》的章节，第一章表示武王出师北上，第二章表示武王灭商，第三章表示武王领兵南下，第四章表示开拓南方疆土，第五章表示以陕县为界，分中国为两部，周公治理东方，召公治理西方。第六章演员都回到原来舞位，表示诸侯会聚京都，尊崇天子。表演当中武王与大将夹着队伍振动金铎，战士们手执戈矛随着节奏，每回进行四次击刺（一击一刺为一伐，每回四伐），显示了周武王的军队威震中国。继而又分列前进，表示战事早已成功，由周公、召公分治全国。至于最初，扮演战士的演员们停在原位歌舞，久不移动，那就是表示武王等待各路诸侯前来会师。再说，你难道就没有听过牧野战役的传说吗？武王打败殷王纣，驾临商都。还没等下车，就分封黄帝的后裔去统治蓟地，分封帝尧的后裔去统治祝地，分封帝舜的后裔去统治陈地。下车之后，又分封夏禹的后裔去统治杞地，将殷商的后裔迁徙到宋地。增修王子比干的墓地，释放被囚禁的箕子，让他看望商容并恢复商容的官职。为民众废除旧时的苛政，给官吏成倍地增加俸禄。接着渡河而西行，将驾车的战马都散放在华山的南面而不再乘用，将拉辘重的牛都散放在桃林的原野而不再驱使；将战车、铠甲涂上牲血而收藏于府库，不再使用；将

盾牌、矛戈倒放着，用虎皮包扎起来；将带兵的将帅封为诸侯：总称之为“键橐”——封存战备。这样一来，天下的人就知道周武王不再用兵打仗了。然后解散军队而在郊区学宫举行射礼，在东郊学宫习射的时候，奏《狸首》乐章来节射，在西郊学宫习射的时候，奏《騶虞》乐章来节射，从而停止了贯穿铠甲的射击；身穿礼服，头戴玄冕，腰插笏版，从而勇猛如虎的战士就解除了佩剑；在明堂祭祀上帝而以文王配享，从而民众懂得了孝道；定期朝见天子，然后诸侯知道了如何做臣；天子初春在专供祭祀用粮的藉田中举行耕种仪式，然后诸侯就知道了如何敬奉祖先。以上五件事，就是天下的重大政教。定期在大学举行食礼，隆重接待从退休官员中选出年高德劭的三老、五更各一人，天子亲自袒露左臂而切割牲肉，捧着盛酱的木豆，请他们食用，食毕，天子亲自执酒爵请他们净口安食，亲自头戴冠冕，手执盾牌，舞蹈慰问，这个典礼是用以教导诸侯懂得敬老的道理。像这样，周朝的政教就畅达四方，礼乐各处通行。那么，表现这种文治武功的《武舞》，占用很长时间，不也是理所应该的吗？”

7·39 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①。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②，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

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③，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注释】

①子——音磁，通慈。 ②乐——音勒。下同。 ③辉——音灰。

【译解】

君子说：礼乐片刻也不能离开身心。通过致力于乐来调理心灵，那么，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态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态产生了，就能心情和乐。心情和乐了，心里就能安定舒畅。心里安定舒畅了，性命就能长久。性命长久了，就能合乎天道。合乎天道了，就能通乎神明。合乎天道就能不言而信，通乎神明就能不怒而威。致力于乐就是用以调理心灵的。致力于礼来调理身形举止，那么态度就会端庄恭敬。态度端庄恭敬了，就会显得气度威严。心中只要有片刻不和不乐，那么卑鄙欺诈的念头就会乘虚而入了。外貌只要有片刻不庄不敬，那么轻易怠慢的念头就会乘虚而入了。所以，乐是活动于内心的，礼是发动于外貌的。乐的极致是和悦，礼的极致是恭顺，内心和悦而外貌恭顺，那么，人们只要看到他的脸色，就不跟他相争了；只要望见他的容貌，就不会对他产生轻忽怠慢的心思了。因此，道德的光辉焕发自内心，而人们就没有不听受的；情理体现在外表，而人们就没有不顺从的。所以说，致力于礼乐的道理，提出措施推行，那天下就没有什么难事了。

7·40 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

以反为文。礼减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

【译解】

乐是活动于内心的，礼是发动于外貌的。所以礼侧重谦让收敛，乐侧重丰满充盈。礼谦让收敛而又能勉力进行，以勉力进行为善；乐丰满充盈而又能反躬自制，以反躬自制为善。礼一味谦让收敛而不能勉力进行，那么礼就会导至消亡；乐一味丰满充盈而不能反躬自制，那么乐就会流于放纵。故此礼有勉力答报的因素，而乐有反躬自制的因素。礼能够勉力答报，那么就会产生和悦；乐能够反躬自制，那么就会获得安适。礼的勉力答报与乐的反躬自制，从心安理得方面来讲，其意义是一致的。

7·41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故人不耐无乐^①，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②，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③，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注释】

①耐——通能。下同。 ②道——通导。 ③繁瘠——《荀子·乐论》、《史记·乐书》并作“繁省”，义长。

【译解】

所谓乐就是快乐，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人有了快乐，必定通过声音抒发，通过动作表现，这是人性的自然之道。声音动作把人的性情、心理的变化完全表达出来了。所以人不能没有快乐，快乐不能没有表现形式；表现形式不得其道，就不能不淫乱。先王厌恶这种淫乱，所以制定《雅》《颂》的声乐来加以引导，使它的声音足以供人快乐而不流于放纵，使它的文辞足以供人讨论而不至于无话可说，使它的曲折或平直、繁富或简约、瘦硬或丰满的节奏足以感动人们的善心就行了，不让放荡、邪恶的念头接触人心，这就是先王制定音乐的方针。

7·42 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①，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注释】

①比——音必。

【译解】

因此先王的音乐在宗庙之中演奏，君臣上下一同聆听，就没有不和谐恭敬的；在宗族乡里中演奏，长幼老少一同聆听，就没有不和谐恭顺的；在家庭闺门之内演奏，父子兄弟一同聆听，就没有不和谐亲爱的。因为这种音乐，审明一个感情基调，来确定乐曲前后的应和，配合各种乐器来装饰节奏，组合节奏而构成完整的文艺形式。用它来融洽调和父子、

君臣的感情，使万民亲附，这就是先王制乐的方针。

7·43 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①，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②，要其节奏^③，行列得正焉^④，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命^⑤，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注释】

①诎——通屈。 ②缀——音坠。 ③要——音邀。 ④行——音杭。 ⑤天地之命——“命”，《荀子·乐论》、《史记·乐书》并作“齐”。义长。

【译解】

所以聆听《雅》《颂》的乐声，会使人的心胸得以宽广；手执那盾、斧之类的舞具，演习俯仰屈伸的姿势，从而容貌得以端庄；行走在舞列中舞位上，趁着节奏，会使人们在行列里能够端正，进退行动能够整齐。所以说，乐是天地和合之道的表现，中和之气的条理化，人情之所不能缺少的。

7·44 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铍钺者^①，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侪焉^②。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

【注释】

①铍——同斧。 钺——音越。 ②侪——音柴。

【译解】

所谓乐，就是先王用以彰明喜悦的；军旅和斧钺，是先王用以彰明愤怒的。所以先王的喜怒都能得到相类的反应。他欢喜的时候，天下的百姓就跟着和悦；他愤怒的时候，暴乱的人们就因而畏惧。先王的治国之道，在礼乐方面可以说是相当隆盛的了。

7·45 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商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时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贡问乐》。

按：此段中自“爱者宜歌商”至“商人识之故谓之商”，有错简及衍文。

今据《史记·乐书》、郑玄《礼记注》移正删定如下，然后译解。

子赣见师乙而问焉^①，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②，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③，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④，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识之^⑤，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⑥，曲如折，止如槩木^⑦，倨中矩^⑧，句中钩^⑨，累累乎端如贯珠^⑩。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⑪，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⑫；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贡问乐》。

【注释】

- ①赣——通贡。 ②好——音浩。 ③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史记·乐书》作“正直清廉而谦者”。 ④夫——音扶。 ⑤识——音至，通志。下同。 ⑥队——音缀，同坠。 ⑦槩——音稿，同槁。 ⑧倨——音巨。 中——音仲。下同。 ⑨句——音沟。 ⑩累——音雷。 ⑪说——音月，通悦。 ⑫嗟——音掇。

【译解】

子贡去见师乙，向他讨教，说：“我听说唱的歌要适合各自的性格，像我端木赐这样性格的人，应该唱什么歌呢？”师乙说：“我是个微贱的乐工，怎么配让您来垂询该唱什么歌曲。请允许我陈述我所听到的知识，您自己拿主意吧！听说宽厚而文静、温柔而端正的人，适合歌唱《周颂》，心胸广大而沉静、开朗通达而诚信的人，适合歌唱《大雅》，恭慎俭朴而好礼的人，适合歌唱《小雅》，正直而安静、清廉而谦逊的人，适合歌唱《国风》，直率而慈爱的人，适合歌唱《商颂》，温良而能决断的人，适合歌唱《齐风》。唱歌这事就是直接抒发自己情感，数陈某种品德。歌声感动自己的同时，从而觉得天地响应了，四时调和了，星辰理顺了，万物发育了。由于《商颂》是五帝时遗留下的声调，商人记录下来，所以称它为《商颂》，《齐风》是三代时遗留下的声调，齐人记录下来，所以称它为《齐风》。通晓《商颂》的人，遇事常能决断，这是勇敢；见利而能推让，这是义气。《商颂》中含有临事能断的品格，《齐风》中含有见利能让的品格，除了这些诗歌，还有什么手段能将古人的这些品格保留下来呢！唱歌的，嗓音上扬时如同极力高举，嗓音下放时如同物体坠落，弯曲时如同走路拐角，终止时如同枯树般的沉寂，硬拐弯时其方整合乎矩尺，软拐弯时其弧度合乎带钩，音调接连不断好像一串珍珠。原来歌字从语言意义上讲，就是拖长声音说话。心里欣悦，所以说出来了；光说还不够尽兴，所以就拉长声调来说，拉长声调说还不够尽兴，所以就吁嗟咏叹起来；吁嗟咏叹还不够尽兴，所以就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了。”以上是《子贡问乐》。

经解篇第八

共七章

8·1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①，《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②，《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注释】

①絜——同洁。 ②属——音主。 比——音必。

【译解】

孔子说：“进入一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教化就可以知晓了。国民们的为人，如果辞气温柔，性情敦厚，那是属于《诗》的教化；如果通达时政，远知古事，那是属于《书》的教化；如果心胸宽广，和易善良，那是属于《乐》的教化；如果安详沉静，推测精微，那是属于《易》的教化；如果谦恭节俭，庄重诚敬，那是属于《礼》的教化；如果善于连属文辞，排比事例，那是属于《春秋》的教化。各种教化节制失宜，掌握不妥，也容易产生各自的偏向。《诗》教的流弊在于愚昧不明，《书》教的流弊在于言过其实，《乐》教的流弊在于奢侈浪费，《易》教的流弊在于迷信害人，《礼》教的流弊在于烦苛琐细，《春秋》教的流弊在于乱加褒贬。为人既能温柔敦厚，又不愚昧不明，那就是深于《诗》教的人了；为人既能通达知远，又不言过其实，那就是深于《书》教的人了；为人

既能洁静精微，又不迷信害人，那就是深于《易》教的人了；为人既能恭俭庄敬，又不烦琐苛细，那就是深于《礼》教的人了；为人既能属辞比事，又不乱加褒贬，那就是深于《春秋》教的人了。”

8·2 天子者，与天地参^①，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②，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③。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注释】

①参——通三。 ②处——音杵。 ③忒——音特。

【译解】

天子与天地并列而为三。所以天子的功德比配天地，兼施恩惠于万物，与日月一并发光，明照天下而不遗细小。他在朝廷上，就讲求仁圣礼义的实施次序；闲居时，就聆听《雅》《颂》正音；步行时，身上就有玉环玉佩撞碰的声响；乘车时，车上就有鸾铃、和铃呼应的乐音。居处有一定的礼节，进退有一定的法度，所任百官各得其宜，所做万事各得其序。《诗经·曹风·鸛鸣》篇中说：“善人君子，仪态没有差错。仪态没有差错，正确领导四方各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8·3 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①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义与信，

和与仁，霸王之器也^②。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

【注释】

①说——通悦。 ②王——音旺。

【译解】

发号施令而人民喜悦，这就叫做“和”，上下相亲，这就叫做“仁”，人民尚未提出自己的需求就让他们得到满足，这就叫做“信”，清除天地之间的祸害，这就叫做“义”。义与信，和与仁，这是霸主、王者的工具。有治理人民的心意而没有相应的工具，就不能成功。

8·4 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①。故衡诚县^②，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

【注释】

①圆——通圆。 ②县——悬的本字。

【译解】

礼之用于整治国家，犹如用秤来称量轻重，用墨绳来校正曲直，用圆规、矩尺来做圆画方。所以，只要将秤老老实实在地悬起，就不能在轻重上骗人；只要将墨绳老老实实在地伸开，就不能在曲直上骗人；只要将

圆规和矩尺老实地摆设，就不能在方圆上骗人；大人君子深明礼义，就不能用奸诈来骗他。故此，尊崇礼、遵循礼的，就叫做有道义之士；不尊崇礼、不遵循礼的，就叫做无道之人。礼实际上就是敬让之道。所以，据礼奉事宗庙，就会诚敬；据礼进入朝廷，就会贵贱各宜其班位；依礼来处家庭关系，就会父子相亲，兄弟和洽；依礼来处乡里关系，就会长幼有序。孔子在《孝经》中说：“安定君上，治理下民，没有比礼更好的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8·5 故朝覲之礼^①，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②，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③，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④。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

【注释】

①覲——音进。 ②昏——婚的本字。 ③夫——音扶。 ④坊——音房。

【译解】

所以，诸侯按期朝见天子之礼，是用以表明君臣间的道义的；诸侯与诸侯按期互相聘问之礼，是用以促使诸侯互相尊敬的；居丧、祭祀之礼，是用以表明为臣为子的情分的；乡饮酒之礼，是用以表明长幼顺序的；婚姻之礼，是用以表明男女区别的。用礼来禁断祸乱发生的根由，犹如用堤防阻止洪水的到来一样。所以，如果认为旧堤没用而加以毁坏，必

定会有水灾；如果认为旧礼没用而加以废弃，必定会有祸乱。

8·6 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①。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②。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

【注释】

①辟——音譬，通僻。 ②倍死忘生——王念孙云：“‘生’当为‘先’。《汉书·礼乐志》、《论衡·薄葬》篇均作‘倍死忘先’。”倍——通背。

【译解】

因此，如果废弃婚姻之礼，那么夫妻的结合方式就将流于粗滥，从而奸淫邪僻的罪恶必然增多；如果废弃乡饮酒之礼，那么就将失掉长幼的次序，从而争斗的案件必然频繁；如果废弃丧礼和祭礼，那么为臣为子的就将变得寡恩薄情，从而背叛死者、忘记祖先的人必然众夥；如果废弃聘问、朝觐之礼，那么君臣不同的身份就将消失，诸侯的行径就将恶劣，从而背叛、侵略的坏事必然发生。

8·7 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①，缪以千里^②。”此之谓也。

【注释】

①豪——通毫。 釐——音离，通釐。 ②缪——通谬。

【译解】

所以，礼对教化的作用是隐微的，它能在邪恶尚未形成的时候就能加以防止，它能使人们不知不觉地日趋善良、远离罪过。因此，以前的圣王特别重视它。有关《易经》的著作曾说：“大人君子慎重地对待开始，开头如有毫釐的差错，往后就会错有千里之远了。”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哀公问篇第九

共七章

9·1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礼。”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①。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嗣^②。其顺之，然后言其丧筭^③，备其鼎俎，设其豕腊^④，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节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⑤，器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礼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行之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实无厌^⑥，淫德不倦，荒怠敖慢^⑦，固民是尽，午其众以伐有道^⑧，求得当欲不以其所^⑨。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今之君子莫为礼也。”

【注释】

- ①昏——婚的本字。 数——音朔。 ②黼——音府。 黻——音符。
③筭——同算。 ④豕——音史。 腊——音西。 ⑤几——音其。
⑥好——音浩。 ⑦敖——通傲。 ⑧午——通忤。 ⑨当——音荡。

【译解】

鲁哀公问孔子说：“大礼是怎么样的？君子谈起礼来，为什么把它说得那么尊贵、重要呢？”孔子说：“我孔丘是个平凡的小人物，还不够懂礼。”哀公说：“不！我的先生，还是请你说说吧。”孔子说：“我孔丘

听说，人民在生活中该遵循的，礼是最重大的。除非礼，就不能有节制地事奉天地的神灵；除非礼，就不能辨明君臣、上下、长幼的身份地位；除非礼，就不能区别男女、父子、兄弟的亲情以及婚姻亲疏的交际关系；君子因此尊敬、重视这礼。然后尽其所能来教导百姓，不废弃会聚行礼的时节。教导之事有了成效，然后置办雕镂的礼器，绘绣各种色彩图案花纹的礼服，来继续推行礼教。百姓顺应了，然后言明居丧的月数，具备鼎俎之类的祭器，设置生猪、干肉，修建宗庙，按年按季的来虔敬行祭，来按辈分、长幼、亲疏序会宗族。同时在生活方面，安心于自己的居处环境，有节制地穿用衣服，住低矮的宫室，日常乘车不雕饰花纹，生活器物不镂刻图案，每顿饭不吃两味菜肴，来与民众同享物利。从前的大人君子就是这样行礼的。”哀公说：“如今的君子为什么没有这样行礼的呢？”孔子说：“如今的君子，贪好财货而不知满足，过分获取而不知厌倦，荒淫怠惰而态度傲慢，顽固地要刮尽民财，违逆众心地去侵犯有道的国家，为了追求获得，为了满足私欲，不择手段。从前统治民众的君子是依前面所说的行礼，如今统治民众的君子是按后面所说的行事。如今的大人君子，没有肯认真行礼的了。”

9·2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①：“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

则庶物从之矣。”公曰：“寡人虽无似也，愿闻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闻乎？”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②！”

【注释】

①愀——音巧。 ②与——音鱼。

【译解】

孔子在鲁哀公身旁陪坐。哀公说：“请问人生之道何事最为重大？”孔子肃然正色地回答说：“国君您提到这个话题，真是百姓的福分，鄙臣怎敢无辞答对。人生之道，政务最为重大。”哀公说：“请问什么叫做为政？”孔子对答说：“政就是正的意思。国君做得正，百姓就听从政令了。国君的所作所为，就是百姓所随从效法的。国君不作不为的，百姓怎能随从效法？”哀公说：“请问怎么样为政？”孔子对答说：“夫妻有分限，父子相相爱，君臣相敬重。这三项做得正，那么其他众事也就都能跟着做好了。”哀公说：“寡人虽然不肖，不过，愿意恭听如何实行这三句话的途径，能够听听么？”孔子回答说：“古代行政，以爱人最为重大。用来做到爱人的，礼最为重大。用来行礼的，敬最为重大。能够尽敬的，以国君的大婚礼最为重大。国君的大婚礼最能尽敬了。婚期既到，国君头戴冠冕，身穿冕服，亲自去迎娶，这是为了亲近她。亲近她，就是亲爱她呀！所以君子兴起敬慕之心为的是和她相亲，舍弃敬心那就丢掉亲爱的诚意了。不爱慕就不能亲密，不尊敬就是不正道。爱和敬，大概就是国政的根本了吧！”

9·3 公曰：“寡人愿有言然。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闻此言也？寡人欲问，不得其辞，请少进。”孔子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事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则忤乎天下矣^①，大王之道也^②。如此则国家顺矣。”

【注释】

①忤——音细，通迄。 ②大——通太。

【译解】

哀公说：“寡人想插问一句。国君穿戴冕服亲自去迎娶，不太过于隆重了吗？”孔子肃然正色地回答说：“结合两个族姓的婚姻，来接续先代圣王的后嗣，成为天地、宗庙、社稷的主人，国君您怎么说太隆重了呢？”哀公说：“寡人鄙陋。不鄙陋，怎能听到这些话呢！寡人想问，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措辞，请你再稍作进一步的解释。”孔子说：“天地之气不融合，万物就不能生长。国君大婚，将传后嗣于万世，君主您怎么说冕而

亲迎太隆重了呢！”孔子于是接着说：“国君夫妇在内双双主持宗庙的祭礼，可以比配天地的神明；出外主持颁布政令的大礼，可以建立上下的敬心。职事的失误，用礼可以振救；国政的失败，用礼可以复兴。国君施政，以礼为先，礼大概是国政的根本吧！”孔子又接着说：“从前夏商周三代圣主明王的政教，都必定敬重他们的妻和子，这自有道理。妻么，与自己在一起，同是祭祀亡亲的主人，怎敢不敬重她呢！儿子么，是亡亲的后代，怎敢不敬重他呢！君子处世无所不敬，而敬重自身更为大事。因为个人的身躯，原是双亲的分枝，怎敢不自敬自重呢！不能敬重自身，就等于是伤害双亲。伤害双亲，就是伤害了根本。伤害了根本，那分枝也就从而枯死了。国君本身与妻、子这三者组成的家庭，也是百姓家庭的基本模式。国君由敬重自身推及百姓之身，由敬重自己的儿子推及百姓的儿子，由敬重自己的配偶推及百姓的配偶，国君施行这三敬教化，就能推广到天下了，这是周代祖先太王的教育路线哩！这样，整个国家就和顺了。”

9·4 公曰：“敢问何谓敬身？”孔子对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则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

【译解】

哀公说：“请问什么叫做敬身？”孔子对答说：“君子说错了话，人民仍然称道他那言辞；君子错误的行动，人民犹且奉为准则。所以，君子说话没有错误的言辞，行动没有错误的准则，不用发布命令，百姓就

毕恭毕敬了。这样,就能敬重自身了。能够敬重自身,也就能成就其亲了。”

9·5 公曰:“敢问何谓成亲?”孔子对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

【译解】

哀公说:“请问什么叫做成就其亲?”孔子对答说:“所谓君子,是人的道德成就的美名。百姓送给他的名称,称他是君子之子,这就使他的父亲成为君子了,也就是成就了他父亲的声名了。”孔子接着说:“古代颂政施教,总以博爱人群为大事。不能博爱人群,就不能保有自身。不能保有自身,就不能安居乡土。不能安居乡土,就不能乐循天理。不能乐循天理,就不能成就自身。”哀公说:“请问什么叫做成就自身?”孔子对答说:“行动不要越过事理。”

9·6 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译解】

哀公问:“请问君子为什么要尊重天道呢?”孔子对答说:“尊重它

的运动不息。比如日月东西相从而运转不已，这是天道。既不闭基，又能长久，这是天道。无所作为，而万物生成，这是天道。万物既已生成，功绩才从而明著，这是天道。”

9·7 公曰：“寡人蠢愚冥烦^①，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对曰^②：“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闻此言也，无如后罪何？”孔子对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注释】

①蠢——音冲。 冥——音明。 ②蹴——音醋。 辟——音必，通避。

【译解】

哀公说：“寡人愚蠢不明，您心里是知道的。”孔子恭敬不安地离开了席位，对回答说：“仁人不越过事理，孝子不越过事理。所以，仁人敬奉双亲如同敬奉上天，敬奉上天如同敬奉双亲，所以孝子能成就自身。”哀公说：“寡人已经听取了您的这番高论，惟恐日后还有过失，那该如何？”孔子说：“君主您能提及这话，那是臣下的福分哪！”

仲尼燕居篇第十

共六章

10·1 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子曰：“居！女三人者^①。吾语女礼^②，使女以礼周流，无不徧也^③。”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④，恭而不中礼谓之给^⑤，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子曰：“给夺慈仁。”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⑥，不能教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⑦。”

【注释】

- ①女——通汝。下同。 ②语——音玉。下同。 ③徧——同遍。
④中——音仲。下二中字音同。 ⑤给——音几。 ⑥食——音嗣。
⑦夫——音扶。

【译解】

孔子在家休息，弟子子张、子贡、子游陪侍，漫谈中间谈到了礼。孔子说：“坐下，你们三人。我给你们讲讲礼，使你们将礼周详地运用各处，无所不遍。”子贡起立离席回话说：“请问礼该如何？”孔子说：“虔敬而不合乎礼，叫做土气；谦恭而不合乎礼，叫做巴结；勇敢而不合乎礼，叫做乖逆。”孔子说：“巴结淆乱了仁慈。”孔子说：“子张做得有些过头，子夏又嫌做得不够。子产像是一般人的母亲，能够喂养而不能够教育。”子贡又离席答对说：“请问凭借什么才能做到适中？”孔子说：“礼呀礼呀！这礼就是用来节制行为使之适中的。”

10·2 子贡退，言游进曰：“敢问礼也者，领恶而全好者与^①？”子曰：“然。”“然则何如？”子曰：“郊社之义，

所以仁鬼神也。尝禘之礼，所以仁昭穆也。馈奠之礼，所以仁死丧也。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飧之礼^②，所以仁宾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义，尝禘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官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③，味得其时，乐得其节，车得其式，鬼神得其飧，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④，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⑤，凡众之动得其宜。”

【注释】

- ①与——音鱼。 ②食——音嗣。 ③量——音亮。 ④辨——通辩。
⑤错——通措。

【译解】

子贡退后，子游进前说：“请问，所谓礼是不是治理恶劣习性、保全良好品行的呢？”孔子说：“是的。”子游说：“那么，该怎么做呢？”孔子说：“郊天、祭社的意义，是用以致仁爱于鬼神的；尝、禘等大规模的宗庙祭礼，是用以致仁爱于各辈祖先的；馈食祭奠的礼仪，是用以致仁爱于死丧的；乡中习射、乡中饮酒的礼仪，是用以致仁爱于乡里的；食宴会酒的礼仪，是用以致仁爱于宾客的。”孔子说：“明白了祭天、祭社的意义，懂得宗庙的祭礼，那么治理国家就了如指掌了吧！所以，这样一来，居家处室有礼，从而长幼就分辨清楚了；这样一来，家族门中有礼，从而父、子、孙三辈族人就和睦了；这样一来，朝廷上有礼，从而官爵上下就井然有序了；这样一来，田猎有礼，从而军事演习就娴熟了；

这样一来，军队有礼，从而就能建立武功了。因为有了礼，宫室得以有了制度，量器、鼎类得以有了式样，饮食滋味得以各适其时，音乐得以有了节制，马车得以有了不同的级别形式，鬼神得以各受其该有的祭享，丧事能够得到适度的表哀，辩说能够得到自己的同志，百官得以各守其职分，政事得以顺利实施。加在身上的，摆在面前的，人们的种种行为举动都能够适宜得当。”

10·3 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①！伥伥乎其何之^②？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是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猎戎事失其策，军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时，乐失其节^③，车失其式，鬼神失其飨，丧纪失其哀，辩说失其党，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失其宜。如此，则无以祖洽于众也。”

【注释】

①相——音象。 ②伥——音昌。 ③乐——音岳。

【译解】

孔子说：“礼是什么呢？礼就是对事务的治理。君子有什么事务，必有相应的治理手段。治理国家倘若没有礼，就犹如盲人没有扶助引导的人吧！茫茫然地要往哪里去呢？就譬如整夜在暗室中有所寻求，没有烛光怎能看得见呢？没有礼，那手脚就不知所措，那耳目就不知怎用，

进退揖让就没有规矩。所以，这样一来，居家处室就会没大没小，长幼无别；家族门内，父子孙三辈族人就要失去和睦；朝廷之上，官爵上下就要丧失秩序；田猎当中就将失掉策略，军队攻守就将失掉控制，官室建造就将丧失制度，量器、鼎类就要丧失式样，饮食滋味就要失其时宜，音乐就将丧失节制，用车就要丧失定式，鬼神就要失去适宜的祭享，丧事就要失掉合度的致哀，辩说失去了听众，百官失去了职守，政事失去了顺利实施。凡加在身上的和摆在面前的，所有种种的举动都失其所宜。这样，就没法倡导群众、团结群众了。”

10·4 子曰：“慎听之，女三人者！吾语女礼，犹有九焉，大飨有四焉。苟知此矣，虽在畎亩之中^①，事之，圣人已。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②，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③，下管《象》《武》，《夏》簫序兴^④，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规，还中矩^⑤，和鸾中《采齐》^⑥，客出以《雍》，彻以《振羽》，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

【注释】

①畎——音犬。 ②县——悬的本字。 ③阕——音确。 ④簫——音月。 ⑤还——同旋。 ⑥齐——音济。

【译解】

孔子说：“认真听着，你们三人！我告诉你们的礼，还有下面九事，

其中四事（金奏《肆夏》，升歌《清庙》，堂下吹奏《象舞曲》、《武舞曲》，舞蹈《大夏舞》）是大飨礼所特有的。如果通晓这些礼意，即使是身在田间的农民，只要按此礼意行事，也是圣人了。外国国君来正式访问，本国国君在祖庙中举行飨礼接待贵宾。两国国君相见：相互揖让而进入庙门；入门时，乐师用庭中所悬的乐钟奏起《肆夏》；宾主踩着节拍分别走到堂前西阶东阶之下，揖让而升堂；堂上各就各位的同时，钟乐正好停止；堂下乐工用笙吹奏《象舞》和《武舞》两支舞曲；接下来，执籥的舞列起舞《大夏》；摆设笾豆与牲俎，按序安排礼乐；备齐各种执事人员。这样做了之后，来访国君就感觉到了主国的盛情厚意。礼中人们来往走动，周旋时步子要合乎圆规的弧线，折行时步子要合乎矩尺的方度；乘车来时，衡上鸾铃与轼前和铃的声响要合乎《采齐》乐章的节拍；礼毕，贵宾走出，堂下奏起《雍》的乐章；撤去席上的食具时，奏起《振羽》的乐章。由此可见，君子的一举一动，没有任何事不在礼乐之中了。主人陪同贵宾刚进庙门的时候，庭中钟声庄重响起，这是表示主人欢迎的情意；乐工登堂歌唱《清庙》诗章，是表示国君景仰文王的美德；堂下笙奏《象》、《武》两支舞曲，表示国君崇敬文王、武王的功业。由此可见，古代的大人君子相见时，不必互相说话，只凭礼乐就可以传示情意了。”

10·5 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①。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子曰：“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夔其穷与^②？”子曰：“古之人与？古之人也。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

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夫夔^③，达于乐而不达于礼，是以传于此名也，古之人也。”

【注释】

①缪——通谬。 ②夔——音魁。 ③夫——音扶。

【译解】

孔子说：“礼有理的意思，乐有节的意思。君子没有道理的事不为，没有节制的事不做。不能习《诗》，则情意隔绝，行礼就难免错谬；不能习乐，则质朴无文，行礼就显得单调；道德浅薄，则气质轻浮，行礼就流于空虚。”孔子说：“一切制度都在乎礼，一切文饰作为都在乎礼，行礼就在乎人了吧！”子贡离席对话，说：“请问，夔对礼的理解是不是很贫乏呢？”孔子说：“是古代的人吧？是古代的那人。通晓礼而不通晓乐，叫做素；通晓乐而不通晓礼，叫做偏。那位夔由于通晓乐而不甚通晓礼，因而就传留下这么个意谓单一的名儿，他毕竟是位古代的贤人。”按：夔本是兽名，一足。

10·6 子张问政。子曰：“师乎！前！吾语女乎！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子张复问。子曰：“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①，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②，兴羽籥，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③，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④。诸侯朝，万物服体，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目巧之室则有奥阼^⑤，席则有上下，车则有左右，行则有随，立则

有序，古之义也。室而无奥阼，则乱于堂室也。席而无上下，则乱于席上也。车而无左右，则乱于车也。行而无随，则乱于途也。立而有序，则乱于位也。昔圣帝、明王、诸侯辨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外内，莫敢相逾越，皆由此途出也。”三子者既得闻此言也于夫子，昭然若发矇矣^⑥。

【注释】

①酢——音作。 ②缀——音坠。 ③乐——音勒。 ④大——通太。 ⑤阼——音作。 ⑥矇——音蒙。

【译解】

子张（颢孙师）问施政的道理。孔子说：“子张啊！上前来！我告诉你吧！君子通晓礼乐，拿来放在政治里面就行了。”子张又问怎么回事。孔子说：“子张！你以为一定要铺席设几，升阶降阶，酌酒献酬、回敬，那才叫做礼吗？你以为一定要行动在舞列舞位中，挥动雉羽竹籥、鸣钟打鼓，那才叫做乐吗？不仅仅如此。说了而能履行，就是礼；履行了而感到愉快，就是乐。君子勉力于礼乐二项，站在面南背北的天子的地位，这样就天下太平了。诸侯前来朝觐，万事顺应得体，百官没有谁敢不奉公从事。礼的兴盛之时，就是民众大治之日；礼的败坏之时，就是民众大乱之日。一座但凭巧妙眼力设计修建的堂室，室中也必有奥（室中西南隅，生活中，尊长居处所在），堂上也必有阼（堂上东序西、南当阼阶之处，行礼时，为主人之位）；坐席本身就有上有下；车轮本身就有左有右，一起走路，总该有先有随；一起站立，总该有个秩序；这是自古就有的道理。如果修建的堂室没有奥和阼，那么尊卑长幼的位置在堂室中就乱了。如果席子本身不分上下，那么人们同坐一席时，尊卑长幼的位置在席上

就乱了。如果车子本身不分左右，那么人们同乘一车时，尊卑长幼的位置在车上就乱了。如果走路不分先后，那么人们一起出门，尊卑长幼的次序就乱在路上了。如果站立没有次序，那么尊卑长幼就乱在立位上了。从前，圣帝、明王、诸侯分辨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内外，谁也不敢超规越分，都是由上面所说的途径出发的。”子张、子贡、子游三人从老师这里听到这番言论，眼界豁然开朗，就好像被拨开了眼翳一样。

孔子闲居篇第十一

共六章

11·1 孔子闲居，子夏侍。子夏曰：“敢问《诗》云‘凯弟君子^①，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②，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矣。”

【注释】

①凯——通恺。 弟——通悌。 ②夫——音扶。

【译解】

孔子闲居在家，弟子子夏陪侍。子夏说：“请问，《诗经·大雅·洞酌》篇中说，‘善良和乐的君子，是人民的父母’。怎么样才可以称作人民的父母呢？”孔子说：“那人民的父母么，必须通晓礼乐的原旨，达到‘五至’，实行‘三无’，以此精神扩充于天下，四方有了灾祸，必先预知，这样就称得上民之父母了。”

11·2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①。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②。此之谓五至。”

【注释】

①乐——音勒。 ②塞——音色。

【译解】

子夏说：“民之父母的意思已经听懂了，请问什么叫做‘五至’呢？”孔子说：“君王的情意所至之处，讴歌也随之而至；讴歌所至之处，礼

也随之而至；礼所至之处，乐也随之而至；乐所至之处，哀也随之而至。君王与人民休戚相关，哀乐相生。所以，这种痼疾一体的感情，虽然擦亮眼睛看也看不见，侧着耳朵听也听不着，然而这种情意确实实地充满了天地之间。这就叫做‘五至’。”

11·3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三无？”孔子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

【译解】

子夏说：“五至的意思已经听懂了，请问什么叫做‘三无’呢？”孔子说：“没有声音而有着和悦的乐，没有仪节而有着诚敬的礼，没有服制而有着同情的丧。这就叫做‘三无’。”

11·4 子夏曰：“三无既得略而闻之矣，敢问何诗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①，无声之乐也。‘威仪逮逮’^②，不可选也’，无体之礼也。‘凡民有丧，匍匐救之’^③，无服之丧也。”

【注释】

①夙——音素。 其——音基。 宥——音右。 ②逮——音地。

③匍——音葡。 匐——音福。

【译解】

子夏说：“‘三无’的意思已经简略地听到了，请问有什么诗句接近三无的意思？”孔子说：“《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篇说：‘日夜谋划

政教以安民。’这诗句的意思接近无声之乐。《诗经·邶风·柏舟》篇说：‘威仪安详和易，人们无可挑剔。’这诗句的意思接近无体之礼。《诗经·邶风·谷风》篇说：‘凡是人家有了死丧，我就竭力赶去帮忙。’这诗句的意思接近无服之丧。”

11·5 子夏曰：“言则大矣，美矣，盛矣！言尽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犹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无声之乐，气志既得；无体之礼，威仪翼翼；无服之丧，施及四国^①。无声之乐，气志既从；无体之礼，上下和同；无服之丧，以畜万邦。无声之乐，日闻四方；无体之礼，日就月将；无服之丧，纯德孔明。无声之乐，气志既起；无体之礼，施之四海；无服之丧，施于孙子。”

【注释】

①施——音益。下同。

【译解】

子夏说：“这话太伟大了！太美了！太丰富了！话说到这一步就到了尽头了吧？”孔子说：“怎么会这样呢！君子从事‘三无’，还有五个层次哩！”子夏说：“详细情况如何？”孔子说：“第一层次：无言之乐，不违心意；无体之礼，威仪从容；无服之丧，心内同情很悲伤。第二层次：无声之乐，心满意得；无体之礼，威仪庄敬；无服之丧，恩意遍及四方。第三层次：无声之乐，民意顺从；无体之礼，上下和

睦同心；无服之丧，得以抚养万邦。第四层次：无声之乐，日益传闻四方；无体之礼，日有所进，月有所成；无服之丧，纯德十分显明。第五层次：无声之乐，民心奋发兴起；无体之礼，普及天下；无服之丧，爱心延及子孙。”

11·6 子夏曰：“三王之德参于天地^①。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矣^②？”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③。”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其在《诗》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④。汤降不迟，圣敬日齐^⑤。昭假迟迟^⑥，上帝是祗^⑦。帝命式于九围。’是汤之德也。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⑧，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奢欲将至^⑨，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其在《诗》曰：‘嵩高惟岳^⑩，峻极于天^⑪。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⑫。四国于蕃^⑬，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令闻^⑭。《诗》云：‘明明天子，令闻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⑮，协此四国。’大王之德也^⑯。”子夏蹶然而起^⑰，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注释】

①参——同三。 ②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矣——阮元《礼记校勘记》云：“《唐石经》无于字。宋岳珂刻本、明嘉靖本同。《石经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经》、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无于字。’” ③劳——

音滂。 ④齐——音基，通跻。 ⑤齐——音摘。 ⑥假——音格。
⑦祗——音芝。 ⑧霆——音庭。 ⑨耆——音士，通嗜。 ⑩嵩——
音松。 ⑪峻——音郡。 ⑫翰——音寒。 ⑬蕃——音帆，通藩。
⑭闻——音问。下同。 ⑮弛——音池，又音史。 ⑯大——通太。
⑰蹶——音贵。

【译解】

子夏说：“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的道德，配天地而为三。请问，怎么样才可以称作德配天地而为三呢？”孔子说：“要遵奉三无私的精神来劳俸劝勉天下。”子夏说：“请问什么叫做三无私呢？”孔子说：“天无私地覆罩万物，大地无私地承载万物，日月无私地临照万物，遵奉这三种无私精神来劳俸劝勉天下，这就叫做三无私。这种精神在《诗经·商颂·长发》篇中有所反映：‘上帝的命令不可背离，至于成汤与天意齐一。成汤谦卑而不敢怠慢，圣德敬意日益累积。光明磊落而从容不迫，全心全意敬畏上帝。上帝命他统理九州的地域。’这是商汤的无私之品德。上天无私，四季循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风雨霜露，养育万物，这都是圣王该当效法的教化。大地无私，负载神妙的气层，神妙的气层酝酿风雷，风雷鼓荡流行，万物显露滋生，都是圣王该当效法的教化。圣王身有清明品德，气质心态如神，热望的事将到来，必先有神明开导，犹如上天将降应时之雨，山川必先生云。这层意思在《诗经·大雅·嵩高》篇中有所反映：‘山大而高的是岳，高峻得上达天空。山岳降下了神灵，诞生了甫侯和申伯二人。唯有申伯和甫侯，才是周朝的干臣。四周国家得到了保卫，四方部族得到了抚问。’这说的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德。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必定先有了美好的声名。《诗经·大雅·江汉》篇说：

‘英明的天子，美名盛传不已。’这说的是三代圣王的功德。诗中又说：‘施布他的文德，协和四方诸国。’这说的是周朝的太王的功德。”子夏快速站起，背墙而立，说：“弟子我怎敢不奉承您的教导呢！”

坊记篇第十二

共三十八章

12·1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①！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②，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注释】

①辟——音僻，通譬。 坊——音房，通防。 与——音余。 ②踰——音俞，通逾。

【译解】

孔子这样说：“君子的治国之道，譬如隄防吧！是用以防范人民品德行为之所不足的。君子大设礼防，人们尚且逾越作恶，何况不设防呢！所以君子用礼教来防止缺德，用刑法来防止淫邪，用政令来防止贪欲。”

12·2 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①，故乱益亡^②。”

【注释】

①慊——音浅。 ②亡——音无，通无。

【译解】

孔子说：“小人生活贫穷就心态困窘，生活富有就作风骄纵。心态困窘就将偷盗，作风骄纵便要乱来。所谓礼，就是顺应人情而拟定的节制形式，用来作为人民的隄防。所以圣人制定礼法，使人民富有的不至于骄纵，贫穷的不至于困窘，尊贵的不怨恨君上，因而乱子日益减少以至消亡。”

12·3 子云：“贫而好乐^①，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诗》云：‘民之贪乱，宁为荼毒^②。’故制国不过千乘^③，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④。”

【注释】

①乐——音勒。 ②荼——音途。 ③乘——音胜。下同。 ④畔——音判，通叛。

【译解】

孔子说：“贫穷而能自得其乐，富有而能谦恭好礼，族人众多而能安分守己的，天下能有几人哪！《诗经·大雅·桑柔》说：‘人们贪图作乱，安心制造苦难。’因此规定，诸侯的国家不能超过一千辆兵车，都市的城墙不能超过百雉（城墙高一丈长三丈为一雉），大夫之家富有的程度不能超过百辆兵车。用这种制度来防范人们，诸侯仍然有背叛造反的。”

12·4 子云：“夫礼者^①，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

【注释】

①夫——音扶。

【译解】

孔子说：“礼么，就是用来章明疑似不清，辨别隐微不明，作为人们隄防的事物。所以，贵贱有等级，衣服有差别，朝廷上有定位，这样人们才能有所谦让。”

12·5 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礼，君不称天，大夫不称君，恐民之惑也。《诗》云：‘相彼盍旦^①，尚犹患之。’”

【注释】

①相——音象。 盍——音何。

【译解】

孔子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帝王，家中没有两个主人，至尊不能同时有二位，这是向人民显示有君臣的分别。《春秋》由于楚、越两国僭越称王，所以不称举楚、越两国国王丧葬之事；礼法规定，对诸侯国君不称天，以避天子之名；对大夫不称君，以避诸侯之名；这都是恐怕迷惑人民的视听。有这样的诗句说：‘看那夜鸣求旦的盍旦鸟，人们尚且厌恶它。’何况那僭称越分的人呢！”

12·6 子云：“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犹得同姓以弑其君^①。”

【注释】

①弑——音式。

【译解】

孔子说：“国君不与同姓的人共乘一辆车，如果与异姓的人共乘一辆车，也要穿着不同的衣服，让人民看到而不生疑。这样来预防人们，人们还有同姓族人杀害国君的。”

12·7 子云：“君子辞贵不辞贱，辞富不辞贫，则乱益亡^①。故君子与其使食浮于人也，宁使人浮于食。”

【注释】

①亡——通无。

【译解】

孔子说：“君子推辞尊贵而不推辞卑贱，推辞富有而不推辞贫穷，那么，祸乱就日益减少以至没有了。所以，作为君子与其使所得俸禄超出个人的才能、贡献，宁愿使自己的才能、贡献超出自己所得的俸禄。”

12·8 子云：“觴酒豆肉^①，让而受恶，民犹犯齿。衽席之上^②，让而坐，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诗》云：‘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③。’”

【注释】

①觴——音伤。 ②衽——音任。 ③亡——通忘，音王。

【译解】

孔子说：“一杯酒，一碗肉，经过推让而接受较差的，即使如此，而人们还有侵犯年长的；宴享席上，一再推让而坐坐在下位，即使如此，而人们还有侵犯尊贵的；朝廷的班位，一再推让而站在较为卑贱之位，即使如此，而人们还有侵犯君主的。《诗经·小雅·角弓》说：‘人们那样的不善良，互相抱怨于一方；接受爵位而不相让，轮到自己就这样善忘。’”

12·9 子云：“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故称人之君曰君，自称其君曰寡君。”

【译解】

孔子说：“君子尊重别人而抑制自己，让别人居先而自己居后，人们就会兴起谦让。所以，外交场合称呼别人的国君为君，称呼自己的国君为寡君。”按：寡君意谓鄙国国君。

12·10 子云：“利禄先死者而后生者，则民不偯^①，先亡者而后存者，则民可以托。《诗》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犹偯死而号无告^②。”

【注释】

①偯——同背。 ②号——音毫。

【译解】

孔子说：“财利荣禄，先给死者而后给生者，这样化育人民，人民就能不背弃死者；先给为国事奔波在外的人，后给生活国内的人，这样化育人民，人民就可以信托。《诗经·邶风·燕燕》篇中说：‘以对先君的思慕，来勉励寡人。’用这种精神规范人们，人们还有背弃死者，致使其老弱哀号而无处投告。”

12·11 子云：“有国家者贵人而贱禄，则民兴让；尚技而贱车，则民兴艺。故君子约言，小人先言。”

【译解】

孔子说：“据有国家的人，尊重人才而不吝惜爵禄，人民便会兴起

谦让，崇尚技能而不吝惜车服，人民便会兴起技艺。所以君子做得多，讲得少，小人没做事先说大话。”

12·12 子云：“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犯也；下不天上施，则乱也。故君子信让以浚而姓^①，则民之报礼重。《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刳菟^②。’”

【注释】

①浚——音立。 ②询——音循。 刳——音除。 菟——音饶。

【译解】

孔子说：“君上施政酌取人民的意见，那下层人民就尊重君上的措施，君上施政不酌取人民的意见，就违犯民心。下层人民不尊重君上的措施，就要出乱子。所以君子用诚信谦让的态度来对待百姓，人民也必定厚重地以礼相报。《诗经·大雅·板》篇中说：‘古人有过这样的话，国君要向樵夫咨询。’”

12·13 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①。《诗》云：‘尔卜尔筮^②，履无咎言^③。’”

【注释】

①亡——通无。 ②筮——音士。 ③咎——音就。

【译解】

孔子说：“有了功善就称道别人的作用，有了过错就称说自己的责任，那么人民就会不争了。有了功善就称道别人的作用，有了过错就称说自

己的责任，那么怨恨就会日益消失。《诗经·卫风·氓》篇说：‘你曾经诚挚地进行卜筮，行为上本无错误可言。’”

12·14 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让善。《诗》云：‘考卜惟王，度是镐京^①。惟龟正之，武王成之。’”

【注释】

①度——音夺。 镐——音浩。

【译解】

孔子说：“有了功善就称道别人，有了过错就称说自己，那么人民就会推功让善。《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篇说：‘武王向神问卜，谋划定居镐京。神龟将它卜定，武王将它筑成。’”

12·15 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①，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②，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③！是惟良显哉！’”

【注释】

①猷——音油。 ②女——通汝。 ③於——音屋。

【译解】

孔子说：“有了功善就称颂君主的领导，有了过错就称举自己的责任，那么人民就会兴起忠心。《尚书·君陈》篇中说：‘你有好的谋划，好的方法，就入宫告诉你的君主，君主采纳实施了，你在外面就谦逊地说：“这谋划，这方法，都出自我们君主的盛德。”啊！这是善良的显现呀！’”

12·16 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大誓》曰^①：‘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②。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注释】

①大——通太。 ②朕——音震。

【译解】

孔子说：“有了功善就称道父母，有了过错就称说自己，那么人民就会兴起孝心。《尚书·太誓》篇记载周武王的誓师辞说：‘我战胜商纣，并非我的武勇，是因为我的父亲没有罪过；如果商纣战胜我，不是我父亲有罪过，而是因为我小子不好。’”

12·17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①。”《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讱^②。”

【注释】

①弛——音池，又音史。 ②讱——通欢。

【译解】

孔子说：“君子要忘却父母的过错，而敬重他们的美德。”《论语》说：“儿子居丧三年期间，仍然不改变父亲在世时的处事原则，可以称得上是孝了。”《尚书·高宗之训》篇说：“高宗居父丧三年时，不言政教，丧期过后发布政令，人民都欢欣接受。”

12·18 子云：“从命不忿^①，微谏不倦，劳而不怨，

可谓孝矣。《诗》云：‘孝子不匮^②。’”

【注释】

①从命不忿——陈可大云：“一说忿当作怠。”王念孙云：“一说是也。《大戴礼·曾子立孝篇》曰：‘微谏而不倦，听从而不懈。’语意正与此同。”

②匮——音愧。

【译解】

孔子说：“遵从父母的命令，而不心怀气忿；父母有过失，要下气柔声的劝谏，而不生厌倦；事奉父母即使劳苦，而不埋怨；可以称得上孝顺了。《诗经·大雅·既醉》篇中说：‘孝子的爱亲精神永不匮乏。’”

12·19 子云：“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诗》云：‘此令兄弟，绰绰有裕^①。不令兄弟，交相为愈^②。’”

【注释】

①绰——音辍。 ②愈——音玉。

【译解】

孔子说：“与父母的族亲和和睦睦，可以称得上孝了。所以君子就依靠这种亲睦之情来联合宗族。《诗经·小雅·角弓》篇中说：‘这是善良兄弟，大家宽容融洽；不是善良兄弟，互相厌恶责骂。’”

12·20 子云：“于父之执，可以乘其车^①，不可以衣其衣^②，君子以广孝也。”

【注释】

①乘——音成。 ②衣其衣——前“衣”音益。

【译解】

孔子说：“对于父亲的同志、朋友，其地位如和自己相等，自己就可以乘用他的马车，但不可穿用他的衣服。因为车在身外可以用，衣服贴身不敢穿。君子以敬父之心敬父的同志、朋友，这样来推广孝道。”

12·21 子云：“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

【译解】

孔子说：“小人都能养活双亲。如果君子供养双亲而不恭敬，那同小人用什么来区别呢？”

12·22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书》云：‘厥辟不辟^①，忝厥祖^②。’”

【注释】

①厥——音决。 辟——音必。 ②忝——音舔。

【译解】

孔子说：“各种场合或坐或立，父亲与儿子不同处在尊卑相等的位置上，来增厚敬心。《尚书·太甲》篇中说：‘身为君主而没有君主的尊严，那就污辱了他的祖先。’”

12·23 子云：“父母在，不称老，言孝不言慈。闺门之内，戏而不叹。君子以此坊民，民犹有薄于孝而厚于慈。”

【译解】

孔子说：“父母健在，儿子不敢自称年老，只谈如何尽孝，不谈如何疼儿爱女。家庭之中可以谈笑，而不可忧叹。君子用这礼法来规范人民，人民还是有孝心淡薄而疼爱子女之情深厚的。”

12·24 子云：“长民者^①，朝廷敬老，则民作孝。”

【注释】

①长——音掌。

【译解】

孔子说：“统治民众的君长能在朝廷上尊敬老人，那么民众就会兴起孝顺的风气。”

12·25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庙之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

【译解】

孔子说：“祭祀时设有尸，宗庙里设有神主，是向人民显示有所尊事的对象。修立宗庙，敬事祭祀，是教导人民追孝先人。用这种方式规范人民，人民还有忘记自己双亲的。”

12·26 子云：“敬则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废礼^①，不以美没礼^②。故食礼^③，主人亲馈则客祭^④，主人不亲馈则客不祭。故君子苟无礼，虽美不食焉。《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受其福^⑤。’《诗》云：‘既醉以酒，既饱

以德。’以此示民，民犹争利而忘义。”

【注释】

①菲——音匪。 ②没——音末。 ③食——音嗣。 ④饋——音愧。 ⑤禴——音药。 寔——音石。

【译解】

孔子说：“敬飧贵宾就使用祭祀所用器皿。所以君子不因物品菲薄而废弃了礼，也不因物品丰美而掩盖了礼。所以食礼中的规矩是，主人亲自致送的食物，客人食前就祭一下饮食神；主人不亲自致送的食物，客人食前就无须祭饮食神。所以，君子对待不具备一定礼数的他人的食物，即使丰美，也不尝用。《易经·既济》爻辞说：‘东邻杀牛举行大祭，不如西邻杀猪举行禴祭能切实受到福祐。’《诗经·大雅·既醉》篇说：‘已经醉人的是酒，已经饱人的是德。’以此来教示人民，人民还有争利而忘义的。”按：东邻指商纣之国，奢而慢礼，故无福；西邻指周文王之国，俭而恭敬，故受福。禴祭是古代四时祭祀之一，殷代称春祭为禴，属于规模较小的祭祀。

12·27 子云：“七日戒，三日齐^①，承一人焉以为尸，过之者趋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②，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饮三，众宾饮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观乎室，堂下观乎上。《诗》云：‘礼仪卒度，笑语卒获。’”

【注释】

①齐——音摘，通斋。 ②醕——音体。

【译解】

孔子说：“国君祭祀之前要斋戒，七日散斋，三日致斋，届时来奉事一位尸即象征先君神灵的族人，士大夫在路上遇见尸乘车而来，就下车回避，这是用以教导人民敬事父祖的。祭祀当中，将盛甜味醴酒的酒樽设在室中，盛着红色酒的酒樽设在堂上，而将盛着清酒的酒樽设在堂下，酒味越浓位越在下，这是教示人民不要贪酒。尸饮三杯，众宾才饮一杯，这是向人民显示有尊卑上下的分别。凭借祭祀的酒肉，会聚宗族，来教导人们和睦相处。所以祭祀当中，堂上人观摩室内人的礼仪，堂下人观摩堂上人的礼仪。《诗经·小雅·楚茨》篇中说：‘礼仪都合乎法度，谈笑都很相得。’”

12·28 子云：“宾礼每进以让，丧礼每加以远。浴于中霤^①，饭于牖下^②，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③，殡于客位^④，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远也。殷人吊于圻^⑤，周人吊于家，示民不偯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从周。以此坊民，诸侯犹有薨而不葬者^⑥。”

【注释】

①霤——音六，通溜。 ②饭——音反。 牖——音友。 ③阼——音作。 ④殡——音鬓。 ⑤圻——音旷。 ⑥薨——音轰。

【译解】

孔子说：“宾礼，主人迎宾，每进至门，进至拐弯处，进至堂阶，都来揖让；丧礼，对死者每进行一项丧事活动，尸身就离原寝处更远。人死在室内北墙下床上，为死者沐浴则在室中央，为死者口中填米就在

室内南窗下，为死者小殓就在室户内包裹扎束，为死者大殓就在堂上东序西的主位上，入棺停殓则在堂上西序东的客位上，将出葬，在宗庙庭中调转灵车，作为出行的开始，埋葬则在城外墓地，都是用以表明死者离原居寝处越来越远了。殷人在墓地上吊慰孝子，周人在孝子由墓地返回家中而哭时进行吊慰，这是教示人民不背弃死者。”孔子说：“死是人的最终之事，于孝子返家而哭时进行吊慰，更切情理，我依从周人的做法。用这种制度规范人们，诸侯还有死后而不据礼成葬的。”

12·29 子云：“升自客阶，受吊于宾位，教民追孝也。未没丧，不称君，示民不争也。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犹有弑其父者。”

【译解】

孔子说：“入葬后，嗣子返家而哭时，从西阶升堂，在西序东的客位上接受吊慰，不敢遽居东序西的主位，这是教导人民追孝亡亲。服丧未终，嗣子不敢称君，守丧逾年，其臣下则可称之为君，这是向人们表示自己不争君位。所以鲁国的《春秋》记载晋国的丧事说：‘里克杀了他的国君之子奚齐，里克杀了他的国君卓。’用这样的制度防范人们，当儿子的还有杀父亲的。”按：《春秋》僖公九年冬：“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奚齐不称君而称君之子，因他嗣立尚未逾年。《春秋》僖公十年春正月：“里克弑其君卓。”卓被称君，因他即位已逾一年。

12·30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长^①，示民不贰也。故君子有君不谋仕，唯卜之日称二君。丧父三年，丧君三年，

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内无客礼，莫敢为主焉。故君适其臣，升自阼阶，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示民不敢专也。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而贰其君。”

【注释】

①弟——音替，通悌。

【译解】

孔子说：“用事奉父亲的孝心来事奉君主，用事奉兄长的悌心来事奉官长，这是教示人民对君长一心不二。所以，君主的儿子当君主在世时，不谋求官职，不急于从政，唯有代替君主问卜时，在命龟辞中可以自称为君主的副贰。为父亲居丧三年，同样，为君主也居丧三年，这是向人民显示对君主的尊崇是不容置疑的。父母在世时，做儿女的不敢专有自身，不敢私存财物，这是向人民显示有尊卑上下的统属关系。所以天子在天下没有做客的礼节，因为天下属于他，没有谁敢做他的主人。所以君主来到臣子家中，迳由主阶升堂，在堂上主位就位，这是向人民显示做儿子的不敢私有自己的官室。父母在世，做儿子的馈赠、奉献给别人的物品，不能涉及车马之类的贵重财物，这是向人民显示做儿子的不敢专擅家产。用这些礼法来防范人民，人民还有忘记父母、怀二心于君主的。”

12·31 子云：“礼之先币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后禄也。先财而后礼则民利，无辞而行情则民争，故君子于有馈者弗能见，则不视其馈。《易》曰：‘不耕获^①，不菑畲^②，凶。’以此坊民，民犹贵禄而贱行^③。”

【注释】

①获——音或。 ②菑——音兹。 畲——音余。 ③行——音杏。

【译解】

孔子说：“先行相见之礼，然后奉上币帛以通情意，这是希望人民先做事而后受利禄。先奉进财物而后行礼，人民就会贪利；没有交际辞让之礼，而径用财物通情，人民就会争利。所以君子当有人来馈送礼物时，如果不能与他见面，那么就不要收纳他那礼物。《易经·无妄》爻辞说：‘不耕种而有收获，不开垦而有良田，不吉利。’用这样的道理来规范人民，人民还是重视利禄而轻视德行。”

12·32 子云：“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彼有遗秉，此有不斂穧^①，伊寡妇之利。’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诗》云：‘采葑采菲^②，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以此坊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

【注释】

①穧——音济。 ②葑——音封。 菲——音非。

【译解】

孔子说：“君子不尽取物利，而留些物利给与民众。《诗经·小雅·大田》篇说：‘那里有掉下来的谷把，这里有没斂束的谷物，这是留给寡妇的利益。’所以，君子做官就不种庄稼，种田就不捕鱼，食用时令所产，不力求珍馐美味。大夫不坐羊皮——大夫不可无故杀羊，士不坐狗皮——士不可无故杀狗。《诗经·邶风·谷风》篇说：‘采摘葑菜菲菜，不可违

根拔起；道德的声音莫要违背，人民能与你同生共死。’用这样的道理来规范人们，人们还有忘义而争利以致丧身的。”

12·33 子云：“夫礼^①，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以此坊民，民犹有自献其身。《诗》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②？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③？横从其亩^④。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注释】

①夫——音扶。 ②取——通娶。 ③蓺——音益。 ④从——通纵。

【译解】

孔子说：“礼是用来防止人们淫纵，显明男女有别，使人不产生两性关系上的怀疑，而作为人们生活纪律的。所以男女不经过媒人就不相交，没有纳礼币订婚，彼此不得私自相见，这就是恐怕男女无别，分限不清。用这些礼法规范人民，民女还有置之不顾而自献其身的。《诗经·齐风·南山》篇说：‘砍伐枝柯怎么办？没有斧头不行。娶妻该当怎么办？没有媒人不成。种麻怎么办？田垅要竖直横平。娶妻该当怎么办？必须要向父母禀明。’”

12·34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

【译解】

孔子说：“娶妻不娶同姓女子，是为了加强血缘的区别。所以买妾时如果不知道她的姓氏，就要通过占卜决定取舍。用这礼法规范人们，鲁昭公还是不顾鲁、吴两国同为姬姓，而娶了吴国女子。而鲁国《春秋》记载此事，去掉了夫人的姓，只说来自吴国；及至她去世，只称名字不道姓地说‘孟子卒’。”

12·35 子云：“礼，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阳侯犹杀缪侯而窃其夫人^①，故大飧废夫人之礼。”

【注释】

①缪——音木，通穆。

【译解】

孔子说：“礼中规定，除非祭礼，男女不得交相献酒。用这礼法防范人们，阳侯还杀了缪侯而强占了他的夫人，所以此后诸侯举行飧礼接待前来访问的诸侯时，就不让自己夫人参加了。”

12·36 子云：“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君子以辟远也^①。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则不入其门。以此坊民，民犹以色厚于德。”

【注释】

①辟——音必，通避。

【译解】

孔子说：“寡妇的儿子，如果不是见到他确有才艺，就不要跟他做

朋友，君子用以远避嫌疑。所以朋友之间的交往，如果男主人不在家，没有死丧之类的大变故，就不要进入他的家门。用这礼法防范人们，人们还是以为美色重于美德。”

12·37 子云：“好德如好色^①。诸侯不下渔色，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故男女授受不亲。御妇人则进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坐。寡妇不夜哭。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以此坊民，民犹淫佚而乱于族^②。”

【注释】

①好——音浩。 ②佚——音益。

【译解】

孔子说：“人们喜好美德应该如同喜好美色一样。诸侯不能在自己的国中网罗美色。因此，君子远离美色来作为人民的榜样。男女不亲手授受物品。为妇女驾御马车，驾驭人坐在女子之右，双手揽着缰绳而左手在前，身子要稍微背着女子。姑姑、姐姐、妹妹、女儿出嫁后回到娘家，家里男子们就不要跟她们同席而坐。寡妇不要在夜晚哭泣，免招非议。妇女有病，问候她时，不要问她得的是什么病。用这些规矩防范人们，人们还有荒淫放纵而在家族中乱伦的。”

12·38 子云：“昏礼^①，婿亲迎，见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违也。以此坊民，妇犹有不至者。”

【注释】

①昏——婚的本字。

【译解】

孔子说：“婚礼规定，女婿亲自前来迎娶新娘，拜见岳父岳母，岳父岳母手牵女儿来交给女婿，怕她事奉丈夫、公婆有什么违误。用这种礼法防范人们，媳妇还有做不到的。”

表记篇第十三

共四十七章

13·1 子言之：“归乎！君子隐而显，不矜而庄^①，不厉而威，不言而信。”

【注释】

①矜——音今。

【译解】

孔子周游列国，道不行而思归，说：“回去吧！君子身虽隐居而德名显著，不须矜持而神情庄重，不曾严厉而自有威仪，不待发言而就取得信任。”

13·2 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①，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择言在躬。’”

【注释】

①惮——音旦。

【译解】

孔子说：“君子对人的手足举止没有失礼的地方，对人的神色没有失礼的地方，对人的言谈没有失礼的地方。所以，君子的体貌足以令人畏服，神色足以令人敬惮，言谈足以令人信任。《尚书·甫刑》篇说：‘恭敬戒慎，要使自己没有被人挑剔的语言加在身上。’”

13·3 子曰：“褐裘之不相因也^①，欲民之毋相渎也。”

【注释】

①褐——音西。

【译解】

孔子说：“行礼当中，或以敞开礼服显露皮裘的罩衣为敬，或以掩实裼衣外面的礼服为敬，不相因循，为了使人们不要相互轻慢。”

13·4 子曰：“祭极敬，不继之以乐^①。朝极辨^②，不继之以倦。”

【注释】

①乐——音勒。 ②朝——音潮。

【译解】

孔子说：“祭祀要极尽诚敬，所以不能祭罢就接着尽情欢乐；朝廷处理国政要极力办好，然而不能疲倦了还继续勉强从事。”

13·5 子曰：“君子慎以辟祸^①，笃以不掇^②，恭以远耻。”

【注释】

①辟——音必，通避。 ②掇——音眼。

【译解】

孔子说：“君子用谨慎来避免祸患，用笃厚来不遭困迫，用恭敬来远离耻辱。”

13·6 子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终日^①。”

【注释】

①僂——音蝉。

【译解】

孔子说：“君子端庄诚敬，从而德业日益增强，晏安放肆，从而品行日益苟且。君子绝不让自己的身心有一天苟且散乱，像是惶惶不可终日样子。”

13·7 子曰：“齐戒以事鬼神^①，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

【注释】

①齐——音摘，通斋。

【译解】

孔子说：“斋戒之后来奉事鬼神，选择吉日来谒见国君，这是恐怕人们的不恭敬。”

13·8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①。”

【注释】

①狎——音匣。

【译解】

孔子说：“有人唯好轻狎侮慢，至死也不知道畏惧。”

13·9 子曰：“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欲民之母相褻也。《易》曰：‘初筮告^①，再三渎，渎则不告。’”

【注释】

①筮——音士。

【译解】

孔子说：“没有言辞就不互相接待，没有礼物就不互相接见，这样规定，为了使人们不互相轻慢。《易经·蒙卦》说：‘初来占问，筮者就告诉他吉凶，再三来占问就是亵渎神灵了，既然亵渎神灵，筮者就不用再告诉他了。’”

13·10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

【译解】

孔子说：“仁是天下的标准，义是天下的裁断原则，回报是天下的公利。”

13·11 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①。《诗》曰：‘无言不讎^②，无德不报。’《大甲》曰^③：‘民非后，无能胥以宁^④；后非民，无以辟四方^⑤。’”

【注释】

①惩——音成。 ②讎——音绸。 ③大——通太。 ④胥——音须。 ⑤辟——音必。

【译解】

孔子说：“用德惠来报答别人对自己的恩惠，人民就会有所劝勉；用怨恨来报复别人对自己的仇怨，人民就会有所惩戒。《诗经·大雅·抑》

篇说：‘没有得不到酬答的语言，没有得不到回报的恩德。’《尚书·太甲》

篇说：‘人民没有帝王不能相互安宁，帝王没有人民不能君临四方。’”

13·12 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①。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②。”

【注释】

①仁——郑玄云：“仁亦当为民，声之误。” ②戮——音路。

【译解】

孔子说：“用德惠来回报别人对自己的仇怨，这是苟求容身的人；用怨恨来回报别人对自己的恩德，这是应该刑杀的恶人。”

13·13 子曰：“无欲而好仁者^①，无畏而恶不仁者^②，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注释】

①好——音浩。 ②恶——音物。

【译解】

孔子说：“心无私欲而爱好仁德的，无所畏惧而憎恶不仁的，天下就那么个把人而已。因此，君子议论道德应该从自己出发，而设置法律就要根据人民的实情。”

13·14 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①，畏罪者强仁^②。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

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道有至、义，有考^③。至道以王^④，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

【注释】

①知——同智。 ②强——音抢。 ③道有至义有考——郑玄云：“此读当言‘道有至有义有考’，字脱一‘有’耳。” ④王——音旺。

【译解】

孔子说：“仁有三种情况，施行仁道时功效相同而动机各异。行仁的功效相同，从效果上看，就不能知道他们各自行仁的动机。施行仁道时都犯了过错，然后才能知道他们各自行仁的动机。有道德的仁人自觉地安于行仁，有智谋的人有目的地利用仁，怕犯罪的人被动地勉强行仁。仁为主，好比人的右手；道为辅，好比人的左手。仁就是人情，道就是道义。厚于仁情的人薄于义理，令人亲爱而不甚尊敬；厚于义理的人薄于仁情，令人尊敬而不甚亲爱。道，有极为精当的至道，有断制得宜的义道，有尽心稽察的考道。实行至道可以为天下之王，实行义道可以称霸诸侯，实行考道可以避免过失。”

13·15 子言之：“仁有数，义有长短小大。中心憯怛^①，爱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资仁者也。《诗》云：‘丰水有芑^②，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③，以燕翼子。武王烝哉^④！’数世之仁也。《国风》曰：‘我今不阅，皇恤我后^⑤。’终身之仁也。”

【注释】

①憯——音惨。 怛——音达。 ②芑——音起。 ③诒——音夷。

厥——音决。 ④烝——音征。 ⑤恤——音旭。

【译解】

孔子说：“仁有程度高低，义也有长短大小。发自内心的悲痛，这是爱人的仁。依循善法而强力推行，这是取仁为手段的仁。《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篇说：‘丰水中还生有芑菜，武王难道无事可做？他留给了子孙良谋善策，用来帮助子孙安乐。武王真是英明的君主哟！’这就是惠及几代的仁。《诗经·邶风·谷风》篇说：‘我自身今天尚且不能见容，哪有工夫忧虑我的以后。’这说的是有关终生的仁。”

13·16 子曰：“仁之为器重，其为道远，举者莫能胜也^①，行者莫能致也。取数多者，仁也。夫勉于仁者不亦难乎^②！是故君子以义度人^③。则难为人，以人望人，则贤者可知已矣。”

【注释】

①胜——音升。 ②夫——音扶。 ③度——音夺。

【译解】

孔子说：“仁犹如一件沉重的器具，一条遥远的道路，提举的人没有谁能胜任的，行走的人没有谁能到头的，只能取其数量较多的算作仁。那勉力行仁不是很难的吗！因此，君子从义理上去衡量人，就很难找到合乎标准的人；如果用人和人比较，那么就可以知道谁是贤者了。”

13·17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①，民鲜克举之^②。我仪图之，惟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

【注释】

①辘——音由。 ②鲜——音显。

【译解】

孔子说：“从内心里安于行仁的人，普天之下不过个把人而已。《诗经·大雅·烝民》篇说：‘道德轻如毛发，很少有人能举它。我认真揣摩此事，惟有仲山甫能举起它，可惜没人帮助他。’”

13·18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①。”子曰：“诗之好仁如此^②。乡道而行^③，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④，毙而后已。”

【注释】

①景行行止——上“行”名词，音杏。下同。 ②好——音浩。

③乡——通向。 ④俛——音免，通勉。 孳——音兹。

【译解】

《诗经·小雅·车辳》篇说：“高山为大家所仰望，大道为民众所共行。”孔子说：“诗人爱好仁德如此强烈。面向大道而行，走到半路因力尽而暂停，忘记了本身的衰老，不知道在世年限已经不多了，仍然奋勉向前，日日勤劳不懈，死而后已。”

13·19 子曰：“仁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过易辞也。”子曰：“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敬让以行，此虽有过，其不甚矣。夫恭寡过，情可信，俭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鲜乎！《诗》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译解】

孔子说：“行仁道难以成功，由来已久了！从而人人对所爱好的仁道在理解和实践上未免存在偏失，所以履行仁道者的过错，因为不属于品德问题，容易谈论解说。”孔子说：“恭敬接近礼，俭朴接近仁，诚信接近人情。恭敬谦让地做人行事，这样即使有过错，也不会是严重的了。恭敬能够少过，真情可以令人信任，俭朴就易于容身。因此而失败的，不是少有的吗！《诗经·大雅·抑》篇说：‘态度温和，恭谨待人，才是道德的根基。’”

13·20 子曰：“仁之难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礼以节之，信以结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极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是故君子衰经则有哀色^①，端冕则有敬色，甲冑则有不可辱之色。《诗》云：‘惟鹄在梁^②，不濡其翼^③。彼记之子，不称其服^④。’”

【注释】

①衰——音崔。 经——音蝶。 ②鹄——音题。 ③濡——音儒。

④称——音趁。

【译解】

孔子说：“行仁道的难以成功，由来已久了！只有君子才能成功。所以，君子不用自己所能做到的责怪别人，不用别人所不能做到的羞辱别人。因此，圣人制定行为准则，不根据自己的水准来制定，而是促使人民有所劝勉，有所羞愧，来实行他的训导。用礼仪来节制他们，用诚信来团结他们，用容貌来文饰他们，用衣服来改变他们，用朋友来提高他们，希望人民专心一意的向善。《诗经·小雅·何人斯》篇说：‘对人既问心无愧，对天也心中无畏。’所以君子穿上他们的衣服，就要以君子的仪容来文饰；有了君子的仪容，就要以君子的言辞来文饰；练就了君子的言辞，就要以君子的品德来充实。因此，君子羞愧于身穿君子之服而没有君子的仪容，羞愧于有着君子的仪容而没有君子的语言，羞愧于有了君子的语言而没有君子的品德，羞愧于有了君子的品德而没有君子的实际行动。因此，君子身着丧服就有悲哀的神色，身穿礼服就有恭敬的神色，顶盔贯甲就有不可侵犯、不可侮辱的神色。《诗经·曹风·候人》篇说：‘鸛鹄在水梁上停立，还能够不沾湿它们的羽翼；那些无德之徒，不配穿上那样的官服。’”

13·21 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义者，贵贱皆有事于天下。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①，故诸侯勤以辅事于天子。”

【注释】

①粢——音咨。 盛——音成。 秬——音巨。 鬯——音唱。

【译解】

孔子说：“君子所谓的义，意思是说，不论尊卑贵贱，在天地间都

要有所尊事。例如：天子亲耕籍田，用祭器中盛着籍田谷物做的米饭，用郁金香草汁和黑黍米酿制的香酒，来尊事上帝；所以各路诸侯也勤勉地辅事天子。”

13·22 子曰：“下之事上也，虽有庇民之大德^①，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俭以求役仁，信让以求役礼，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俭于位而寡于欲，让于贤，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义，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听天命。《诗》云：‘莫莫葛藟^②，施于条枚^③。凯弟君子^④，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谓与^⑤？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⑥。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注释】

①庇——音必。 ②藟——音垒。 ③施——音益。 ④弟——音替。 ⑤与——音余。 ⑥聿——音育。

【译解】

孔子说：“在下位的公侯事奉在上位的天子，在下位的卿大夫事奉在上位的国君，即使自己有庇护人民的大德，也不敢有统领人民的心意，这是仁德的深厚。所以，君子恭敬俭朴以求服务于仁，诚信谦让以求服务于礼，不自推尚自己的工作，不自尊崇自己的身份，对地位不奢求，对欲望很寡少，逊让贤人，谦卑自己而尊重别人，小心谨慎而敬畏道义，要求自己用这样的态度事奉君王，得意时是这样，不得意时也是这样，听天由命。《诗经·大雅·旱麓》篇说：‘茂密的野葡萄，爬上了大树的

枝条。和乐平易的君子，求福不走邪道。’这说的是舜、禹、文王、周公吧？他们都有统理人民的大德，都有敬事君王的小心。《诗经·大雅·大明》篇说：‘啊！这位文王，为人小心翼翼。昭明地事奉上帝，招致了许多福利。他的德行一点不坏，受到四方诸侯的拥戴。’”

13·23 子曰：“先生谥以尊名，节以壹惠，耻名之浮于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处情^①；过行弗率，以求处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贤。是故君子虽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为烈也，岂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于名也，故自谓便人。”

【注释】

①处——音杵。

【译解】

孔子说：“先王按例为死去的公侯卿大夫拟定谥号，借以尊崇死者的名誉，只节取死者一项突出优点来定谥，耻于让死者的声名超过实际品行。所以，君子不自己夸大自己的事业，不自己推崇自己的功绩，以求处于情实之中；有了过失行为，不复因循，以求处于仁厚之道；表彰别人的优点而赞美别人的功绩，以求屈己尊贤。因此，君子虽然自己谦卑，而人民却尊敬他。”孔子说：“后稷创始农业，这本是天地间的伟大功业，受惠的岂只是一两个人呢！但他只想使自己的行为超出名声，所以就自称是个熟悉农事的人。”

13·24 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诗》

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凯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①。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水之于民也，亲而不尊，火尊而不亲。土之于民也，亲而不尊，天尊而不亲。命之于民也，亲而不尊，鬼尊而不亲。”

【注释】

①弟——音替，通悌。说——音月，通悦。

【译解】

孔子说：“君子所说的仁，那是很难做到的！《诗经·大雅·洞酌》篇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人民的父母。’君子用和乐教育人，使人自强；用平易感化人，使人安悦。做到快乐而不荒废事务，有礼而相亲，威严庄重而相安，孝顺慈爱而相敬。任使人民既有父亲般的尊严，又有母亲般的亲切，如此而后可以作为人民的父母了。除非具有最高品德的人，谁能这样呢？现在做父亲的爱儿子，情况是，亲爱贤能的，鄙视无能的；做母亲的爱儿子，情况是，亲爱贤能的，怜爱无能的。母亲亲切而不够尊严，父亲尊严而不够亲切。一般说来，水对于人民可亲近而不尊严，火尊严而不可亲近；土地对于人民可亲近而不尊严，天尊严而不可亲近；政令对于人民可亲近而不尊严，鬼神尊严而不可亲近。”

13·25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

蠢而愚^①，乔而野^②，朴而不文^③。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注释】

①蠢——音冲。 ②乔——音交，通骄。 ③朴——通朴。

【译解】

孔子说：“夏代的治国之道是尊崇政令，敬事鬼神而使之远离政教，接近人民而情意忠实，以俸禄待遇为先而以严格要求为后，以奖赏为先而以刑罚为后，所以他们的政风是亲切而不尊严；夏代人民的流弊是，拙笨而愚昧，骄傲而粗野，质朴而不文雅。殷代人尊崇鬼神，君主率领人民来事奉鬼神，以鬼神为先而以礼教为后，以刑罚为先而以奖赏为后，所以他们的政风是尊严而不亲切；殷代人民的流弊是，放荡而不安静，争强好胜而不知羞耻。周代人尊崇礼法，推尚施与，敬事鬼神而使之远离政教，接近人民而情意忠实，其行赏施罚的轻重视爵位尊卑而定，所以他们的政风是亲切而不尊严；周代人民的流弊是，趋利而取巧，文过饰非而大言不惭，害人败事而手法隐蔽。”

13·26 子曰：“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①，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

【注释】

①强——音抢。

【译解】

孔子说：“夏代行政之道未尝烦渎言辞，不求全责备，不过大地向人民责求赋税，人民还没有厌弃亲上的感情。殷代统治者还未烦渎礼仪，但对人民求全责备。周代统治者勉强人民奉行政教，虽未烦渎鬼神，然而奖赏进爵、施刑处罚方面已经到了尽头了。”

13·27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①。”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

【注释】

①胜——音升。

【译解】

孔子说：“虞代、夏代的治国之道，民怨尚少；殷代、周代的治国之道，有着不能克服的流弊。”孔子说：“虞代、夏代的质朴，殷代、周代的文采，都到顶点了。虞代、夏代的文采胜不过他们的质朴，而殷代、周代的质朴却又胜不过他们的文采。”

13·28 子言之曰：“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

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译解】

孔子说：“后世即使有创造良政的明王，也赶不上虞帝大舜了。虞舜君临天下，在世时心底无私，死后也不厚待自己的儿子，慈爱人民犹如父母对待子女，有忧伤痛苦的热爱，有忠实利人的教诲，亲切而尊严，安详而恭敬，威严而又仁爱，富足而有礼，施惠于人而能散布得宜。虞舜的士大夫们，尊崇仁德，敬畏道义，既耻于浪费又轻视钱财，忠诚而不犯上，坚持正义而又态度恭顺，文雅而稳重，宽弘而明辨。《尚书·甫刑》篇说：‘道德的威严令人敬畏，道德的光明令人英明。’除非虞舜，谁能做到这样呢？”

13·29 子言之：“事君先资其言，拜自献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责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故其受禄不诬，其受罪益寡。”

【译解】

孔子说：“事奉国君，先要借助于自己的建议，国君采纳，自己拜受君命，献身性地去工作，来成全个人的忠信。所以国君对他的臣下有责成的权力，臣下对自己的建议有效死实现的决心。因此臣下居官受禄就不会虚妄无实，他们因失职渎职而受罚得罪的自必日益寡少。”

13·30 子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易》曰：

‘不家食，吉。’”

【译解】

孔子说：“事奉国君，进纳大的建议，就能期望给国家带来大利益，进纳小的建议就能期望给国家带来小利益。所以君子不因为小建议的实施而接受大的俸禄，也不会因为大建议的实现而只受到小的俸禄，俸禄大小视功德大小而定。《易经·大畜》卦说：‘国君有大的积蓄，不仅与家人共同食用而已，应当招贤授禄，这才吉利。’”

13·31 子曰：“事君不下达，不尚辞，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尔位^①，正直是与^②。神之听之，式谷以女^③。’”

【注释】

①靖——音静。 共——音工，通恭。 ②与——音雨。 ③女——通汝。

【译解】

孔子说：“事奉国君，不将内容低下的事情通禀，不崇尚浮华辞令，不是正派人就不由他举荐进用。《诗经·小雅·小明》篇说：‘安详恭谨地守位尽职，与正直的人在一起，神明视听不爽，会将好处给你。’”

13·32 子曰：“事君远而谏则谄也^①，近而不谏则尸利也。”子曰：“迩臣守和^②，宰正百官，大臣虑四方。”子曰：“事君欲谏不欲陈。《诗》云：‘心乎爱矣，瑕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③。’”

【注释】

①谏——音产。 ②迕——音耳。 ③忘——音王。

【译解】

孔子说：“事奉国君，如果是与国君疏远的小臣而强行谏争，那就是巴结谄佞；如果是国君的近臣而不进行劝谏，那就是尸位素餐空受利禄。”孔子说：“国君的左右近臣谨守调和君德之职，宰相端正百官，大臣们谋虑国家四方大事。”孔子说：“事奉国君，国君有了过失，作为臣下要劝谏，而不要在外张扬。《诗经·小雅·隰桑》篇说：‘心里将他敬爱，何不给予忠告？衷心将他喜好，何时能够忘掉。’”

13·33 子曰：“事君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故君子三揖而进，一辞而退，以远乱也。”子曰：“事君三违而不出竟^①，则利禄也。人虽曰不要^②，吾弗信也。”

【注释】

①竟——同境。 ②要——音邀。

【译解】

孔子说：“君子事奉国君，要难于接受进升而易于主动辞职，务使德位相称，那么各个官位就位得其人，井然有序了。如果贪图权名利禄，轻易地追求进升而难于主动引退，致使德位不相称，那就造成混乱了。所以君子宾主相见时，三次作揖而进入，一次告辞而退出，就是用以远离混乱。”孔子说：“事奉国君，三次政见不合而不辞职出境，那就是贪图俸禄。别人即使说他无所企求，我也是不相信的。”

13·34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终。”

【译解】

孔子说：“事奉国君，要以谨慎开始，要以恭敬告终。”

13·35 子曰：“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

【译解】

孔子说：“事奉国君，国君可以使臣下尊贵，可以使臣下卑贱，可以使臣下富有，可以使臣下贫穷，可以使臣下生，可以使臣下死，就是不可以使臣下违乎礼义地乱来。”

13·36 子曰：“事君，军旅不辟难^①，朝廷不辞贱。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则慎虑而从之，否则孰虑而从之，终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注释】

①辟——通避。 难——去声。

【译解】

孔子说：“事奉国君，在军队中不逃避危难，在朝廷上不推辞卑贱职务。处在某种职位而不履行其职事，那就乱了。所以，国君任使臣下办事，臣下觉得合乎心愿，慎重考虑之后就积极从事，臣下觉得不合乎心愿，深思熟虑之后再积极从事，事情办完而后引退，这是臣下应有的忠厚。《易经·蛊》卦说：‘不是事奉王侯，而是崇尚事业。’”

13·37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诗》曰：‘鵲之姜姜，鹉之贲贲^①。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注释】

①鹉——音纯。 贲——音奔。

【译解】

孔子说：“唯有天子受命于天，官吏受命于君主。所以，君主的命令顺应天命，臣下就顺从君命；君主的命令背逆天命，臣下就背逆君命。《诗经·鹉之奔奔》篇说：‘喜鹊双双地飞翔，鹉鹉对对地依傍。这个人没有天良，却做了我们的国王。’”

13·38 子曰：“君子不以辞尽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是故君子于有丧者之侧，不能赙焉^①，则不问其所费；于有病者之侧，不能馈焉，则不问其所欲；有客不能馆，则不问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小雅》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餽^②。’”

【注释】

①赙——音附。 ②餽——音谈。

【译解】

孔子说：“君子不根据一个人的某些言辞就断定他的整个为人。天下有道时期，人们美好的行为多如枝叶；天下无道时期，人们漂亮的言辞多如枝叶。所以，君子在有丧事人的旁侧，如果不能资助他，就不问

人家要用多少花费；在病人的旁侧，如果不能馈赠他，就不问人家需要什么；有远客来访，如果不能让客人留住，就不问人家住在何处。所以，君子之间的交际清淡如水，小人之间的交际浓如甜酒。君子之交虽淡，却因而成事；小人之交虽甜，倒因而坏事。《诗经·小雅·巧言》篇说：‘坏人的话听来很甜，端来祸乱请你进餐。’”

13·39 子曰：“君子不以口誉人，则民作忠。故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①，问人之饥则食之^②，称人之美则爵之。《国风》曰：‘心之忧矣，于我归说^③。’”

【注释】

①衣——音益。 ②食——音嗣。 ③说——音税。

【译解】

孔子说：“君子不用空话称赞人，那人民就会兴起忠实的风气。所以君子向人问寒，就送衣服给人穿；向人问饥，就送食物给人吃；称赞人的美德，就要给以爵位。《诗经·曹风·蜉蝣》篇说：‘你使我心很忧虑，跟我回家去歇息。’”

13·40 子曰：“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①。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已怨。《国风》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注释】

①菑——同灾。

【译解】

孔子说：“口说给人恩惠而实际恩惠不至，怨恨甚至灾祸就要临到他的身上。因此，君子与其有因应诺不兑现而受到的指责，不如因不应诺而受到的埋怨。《诗经·卫风·氓》篇说：‘当初谈笑和和悦悦，赌咒发誓恳恳切切，而今他不反思过去的岁月。他连往日的诺言想都不想，那也只好恩断义绝。’”

13·41 子曰：“君子不以色亲人。情疏而貌亲，在小人则穿窬之盗也与^①？”

【注释】

①窬——音俞。

【译解】

孔子说：“君子不光用脸色向人表示亲热。感情疏远而外貌装出亲热，这在平民百姓当中不就是掏墙洞的盗贼吗？”

13·42 子曰：“情欲信，辞欲巧。”

【译解】

孔子说：“感情要诚信，言辞要有技巧。”

13·43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卜、筮不相褻也。大事有时日，小事无时日，有筮。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违龟筮。”

【译解】

孔子说：“从前夏、商、周三代圣明的帝王都事奉天地神明，做大事没有不用占卜决定的，不敢凭私意轻慢地事奉上帝。所以不冲犯不吉利的日月，不违背龟甲、蓍茎所显示的吉凶。用龟甲卜了就不用蓍茎再筮，用蓍茎筮了就不用龟甲再卜，卜筮不相重复。大的祭事有固定的时日，但祭前也卜，示不敢专；小的祭事没有固定的时日，用筮决定。祭祀天地神祇选用刚日，即一句中的甲丙戊庚壬等单数日；祭祀宗庙选用柔日，即一句中的乙丁己辛癸等偶数日。不违背龟卜蓍筮的指示。”

13·44 子曰：“牲牷、礼乐、齐盛^①，是以无害乎鬼神，无怨乎百姓。”

【注释】

①牷——音全。 齐——音资，通斋、粢。 盛——音成。

【译解】

孔子说：“祭祀当中，祭牲毛色纯正，礼乐齐备，黍饭、稷饭精洁，因此对鬼神都适宜无害，使百姓都满意无怨。”

13·45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辞恭，其欲俭，其禄及子孙。《诗》曰：‘后稷兆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①。’”

【注释】

①迄——音气。

【译解】

孔子说：“对后稷的祭祀是容易备办的。因为他的言辞谦恭，他的

欲望俭素，他的福禄施及子孙。《诗经·大雅·生民》篇说：‘从后稷开始的祭典，几乎没有什么遗憾，一直到了今天。’”

13·46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无筮，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诸侯非其国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处大庙^①。”

【注释】

①大——通太。

【译解】

孔子说：“身居大位之人的器物，很有威严，很受敬重。天子在京师用卜不用筮，诸侯有守国之筮。天子出行，在道途中有小事就用筮。诸侯不在自己的国内不用筮，在外国，要卜所住寢室。天子来到诸侯的国家，必住在诸侯的太庙中，无须卜问吉凶。”

13·47 子曰：“君子敬则用祭器。是以不废日月，不违龟筮，以敬事其君长；是以上不渎于民，下不亵于上。”

【译解】

孔子说：“君子敬重贵宾，宴飨时就使用祭祀的器皿。所以，在下位的人都能不旷废规定的日月，不违背卜筮的指示，来恭敬地奉事自己的君长；所以，上面的人不烦渎人民，下面的人不敢轻慢上面的人。”

缙衣篇第十四

共二十五章

14·1 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译解】

孔子说：“做君上的宽厚，臣下容易事奉，做臣下的忠诚，君上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烦多了。”

14·2 子曰：“好贤如《缙衣》^①，恶恶如《巷伯》^②，则爵不渎而民作愿^③，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④。’”

【注释】

①好——音浩。 缙——音兹。 ②恶恶——上音物，下音饿。

③愿——音院。 ④孚——音浮。

【译解】

孔子说：“爱好贤人如同《诗经·郑风·缙衣》篇所讲的那样，憎恨恶人如同《诗经·小雅·巷伯》篇所讲的那样，那么，爵位就不会滥授而人民也就兴起了谨厚的风气，刑罚不须动用而人民就都会服从了。《诗经·大雅·文王》篇说：‘效法文王，万国兴起诚信。’”

14·3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①，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②。故君民者子以爱之^③，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④；恭以莅之^⑤，则民有孙心^⑥。《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

【注释】

①夫——音扶。 ②邇——遁的本字。 ③子——音磁，通慈。

④倍——通背。 ⑤涖——音立。 ⑥孙——音训，通逊。

【译解】

孔子说：“人民，用道德教育他们，用礼义整顿他们，那人民就有进取向上之心；用政令来教导他们，用刑罚来整顿他们，那人民就有逃避罪责之心。所以，统治人民的人，像爱护儿女般的爱护人民，人民就亲近他；用诚信来团结人民，人民就不背叛他；用恭敬的态度接待人民，人民就有顺从之心。《尚书·甫刑》篇说：‘苗人不听从命令，就用刑罚管制他们，制作了五种酷刑，而称之为法。’因此苗人的品德日益恶劣，而终于绝了后代。”

14·4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①，是民之表也。”

【注释】

①好——音浩。 恶——音物。

【译解】

孔子说：“下面的人事奉上面的人，不是听从他的命令，而是追随他的行为。君上爱好这项事物，下面的臣民一定比他爱好得更甚。所以君上的爱好和憎恶不可以不慎重，因为他是人民的表率。”

14·5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

《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甫刑》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译解】

孔子说：“禹即位才三年，人民的仁德就有了成就，难道他们原来就一定都有仁德吗？不过是受了禹的感化。《诗经·小雅·节南山》篇说：‘地位显赫的尹太师，人民都在注视着你。’《尚书·甫刑》篇说：‘天子一人有了善德，千万人民就有了依赖。’《诗经·大雅·下武》篇说：‘成王的诚信，就是大地人民的法式。’”

14·6 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故长民者章志、贞教、尊仁以子爱百姓^①，民致行己以说其上矣^②。《诗》云：‘有棫德行^③，四国顺之。’”

【注释】

①长——音掌。 子——通慈。 ②说——通悦。 ③棫——音决。行——音杏。

【译解】

孔子说：“上面的人喜好仁，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争先行仁，唯恐落后。所以，统治人民的人应该彰明心志，端正教化，尊崇仁德，来慈爱百姓，人民就会致力于修养自己来取悦于他们的君上。《诗经·大雅·抑》篇说：‘有了正大的德行，四方国家都会顺从。’”

14·7 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①；王言如纶，其出如綍^②。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

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诗》云：‘淑慎尔止，不愆于仪^③。’”

【注释】

①纶——音轮。 ②紃——音符，同纆。 ③僇——音千，古愆字。

【译解】

孔子说：“君王说的话本来如同蚕丝那么细，传出之后，臣民听来就如同绶带那么粗了；君王说的话本来如同绶带那么细，传出之后，臣民听来就如同引棺大绳那么粗了。所以，身居大位的人不该倡导虚浮不实的言论。可以说说而不可以实行的话，君子不说；可以做而不可说出的事，君子不做。那么，人民就会言行相符，言论既不会高出行为，行为也不会超越言论。《诗经·大雅·抑》篇说：‘好好的慎重你的举止，不要在礼仪上出现过失。’”

14·8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①，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②，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③。’”

【注释】

①道——音倒，通导。 ②稽——音基。 ③於——音乌。 缉——音气。

【译解】

孔子说：“君子用语言教导人们向善，用行动禁止人们作恶。所以，说话必须要考虑它的后果，行动必须要核查它的弊端，那么人民就会谨

言慎行了。《诗经·大雅·抑》篇说：‘慎重你的发话，敬谨你的威仪。’《诗经·大雅·文王》篇说：‘端庄肃穆的文王啊！不断地走向光明，敬慎自己所处的地位。’”

14·9 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壹。《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译解】

孔子说：“作为人民的君长，服装样式不变，举止具有常规，用以整齐他的人民，那么，人民的德行才会划一。《诗经·小雅·都人士》篇说：‘那些京都人士，狐皮裘色黄黄。他们的仪容不改，他们出口成章。将要归往周京，实为万民仰望。’”

14·10 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述而志也，则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尹吉》曰^①：‘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贰^②。’”

【注释】

①吉——郑玄云：“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 ②贰——音特。

【译解】

孔子说：“作为君上可以一望而知他的心态，作为臣下可以循其言貌而认识他的心情，那么，君上就不怀疑他的臣下，而臣下也就不疑惑他的君上了。《尹诰》说：‘惟有我伊尹和汤都有纯一的道德。’《诗经·曹风·鸛鸣》篇说：‘善人君子，他的仪态没有差错。’”

14·11 子曰：“有国家者章义瘝恶^①，以示民厚，则民情不贰。《诗》云：‘靖共尔位^②，好是正直^③。’”

【注释】

①瘝——音胆。 ②共——音工，通恭。 ③好——音浩。

【译解】

孔子说：“据有国家的人，表彰正义，痛恨邪恶，来向人民昭示政教立意的深厚，这样，民情才能专一不贰。《诗经·小雅·小明》篇说：‘安详恭谨地守位尽职，爱好的就是这种正直。’”

14·12 子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①。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②，慎恶以御民之淫^③，则民不惑矣。臣仪行^④，不重辞，不援其所不及，不烦其所不知，则君不劳矣。《诗》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瘝。’《小雅》曰：‘匪其止共^⑤，惟王之邛^⑥。’”

【注释】

①长——音掌。 ②好——音浩。 ③恶——音物。 ④仪——郑玄云：“仪当为义，声之误也。” ⑤共——通恭。 ⑥邛——音穷。

【译解】

孔子说：“君上的态度迟疑，那百姓就会迷惑；臣下难以理解，那君长就会劳神。所以统治人民的人，要彰明良好的品德，用以教示民俗，要惩戒罪恶的行为，来制约人民的贪淫，那么人民就不迷惑了。臣下依道而行，不注重浮华辞令，国君能力所做不到的事，不去支持他，国君智力所不能知晓的事，不去烦扰他，那么国君就不劳苦了。《诗经·大雅·板》

篇说：‘上帝乖戾暴横，下民全都困病。’《诗经·小雅·巧言》篇说：‘臣下并非举止谦恭，只让国王劳苦大增。’”

14·13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劝也，刑罚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轻爵。《康诰》曰：‘敬明乃罚。’《甫刑》曰：‘播刑之不迪^①。’”

【注释】

①播刑之不迪——郑玄云：‘不’，衍字耳。”

【译解】

孔子说：“政令之不能推行，教化之不能成功，是由于颁爵授禄不能令人劝勉，处罚施刑不能令人羞耻。所以君上不可以滥用刑罚而轻易授爵。《尚书·康诰》说：‘敬慎公明地施用你的刑罚。’《尚书·甫刑》说：‘颁布刑罚要合道理。’”

14·14 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迕臣比矣^①。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迕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迕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叶公之顾命曰^②：‘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③，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

【注释】

①迕——音耳。 ②叶——音设。 ③嬖——音必。

【译解】

孔子说：“大臣不亲附国君，从而百姓不得安宁，这是由于大臣对国君的忠诚不足，国君对大臣的敬重不够，而他们的富贵又已经超过了限度。大臣不治理国政，而国君身边的近臣就私相比附欺骗国君了。所以国君对于大臣不可不敬重，因为大臣是民众的表率；国君对于近臣不可不审慎的选择，因为近臣是人民联系国君的途径。国君不要和小臣谋虑大臣的事，不要和远臣谈论近臣的事，不要和内臣图谋外臣的事，这样，大臣就不会抱怨，近臣就不会嫉妒，而远臣也不会受到壅蔽。叶公的遗嘱说：‘不要用小臣的计谋来败坏大臣的作为，不要因宠幸的贱妾而忌恨庄重的皇后，不要因宠幸的小臣而憎恶庄重的士、大夫、卿。’”

14·15 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诗》云：‘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①，亦不我力。’《君陈》曰：‘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

【注释】

①仇——音求。

【译解】

孔子说：“执政大人不亲近那些贤人，而信任那些卑鄙小人，那么，人民因此会失去所当亲近的人，而教化也会由此烦乱了。《诗经·小雅·正月》篇说：‘当初那君王礼求于我，好像唯恐求而不得。招致我后反而怠慢，也不让我的才力得以展现。’《尚书·君陈》篇说：‘未曾见到圣道，好像自己不可能见到；见到圣道之后，却又不能应用圣道。’”

14·16 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于人而溺人^①，德易狎而难亲也^②，易以溺人。口费而烦，易出难悔，易以溺人；夫民闭于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③：‘毋越厥命以自覆也^④。’‘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⑤’。《兑命》曰^⑥：‘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⑦，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⑧。’《尹吉》曰^⑨：‘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⑩，自周有终，相亦惟终^⑪。’”

【注释】

- ①夫——音扶。 ②狎——音匣。 ③大——通太。 ④厥——音决。 ⑤省——音醒。下同。 ⑥兑——音月。郑玄云：“兑当为说。”说音悦。 ⑦裳——音常。 笥——音寺。 ⑧逭——音唤。 ⑨吉——亦告字之误。 ⑩天——郑玄云：“天当为先，字之误。” ⑪相——音象。

【译解】

孔子说：“小人淹死在水里，君子淹死在嘴里，执政大人淹死在人民的洪流里，都是在于他们有所轻慢。那水接近人而能淹死人，道德的微小浅近处容易狎习，而博大精深处难以亲近，容易令人有沉溺于大水之感。说空话而且絮烦，话容易出口而难以追悔，容易招致灭顶之灾，那一般民众闭塞于人情事理，而有卑鄙之心，对他们只可敬重，不可怠慢，他们容易把大人淹死。所以君子是不可以不慎重的。《尚书·太甲》篇说：‘不要使你的教命越出正轨而自取覆败。就像猎人把弩机张开，省视箭头

对准那猎物再放箭。’《尚书·兑命》篇说：‘嘴是说话的，而能引起羞辱，盔甲是御敌的，而能引起战争，朝服祭服是穿着行礼的，不用就妥放在竹箱之中，盾牌和矛戈是用来征讨的，当反省自身，不可妄加无辜。’《尚书·太甲》篇说：‘上天作孽，尚可离去，自己作孽，无处逃避。’《尹诰》说：‘伊尹先前亲身见到夏代西邑的政局，国君以忠信治国多有成就，辅助大臣也有成就。’”

14·17 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①，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诗》云：‘昔吾有先正^②，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君雅》曰^③：‘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④，小民亦惟曰怨。’”

【注释】

①好——音浩。 ②正——音征。 ③雅——音芽，通牙。

④资——郑玄云：“资当为至，声之误也。” 祁——音其。

【译解】

孔子说：“人民把君主当作心脏，君主把人民当作身体。心情庄重，那身体就安舒；心情严肃，那容貌就恭敬。心中有所喜好，那身体必定适应。君主喜好的，人民必定照样希求。心因身体而获得保全，也因身体而受到伤害；君主因为民众的拥戴而得以生存，也因为人民的不满而导致灭亡。古诗曰：‘从前我们有位先世的贤臣，他的言谈明达而且公平，国家得以安宁，城市得以建成，民众得以安生。’《诗经·大雅·节南山》篇说：‘谁

能执掌国政？自己居官不正，结果劳苦了百姓。’《尚书·君雅》篇说：‘夏天暑热阴雨，小民满口抱怨，及至冬季严寒，小民也是满口抱怨。’”

14·18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壹，行无类也^①。”

【注释】

①行——音杏。

【译解】

孔子说：“下面人事奉上面人，如果本身不正，言而无信，那么，情义就不专一，行为就不像样了。”

14·19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故君子多闻，质而守之；多志，质而亲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陈》曰：‘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一也。’”

【译解】

孔子说：“说话是要有事验的，而行为是要有规格的，因此，活着时不可被剥夺志向，死后不可被剥夺名声。所以，君子要多闻往事，选择主要的而牢守不失；要多多结识人才，选择主要的而加以亲近；知识要博大精深，择取要略而付诸行动。《尚书·君陈》篇说：‘政教出入，由你的臣众来谋度，大家意见相同再实施。’《诗经·曹风·鸣鸠》篇说：‘善人君子，他们的仪度纯一。’”

14·20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①，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乡^②，其恶有方^③。是故迩者不惑而远者不疑也。《诗》云：‘君子好仇^④。’”

【注释】

①好——音浩。 ②乡——通向。 ③恶——音物。 ④好——音浩。 仇——音求。

【译解】

孔子说：“唯有君子能够喜好正直、正派，而小人憎恨正直、正派。所以君子交的朋友有同样的志向，他所厌恶的也有一定的原则。因此，接近他的人对他无所迷惑，而远离他的人也不生怀疑。《诗经·周南·关雎》篇说：‘君子喜好品德相当的朋友。’”

14·21 子曰：“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贤不坚而恶恶不著也^①。人虽曰不利，吾不信也。《诗》云：‘朋友攸摄^②，摄以威仪。’”

【注释】

①恶恶——上音物，下音饿。 ②攸——音优。

【译解】

孔子说：“轻易地和贫贱的朋友绝交，而难于和富贵的朋友绝交，就是好贤之心不坚定，嫉恶之心不显著。即使有人说他不是为了私利，我也不信。《诗经·大雅·既醉》篇说：‘朋友之间所相互牵引的，就是以美德威仪来维系。’”

14·22 子曰：“私惠不归德，君子不自留焉。《诗》云：‘人之好我^①，示我周行^②。’”

【注释】

①好——音浩。 ②行——音杭。

【译解】

孔子说：“私自施惠而不归依公德的，君子一定不收留不接受的。《诗经·小雅·鹿鸣》篇说：‘人们爱护我，指示我大道。’”

14·23 子曰：“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人苟或言之，必闻其声；苟或行之，必见其成。《葛覃》曰^①：‘服之无射^②。’”

【注释】

①覃——音谈。 ②射——音亦。

【译解】

孔子说：“他果真有车，必能见到那车前的横木；他果真有衣，必能见到他穿到破旧；果真有人说话，必定能听到声音；果真有人做事，定会见到成效。《诗经·周南·葛覃》篇说：‘穿上它从不厌恶。’”

14·24 子曰：“言从而行之，则言不可饰也；行从而言之，则行不可饰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①，则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恶。《诗》云：‘白圭之玷^②，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③：‘昔在上帝，周田观文王之德^④，其集大命于厥躬。’”

【注释】

①寡——郑玄云：“寡当为顾，声之误也。” ②玷——音店。 ③爽——音释。 ④田观——郑玄谓古文作“申劝”。

【译解】

孔子说：“说了话跟着就做，那么所说的话就不能夸饰；做了事跟着就说，那么所做的事就不能掩饰。所以君子顾及自己的言论而行事，来成全个人的威信，那么人民就不能夸大自己的功善而缩小自己的过错。《诗经·大雅·抑》篇说：‘白玉圭的斑点，还可以磨，这语言的污点，却无可奈何。’《诗经·小雅·车攻》篇说：‘诚信的君子，确实大有成就。’《尚书·君奭》篇说：‘从前上帝周详反覆地观察文王的德行，就将伟大的天命降在他的身上。’”

14·25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①！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②。’《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③，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贞^④，妇人吉，夫子凶。’”

【注释】

①与——音鱼。 ②犹——通猷。 ③纯——郑玄云：“纯或为烦。”按：作“烦”为是。 ④贞——音贞。

【译解】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要是性行无常，就不可为他卜筮。’

这大概是古代留下的话吧！这种人的吉凶连神龟灵蓍都不知道，何况是人呢！《诗经·小雅·小旻》篇说：‘我们的神龟已经厌倦，不再告诉我们谋划的吉凶。’《尚书·兑命》篇说：‘爵位不要赐及德行恶劣的人，否则，人民将树立为仿效的目标。’‘事情烦杂而进行祭祀，这就是对鬼神的不敬。事务烦杂那就乱了，事奉鬼神就难以得福。’《易经·恒》卦说：‘不能恒久保持美德，有时就要承受羞辱。’‘恒久保持柔德，每每问人求正，妇女这样可获吉祥，男人这样当有凶险。’”

《国民阅读经典》已出书目

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 定价：29 元

孟子译注 杨伯峻译注 定价：36 元

谈美书简 朱光潜著 定价：13 元

新月集 飞鸟集 [印度]泰戈尔著 郑振铎译 定价：18 元

爱的教育 [意大利]德·亚米契斯著 夏丏尊译 定价：25 元

人间词话（附手稿） 王国维著 徐调孚校注 定价：19 元

百喻经译注 王孺童译注 定价：33 元

中国史纲 张荫麟著 定价：26 元

物种起源 [英]达尔文著 谢蕴贞译 定价：39 元

宽容 [美]房龙著 刘成勇译 定价：29 元

周易译注 周振甫译注 定价：29 元

谈修养 朱光潜著 定价：19 元

诗词格律 王力著 定价：23 元

拿破仑传 [德]埃米尔·路德维希著 梁锡江、石见穿、
龚艳译 定价：32 元

国富论 [英国]亚当·斯密著 谢祖钧译 定价：58 元